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蜀後主諱禰字公嗣

魏志太和二年注引魏略載明帝夢布曰劉升之兄弟守空城然則又字丹之

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又建興元年

唐庚曰八君繼體論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立尙未即位也明元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年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卽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

夏州太守朱襄據郡反注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

部

按華陽國志亦載此事常房作常順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又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

華陽國志云益州夷不從闓闓使達盜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頭腦三斗豸木橋三大者三千枚

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強水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一丈故獲以欺夷 竊定華陽國志作高定元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

華陽國志云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糧爲太守廣陵王珣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夷水多爲壘守景欲拔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蓋取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于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秋遂平四郡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屬駢配大姓焦雍婁蠻孟暹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彙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于羣夷人負貨物以漸服屬于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倭僕建孟獲曾朱提孟珍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珍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用重人

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河北陽平石馬

水經沔水注云沔水東逕武侯壘南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

蜀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 顧祖禹曰石馬城在陝西

沔縣東二十里或以爲諸葛壘亦曰諸葛城

築漢樂二城

水經沔水注云西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道

通益州山多叢嶽諸葛亮築以防遏 顧祖禹曰丞相亮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城固此卽漢城也對樂山而言故曰西樂水經注以爲在沔陽東山上似誤

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坂

水經沔水注云小城固北百二十里有興勢阪諸葛亮出洛谷成興勢置烽火樓處 顧祖禹曰龍亭山在漢中府洋縣東二十里乃入子午谷之口其山阪顏色亦名赤坂建興八年魏曹真由于子午谷司馬懿由西城武侯次于城固赤坂以待之蓋兩道並進此爲魏會之處也

注 漢書春秋曰

書字誤當改晉

又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後漢書郡國志雒陽爲郡江陽 宋書五行志云是時諸葛亮連年動眾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其象也 宋史不能過渭又其應乎

十年亮休士勸農于黃沙

水經沔水注云漢水又東黃沙水注之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 顧祖禹曰黃沙成在漢中府褒城縣南五十里

今爲黃沙驛棧道至此始出險就平

十四年後主至前登觀版看汶水之流

潘眉曰晉書何旅曰地名觀阪自上觀下汶卽岷字說文作臨漢志作嶠卽臨字之省又省作岷嶽又作汶與青州朱虛蔡蕪二汶音文者自別

延熙七年閏月

潘眉曰此年閏七月

十一年秋倍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顧祖禹曰涪州春秋巴國地秦屬巴郡兩漢仍之蜀漢置涪

監郡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

何焯曰不書吳主書吳王耶恐字誤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

魏志齊王芳紀及蜀志張嶷傳俱作郭脩惟費禕傳同此作循今 殿本改作脩

十七年冬拔狄道河開臨洮三縣民

殿本考證云河開當作河關姜維傳誤同

十八年權御住鐘題

鄧艾傳鐘題作鐘提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又立子璿爲新平王

殿本考證云鎮西毛本作征西 璿一本作贊誤今 殿本已改正

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卷四注恂作詢度作味

借緣蜀土

殿本考證云館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

殿本考證云人鬼歸能句上下疑有脫文

嚴未發

潘蔚曰漢避明帝諱莊凡裝字亦改作嚴字吳漢傳辨嚴上

道章學注嚴卽裝也陳紀傳不復辨嚴章懷注嚴讀曰裝也

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

沈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騎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隋書經籍志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僞官故事一卷

他曰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開樂不思蜀卻正問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因問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禪

篤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于慎行曰蜀禪之對司馬昭未爲失策也卻正教之淺矣思

蜀之心昭之所不欲聞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問之時已

有教之者禪卽以正指對左右雖笑不知禪之免死正以是

矣黃恩彤曰先主遺詔救後主曰丞相款卿智量甚大矧

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云云武侯非面諛先主非

譽兒足見後主本非不肖也陳志以爲任賢相則爲循理之

君威聞豈則爲昏庸之主洵然

三才列傳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遠

字清植曰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棟遠遺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以是譏諸葛公毋乃失之拘乎

又國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漢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史通尚筆篇云黃氣見于穉歸望烏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云蜀

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卻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關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

者得無厚誣諸葛乎按志中于後主景耀元年明赦史官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年此蜀有史官之顯證何焯曰吳

蜀之主雖均曰儂然皆編年紀事于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缺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

持以詆毀諸葛也

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于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

何足云

錢大昭曰赦不妄下亦謂諸葛爲相時耳亮卒之後延熙元年六年九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景耀元年四年皆大赦

矣孟光責費禕以爲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良敝窮

極不得已乃權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敷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不其然哉 錢大昕曰昭烈之沒

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其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死之後嗣君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孔明不以存歿有闕表題上書

詆亮下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于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付明臣忠此承祚所謂卓也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

何不云十五而云十二乎裴氏所譏殊未達其旨趣也 袁枚曰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入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

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為湯用太公即為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主沒後不聞後主下一詔

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為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王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

宣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遺魏之君臣豈無反聞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

疑之時操獨信之議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為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

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生前勸用蔣琬費禕

一死後主能從之其不顯舊典型也賢于太甲其不惑流言

也賢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乎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使太平興禮樂未可

量也丞相先亡而管仲伊尹之遺則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體

強靡得目無朋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即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設一用而敗

似乎孔明非能用入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入也帝堯不以一絲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謾之故而疑諸賢觀其

推雲長繫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簡雍之踞牀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顛之諫辛勤交元

直而求啟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于人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

後之人諛褒孔明妄議後主宜其不知為政歟

先主甘皇后傳先主甘皇后

按前標題雖稱二主妃子而後列傳則大書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皇后而孫吳諸后則降稱夫人可見承祚原以天子之制子蜀也

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

按漢高祖之母死于小黃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諡為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為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

呂后所加而此以為高祖所追尊恐係信筆之誤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注漢晉春秋云先主入

益辨吳道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
斷江雷太子乃得止

按孫夫人之事此爲再見 潘眉曰陳承祚不爲孫夫人立
傳夫人還吳同于大歸 王雲曰此不明敘所以還吳之故
則法正已進劉瑁妻吳氏于宮中舟船之迎賈夫人見幾之
哲是歲建安之二十年乙未正權襲取長沙分界連和之日
可想見蜀主與夫人同牢已七年矣此陳壽所以有細穆恩
紀之筆也 元和郡縣志云孫夫人城在房陵城東南五里
與昭烈相敘別築此城居之

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于子圍乎
于是納后爲夫人

按法正導君以其禮先主始疑而終遂之君臣均失諸葛公
亦不匡正何也

劉永 策曰少子承愛哉青社

殿本考證云少子疑當作小子

吳名 後主太子塔

錢大昕曰此承祚特筆且正其爲太子之號視吳志之曰權
曰亮曰休曰皓者判然矣

皆爲亂兵所殺

殿本考證云殺宋本作害

注 瑤瑤語詞

潘眉曰依後主傳及蜀紀論當作陶瑤當作皮伯謀皮意義

不相遠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于
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耳

前明陳仁錫刻本脫此評語三十五字

諸傳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

錢大昕曰亮瑾兄弟分任三國各為立傳首皆著其郡縣

亮瑾兩傳又皆云諸葛豐之後益三書可合可分取其首尾

完具不嫌重複也

父珪字君貢

殿本考證云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

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梁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每所登臨故俗以梁山為名 姚寬西溪叢語云梁父吟不

知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岳也

有育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于有道而為小人謙邪之

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此吟恐取此義 何焯

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

此乎今所傳之詞益非其作 按今所傳之詞見藝文類聚

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諸葛亮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

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疆古治子力能

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破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

國相齊晏子按此吟雖傳自唐以前而別無深意諸葛公又

何取此乎何氏所疑殆不虛也

誰博陵崔州平 注 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明監本烈作列謀今 殿本已改正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

十一引梁祚魏國統云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

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尚有報復

之心會病卒 水經河水注云檀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

故宅

又孟公威等

趙一清曰孟公威附見溫恢傳

又三人問其所至

何焯曰宋本至作志

注備性好結駝

潘眉曰通俗文云毛飾曰駝按旄牛駝出冉駝青衣道夷等

處古但施于犬馬至漢季始用于軍中故韋昭注晉語曰若

今將軍負駝甘盜負駝帶鈴武侯與吳主書所送白駝薄少

與兒瑾書先主帳下白駝是也說文從毛耳聲曹慈廣雅音

音二後俗本訛二為毛故今漢學亦有誤讀若蒼音

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文選出師表注引荊州圖云郡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

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

注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

林暢圖師曰魏志注中言單家非一猶言單寒之家上別于

大姓右族耳裴楷傳注引魏略列傳以徐福族幹字義等同

卷亦云幹義二人竝單家而前明小說家乃以徐庶自隱姓

名別稱單福則似以單爲姓者殊可笑矣

又開元直廣元仕財如此

各本俱作開元直龐仕元財如此誤也今 殿本已改正

李良表曰廣元卽石廣元也龐士元何嘗仕魏耶 潘眉曰

前注言亮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俱遊學此注言徐庶與同

郡石韜相親愛韜卽廣元名各本或誤作龐元或將元仕二

字誤倒士元之士旣非仕字龐士元亦未爲魏臣此皆妄人

塗改遂至不成文理耳

又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水經獲水注云彭城郡城內有魏中郎將徐庶碑植于街右

曾爲楚相也

卽遺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按周瑜傳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于當

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遺諸葛亮語權權遂遣瑜及程普

與備并力逆曹公云云與此傳所載是一事蜀吳通好之時

瑜亮二人會合蹤跡見于史者不過如此而小說家鋪張其

事遂使二人居然有不能並立之勢可謂厚誣前賢王應奎

柳南續筆云旣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

而王阮亭古詩凡例尤梅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

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注袁孝尼善文論

孝尼一本作孝居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此嘗亦一時之奇士也 又要應顯達爲魏

殿本考證云亦元本作必 潘眉曰爲魏當作于魏

注欲以固委付之人

殿本考證云人宋本作誠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潘眉曰十道記以南鄭之武鄉谷爲諸葛受封地近洪氏補

置城志從之按諸葛功在魏延上延尙封南鄭邑侯不應諸

葛僅封南鄭之鄉侯考武鄉乃縣名前漢屬瑯琊郡中興省

至建安中嚴幹已封武鄉侯可知武鄉侯雖省改于中興而

實復置于漢末矣三國時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爲封土如

魏張郃鄧人封鄉侯徐晃揚人封侯侯吳文欽譙郡人封譙

侯漢陽興陳諸人封外黃侯時諱郡陳留不爲吳亦邊領之

諱葛瑯琊郡人因以瑯琊之武鄉封之猶張桓侯涿郡人封

西鄉侯西鄉涿郡縣名皆邑侯非鄉侯也

注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

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

唐庚曰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于謙虛矣使其學術

謙虛有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

塞稱藩望之讓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遺去于漢不爲叛臣宣

帝從之蓋是時匈奴雖衰素號敵國非東顧南粵比也名號

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此非徒不以謙德將爲

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尙勝呼韓

彼來稱藩猶當待以不臣况未服而強之邪前此加權封爵
為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宜為亮所不報矣

亮在南中又聞孟獲者為夷獠並所服

殿本考證云在宋本作至無並字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按此篇今人名之曰前出師表

蓋追先帝之殊遇又按宏志士之氣

文選無殊字宏字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錢大昕曰諸葛出師疏本傳已載其全文而侍中郭攸之費

禕即董允等云云復攸允傳將軍向寵云云復攸向寵傳

亦重出也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水經若水注云瀘津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

十數大多瘴氣鮮有行者三月四月運之必死非此時猶令

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

并日而食益州記云瀘水源自曲羅橋下三百里曰瀘水

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潘船曰瀘

水即今之金沙江也在漢蜀之交自雲南昭通府北流入四

川雷波廳界其水色黑故以為瀘耳在漢為越雋郡地若今

瀘州在漢為犍為江陽縣地非孔明所渡之瀘水也太平

御覽卷六十五引十道記不毛下有之地二字

瀘津水出梓柯句町縣

明監本瀘津作瀘惟誤今殿本已改正李龍官曰水經

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為津字之誤

至于斟酌損益

董允傳損益作規益

貢攸之禕允之慢以彰其咎

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則七字董允傳據此表亦具

載此七字不知此傳何獨脫之按文選初本照依此傳亦

闕七字後李善補足之注云蜀志載亮表曰若無興德之言

則攸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七字于義有關誤蓋李善據

董允傳以補之也

春秋貞帥臣賦是當

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亮問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何焯曰此表中有臣到關中期年喪趙雲等七十餘人云云

考趙雲本傳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

據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

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眾不妨宜洩于

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為雷箱薩元遜鈞致之于身後

耳集不載者益明諸葛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

字當為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敗難號

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眾使復所負而

不聞再出其必沒于是冬之前無疑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又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

錢大昭曰劉繇為豫章太守在興平中王朗為會稽太守在

建安初又孫策之卒在建安五年此疏既上于孫權破曹休

之時即建興五年也蜀北興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相隔二三十年似不必

贊遂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魏志亦無此人竊疑是表

為後人偽撰承祚不采此文其識高人一等矣

又

明監本北山作伯山誤通鑑亦誤今 殿本已改正 胡三

省曰幾敗北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

又

何焯曰後漢書董卓傳注云叟兵即蜀兵也漢代呼蜀為叟

又劉馥傳注引孔安國尚書傳云蜀叟也然光武紀注引華

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

益州郡則叟者蜀之西南夷尚書疏亦云叟蜀夷之別名即

今之雲南也又李恢傳賦出叟濮耕牛戰馬此叟之在滇顯

證也青羌則青衣羌耳

又而不及今圖之又臣鞠躬盡力

殿本考證云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蚤 盡力今通行

本皆作盡瘁

又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此今人所名後出師表 袁枚曰此非孔明作也夫兵危

事也仗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一鼓作氣者有之拊馬

而食以肥應答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

者也若果為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

曰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

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觀何其哀也當

是時街亭雖敗猶按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知故後

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

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

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

又稱難應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為而

謂亮之賢而為之平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

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為此言無謂已

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

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

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

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

己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其又入蜀時使後主聽

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

羅虛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為乞師東國徵兵南

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怒悉拔刀斫石然

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

亡何邪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南董廣川明

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哉

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又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又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

股本考證云戍當作伐分冊府元龜作忿比毛本作也上進毛本作上岸

又為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唐庚曰孫權稱尊議者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絕之

惟孔明以為未可或問孔明之不絕吳權邪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

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九年亮復出祁山水經漢水注云祁山上有城極為巖固城南三里有亮故壘

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駐雍郡

水經渭水注引魏氏春秋云諸葛亮寇郿司馬懿據郿拒亮即此縣也

又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其功其功與宣王遷于上邽之東

晉書宣帝紀云帝遣軍渝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率眾將芟

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發

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退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

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

圍帝攻拔其圍亮皆遁迫擊破之俘斬萬計時軍師杜叢督軍薛梯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

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而反縱其復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

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監冶按史臣于懿固多誇大之詞然兩軍相拒

懿本勤儉當日情勢如此非盡虛誣可以互證也宣王壽亮至于鹵城

漢書地理志隴西有西縣安定有鹵縣後漢書郡國志安定無鹵縣蓋廢首矣 趙一清曰西縣城在秦州西南百二十

里鹵城蓋西城之訛此與陽阜傳之鹵城有別馬超時在冀彼文故宜是鹵城諸葛出上邽則當是西城也

又賈詡魏平數請戰又攻無當營何干晉書宣帝紀亮圍將軍費嗣魏平于祁山此作賈詡未知其孰是也 趙一清曰何干當作何平

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王鳴盛曰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此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蹤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取不可救矣晉之州兵魯之丘甲蘇秦以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故爲九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不過十一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及其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

殿本考證云既出宋本作既在

十二年春亮率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

按公北伐者曰凡再出祁山一出散關一出斜谷

其年八月亮疾精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按諸葛公一生事功即三國志一書圖讎余二十許歲讀三國志即擬作公年譜一帙將初稟私呈之孟頫菴師師效專攻是史者見而喜之以爲此雖草創之本若再操而精之後日必可問世後三十年乃見張介侯所撰年譜與余初稟相仿惟中間各有依違得失因假之互相訂證頗稱完書附錄

于此云

漢靈帝辛酉光和四年公生一歲 按以建興十二年公年五十四歲推之知其生于是年也

壬戌光和五年公年二歲 按是年皇子協生即獻帝也

癸亥光和六年公年三歲

甲子中平元年公年四歲 按是年黃巾賊起 昭烈得關

張舉義兵討黃巾賊有功

乙丑中平二年公年五歲

丙寅中平三年公年六歲

丁卯中平四年公年七歲

戊辰中平五年公年八歲 按是年侍中董扶私謂劉焉曰

益州有天子氣矣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中平六年公年九歲 按是年獻帝崩皇子辯即位董

卓廢帝立陳留王 昭烈起兵討董卓

漢獻帝庚午初平元年公年十歲 按是年董卓自爲太尉

旋自爲相國遷帝長安 昭烈領平原相以關張爲別部

司馬

辛未初平二年公年十一歲 按是年袁紹爲冀州牧

壬申初平三年公年十二歲 按是年王允使呂布殺董卓

而李郭之患起

癸酉初平四年公年十三歲 按是年袁術據淮南

甲戌興平元年公年十四歲 按是年孫策據江東

乙亥與平二在公年十五歲 按公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
署豫章太守將公及弟均之官會漢更選朱代玄玄素
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公遂寓南陽襄鄧間

丙子建安元年公年十六歲 按是年曹操迎天子遷都于
許昭烈與呂布戰敗走歸曹操

丁丑建安二年公年十七歲

戊寅建安三年公年十八歲 按張譖云公與徐元直孟公
咸不悅元游學三人為學務于精熟公獨觀其言每晨
夕從容抱膝長吟此事必鑒于此年不知其何所據也

己卯建安四年公年十九歲

庚辰建安五年公年二十歲 按是年孫策卒以印綬付其
弟權時年十九

辛巳建安六年公年二十一歲

壬午建安七年公年二十二歲 按是年袁紹卒

癸未建安八年公年二十三歲

甲申建安九年公年二十四歲

乙酉建安十年公年二十五歲
丙戌建安十一年公年二十六歲
丁亥建安十二年公年二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屯新野詣
公草廬凡三往乃見 後主禪生于荆州
戊子建安十三年公年二十八歲 按是年昭烈命公使吳
與周瑜魯肅等破曹操于烏林赤壁以公為軍師中郎將

己丑建安十四年公年二十九歲 按是年廬江雷緒等部
出數萬口來歸昭烈使公駐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庚寅建安十五年公年三十歲 按是年孫權以妹妻昭烈
昭烈求都督荆州 以龐統為治中與公並為軍師 吳
周瑜卒

辛卯建安十六年公年三十一歲 按是年昭烈自將數萬
人入蜀公與關公鎮荆州

壬辰建安十七年公年三十二歲

癸巳建安十八年公年三十三歲

甲午建安十九年公年三十四歲 按是年公置關公守荆
州自率張飛趙雲泝流西上克巴東進圍成都劉璋降昭
烈自領益州牧以公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治成都

乙未建安二十年公年三十五歲 按是年孫權使諸葛瑾
求荆州昭烈不許問曹操將攻漢中因與權和分荆州以
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屬蜀

丙申建安二十一年公年三十六歲

丁酉建安二十二年公年三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進討漢
中急書發益州兵公以從事湯洪策遂發兵 吳魯肅卒

戊戌建安二十三年公年三十八歲 按是年曹操自將擊
昭烈次于陽平關公居守

己亥建安二十四年公年三十九歲 按是年昭烈有疾中

晉臣上表漢帝請立爲漢中王 孫權使呂蒙取江陵關
公及其子平皆被害 尚書令法正卒

庚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年四十歲 按是年正月曹操卒十
月曹丕自立稱帝改元黃初廢帝爲山陽公

辛丑昭烈帝章武元年公年四十一歲 按是年夏四月漢

中王即帝位于武都之南改元章武以公爲丞相假節錄
尚書五月立禪爲皇太子 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封權
爲吳王 張飛被害

壬寅章武二年公年四十二歲 按是年因張飛卒以公領
司隸校尉 詔公營南北郊于成都

癸卯章武三年夏五月改建興元年公年四十三歲 按是

年公自成都至永安帝崩年六十三公受託孤命以尚書

李嚴爲副 太子禪卽位年十七封公爲武鄉侯 魏華

歆王朗陳羣許芝等各有所書與公欲使稱藩侯皆不許作

正議以絕之

甲辰建興二年公年四十四歲 按是年公開府領益州牧

事無鉅細皆決于公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乙巳建興三年公年四十五歲 按是年公率眾南征平四

郡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爲雲南郡又分建寧

牂柯爲興古郡冬回成都

丙午建興四年公年四十六歲 按是年公治兵講武以俟

北征 曹丕卒子叡立改黃初七年爲太和元年

丁未建興五年公年四十七歲 按是年公將北伐率諸軍

駐漢中上出師表 子瞻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公在武

戌申建興六年公年四十八歲 按是年公攻祁山南安天

永安定諸郡皆應關中擊褒南軍馬超還公節度敗于街

亭公收諫誅之乃拔內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乞賜三等

帝以公爲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一月公聞孫權被曹休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尋盡而還漢中

己酉建興七年公年四十九歲 按是年詔公復爲丞相

孫權稱帝改黃武七年爲黃龍元年公還節尉陳震往賀

權與雲蓋共文分天下

庚戌建興八年公年五十歲 按是年魏曹真等攻漢中公

次于城固亦坂官大雨二十餘日道絕各還師

辛亥建興九年公年五十一歲 按是年公復率軍圍祁山

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斬其將張郃

壬子建興十年公年五十二歲 按是年秋

作流馬木牛秋旱教兵講武

癸丑建興十一年公年五十三歲 按是年公使諸軍建木

斜谷治斜谷邸閣

甲寅建興十二年公年五十四歲 按是年春公出斜谷始

以流馬運遺使約吳同時大舉公自鄠中于渭南屯五丈

原以前者糧運不繼使已志不得伸乃分兵屯田爲久計

計與司馬懿相持百餘日八月辛壬申年五十四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塹

水經河水注云亮葬定軍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塹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何焯曰葬漢中者欲後嗣不事于魏也 龔景瀚諸葛武侯墓記云漢丞相諸葛忠武墓

在沔縣定軍山夫人而知之也祠後數武大冢巍然入謁者無不肅拜然與陳氏蜀志所稱因以爲墳者不合山右譚君炳精于洪範衍疇之學以數推之云葬處當在垣外西北數十步半山眾未信也總督松公巡閱邊防至沔謁侯墓余與譚君皆從既展拜循垣北行土圍環繞如屏登其半有碑在焉萬曆十九年所題也墓之形蹟略可辨識履其上聲震壘如中空譚君曰此葬處也左右前後形勢宛然午山子向其

不忘中原之志乎岡上周垣遺址猶餘尺許眾以譚君之言爲有徵皆神其術知縣馬君允剛與邑之紳士鳩工庀材將新侯廟適聞是語遂加土爲封因舊址築外垣以衛之祠後之家仍舊不敢廢也立石于左與明碑對請余記之以示後人余考侯有事祠在縣城東五里道旁中有重修祠墓記亦萬曆十九年所立也其文云仍舊址爲垣更數侵地以垣垣盡設域外之山各爲圍載碑陰碑陰已磨不可考然當時有內外兩垣可知也今所封之墳當時已知之矣而各爲圍蓋兩存之以云慎也季漢至今二子有餘年矣顧氏水經注云遺令葬定軍山因卽地勢不起墳隴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塋墓所在當北魏時距侯塋數百年所言若此况至

今葬侯之英靈在天下其體魄所藏與山爲體固豈同議於柏塋數十里外之者無不肅然起敬是定軍一山皆侯墓也必求尺寸之地以實之則鑿矣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水經河水注云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爲營東卽八陣圖也遺墓略在崩蔽難識又江水注云江水東運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兼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築細石營之自壘西去積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 王觀國學林云後漢書袁術同作壽然山銘曰勒以八陣益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 潘眉曰宋神宗云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于涿鹿 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厝爲八行營極熾完之日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諸臣深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舊世人不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又云八陣圖有四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百二十八方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沔陽之高平營壘二百五十六下營法也一在

益州城南隅棋盤市亦二百五十有六 楊廣曰八陣圖
在涪省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蕭宇鎮在新都
者其地象城門四起爭列土壘約高六尺積者或樹華之經
句位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或壞者蓋
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顧祖禹曰漢時都肄已有孫吳六十
四陣竇憲常勒八陣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陳繹
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營士後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
採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李靖對太宗言六花陣
法本十八陣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陣後亦未嘗亡也

景祐六年春詔爲亮立廟于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求
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
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 又臣愚以爲宜近
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徒故吏欲奉祠者
皆限至廟斷其私祠以崇正禮于是始從之

宋書禮志四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雩故後代遵
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禮又從之並非禮也
又 興王室之不壞

水經沔水注無興字疑此衍文

子瞻詞辭

王應麟曰朱晦翁欲傳末略葢瞻子向死節事以見善善及
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
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

克肖矣兵賊身死雖能不降僅勝于賣國者耳以其能繼如
此故書子瞻廟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
其事不足法也

注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殿本考證云止宋本作正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
 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
 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
 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
 科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
 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紀文達師曰陳壽所錄寫之二十四篇久已無考近代惟常
 熟朱璘所約諸葛丞相集四卷首卷所錄諸葛公遺文一卷
 于陳壽所上錄目皆不載蓋摭拾三國志注及諸類書而成
 其黃陵廟記明楊時俾作諸葛書嘗以摭用蘇軾大江東去
 詞語駁辨其偽今考陸游入蜀記作于乾道六年記黃牛廟
 事引古諺及李白歐陽修詩張詠贊甚詳獨一字不及諸葛
 作記袁說友所刻成都文類作于慶元五年亦無此文然則
 應託之本出于南宋以後明甚璘乃率行載入絕無考訂至
 經書五十條顯然偽託亦取以苟充卷帙且武侯十六策其
 偽與心書同晁氏讀書志著錄則猶出宋人之手既取心書
 又不取是策何也二卷以下皆為附錄所列八陣圖及分野
 諸條猥雜尤甚矣 按諸葛集歷代皆有其目驀陽國志後
 賢志載蜀人壽良亦有諸葛文集與陳壽本頗不同今未得

聞其概隋書經籍志有諸葛集二十五卷又有論衡漢事一
 卷武侯集誠二卷兵法五卷又總集內有武侯誠一卷唐書
 藝文志作集二十四卷中與書目有諸葛集十四卷明王士
 禛有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俾以王書無累更撰諸葛忠武
 全書十卷我朝朱璘有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寧張鴻翔之
 忠武志全用之而增白浮鳩一篇此吳人苦孫皓之暴而作
 者率行混入其他可知近人惟武威張澍有諸葛忠武侯文
 集四卷又附故事五卷網羅極博足掩前修而刺取片語單
 詞未免纖碎今備詳其目錄如左與好古者共稽焉

草廬對 為先帝與後帝遺詔 又詔 為後帝伐魏詔
 南征詔 請宣大行皇帝遺詔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薦杜微為諫議大夫表 薦臣凱表 彈李嚴表 彈李
 平表 彈廖立表 又彈廖立表 請張裕罪表 公文上

尚書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 上事表 祁山表
 耿文山表 舉蔣琬密表 臨終遺表 街亭自貶疏

正議 絕盟好議 上先帝書 為法正答或問書 答法
 正書 答關公書 與杜微書 答杜微書 答李恢書

與劉巴書 與劉巴論張飛書 答李嚴書 又與李嚴書
 與張魯書 與張裔書 與張裔轉琬書 又與張裔蔣

琬書 又與張裔蔣琬書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
 嚴書 與孟達書 與步騭書 與陸遜書 與孫權書

又與孫權書 答司馬懿書 與兄瑾論白帝兵書 與兄

瑾言趙子龍燒赤岸閣道書 與兄瑾言大水赤岸橋閣悉

壞書 與兄瑾言治叛陽谷書 與兄瑾論陳震書 與兄

瑾言孫松書 與兄瑾言殷禮書 與兄瑾言子喬書 與

兄瑾言子瞻書 誠子書 又誠子書 誠外生書以上為卷第一

苻苻琬教 與李豐教 與張裔教 勳來敏教 婢姚

伯教 稱吳濟教 與羣下教 又與羣下教 與參軍掾

屬教 勸將士勒攻已闕教 昔孫叔敖教 今民貧國虛

教 轉運教 南征教 作斧教 作匕首教 作剛鎧教

賊騎來教 軍令聞雷鼓音 軍令聞鼓音 軍令連衝

陣 軍令敵以來 軍令始出營 軍令戰時取船上布幔

軍令凡戰臨陣 軍令兩頭進戰 軍令帳下 軍令荆

州并少人 兵法知有所甚愛 兵法鎮星所在之宿 兵

要軍已近敵 兵要人之忠 兵要不愛尺璧 兵要貴之

而不驕 兵要良將之為政 兵要言行不同 兵要枝葉

彊大 兵要有制之兵 兵要督將以下 諸葛子若能力

兼三人 諸葛子鼓洪爐 作木牛流馬法 八陣圖法

朝發南鄭箋 師徒遠涉帖 漢嘉金書 論交 論光武

論諸子 論讓奪 甘戚論 論黃忠 論劉巴 論斬

馬謖 論來敏 稱許靖 稱龐統廖立 稱蔣琬 又稱

蔣琬 稱董厥 稱殷禮 荅惜赦 荅姜維 論參佐停

更 論諫 謝賀者 司馬季主墓碑銘 拓東城石刻

南中紀功碑陰銘 黃陵廟記 梁甫吟按傳言好為梁甫吟乃好道古人所

作梁甫吟非自為 雜言 二十八宿分野 陰符經注以上

之也此似誤入 第一卷 一治國 二君臣 三視聽 四納言 五察疑

六治民 七舉措 八考黜 九治軍 十賞罰 十一喜

怒 十二治亂 十三教令 十四斬斷 十五思慮 十

六陰察以上十六策 將苑 兵權 逐惡 知人性 將

材 將器 將弊 將志 將善 將剛 將驕恠 將疆

惡 出師 擇材 智用 不陳 將誠 戎備 習練

軍蠱 腹心 謹候 機形 重刑 善將 審囚 兵勢

勝敗 假權 畏死 三責 後應 便利 應機 揣

能 輕戰 地勢 情勢 擊勢 整師 厲士 自勉

戰道 和人 察情 將情 威令 東夷 南蠻 西戎

北狄以上為 附關佚文目錄 八務 七戒 六恐

五懼以上見魏氏 儒家集誠漢書有武侯傳家集誠二卷

今存春秋今佚 論前漢事隋志一卷亦見唐志今 漢書

音隋志一卷 琴經見中興書目 貞潔託隋志一卷 哀牢

夷國譜見華陽國志今佚 兵法隋志五卷梁文總目作

八陣圖隋志一卷中 渭南祕訣書錄解 行軍指掌宋史

志二 文武奇編中興書目 十六條見與十六策分列是別

一書 平朝陰府二十四機見文獻通考 六軍鏡心決同上

武侯相書一卷見通志 武侯相山訣同上 大明堂鑑同上

一卷按以上五書俱是為託通考 按張澍曰陳壽進集

表有云刪除複重以類相從知二十四篇乃是總目其詔表

疏議書教戒合論記碑牋各以事類相附不以文體次比也
常璩華陽志紀開府作牧多言用人則與杜微書合蔣琬教
養姚仙教稱吳濟教等文宜在開府作牧篇絕盟好議正議
荅法正書荅借赦書等文宜在權制篇南征詔南征教薦呂
凱表論諫書等文宜在南征篇爲後帝伐魏詔出師表祁山
表街亭自貶疏等文宜在出師篇草廬對上先帝書上事表
與步騭書漢嘉金書等文宜在計算篇八益七戒六恐五懼
誠子誠外生等文宜在訓厲篇與李嚴書與李豐教與張裔
書與張裔蔣琬論姜維二書黜來教教等文宜在綜覈篇梁
甫吟論前漢事論諸子論護朝發南鄭箋師徒遠涉帖司
馬季主碑等文宜在雜言篇甘威論勸將士勤攻已闕教與
靈下教與參軍掾屬教等文宜在貴和篇兵要今存十則木
牛流馬法歲運遊旅置教等文宜在轉運篇與孫權書今存
二篇與諸葛瑾書今存九篇與孟達書今存一篇與蔣琬董
允論李嚴書公文上尙書彈李平二表等文宜在廢李平篇
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剛鋸教
等文宜在法檢篇賊騎來教步軍教等文宜在科令篇軍令
今存者十則其餘有不能縷分并人者未知係陳氏剛削抑
仍在二十四篇之內莫得其詳矣又按臺上下先帝爲漢中
王文係李朝造先帝卽帝位詔告上下神祇文係劉巴作他
本皆入侯集今刪之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

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
唐庚曰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
阼詔定書葛亮故事融既魏武之讐恨亮亦晉宣之仇敵二
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焉然
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

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又伏惟陛下邁蹤古聖

潘眉曰不得及遠一本作不及得遠邁蹤一本作邁維並誤
蔣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隨亮至漢中二十四建興元
年卒

李龍官曰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
當作六年

瞻字思遠爲羽林中郎將

明監本羽林作翰林誤今 殿本已改正

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又瞻長子尙與瞻俱
沒

元和郡縣志云初瞻在涪而又已入江油瞻曰吾內不除黃
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遂就綿竹
埋人脚而戰父子死焉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云綿竹縣
故城在漢州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李膺益州記云石子頭
二十里卽故綿竹縣城諸葛瞻埋人脚戰處也

注 位至廣州刺史

殿本考證云廣州宋本作江州

變大將軍平臺事

錢大昭曰大將軍上當有輔國二字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

盧明楷曰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主孫權薨此何以云二十

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景耀所云

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于慎行曰魏延請假精兵五千從褒中取長安而孔明不用

正使延不可仗者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耶坐失良圖以正

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 黃

恩彤曰王伯厚謂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于將略在易師

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何義門謂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蜀兵

寡分則不可以臨敵王論其理何論其勢盡之矣至謂陳壽

因此短其用兵則亦未嘗詳讀本傳也按建興六年武侯攻

祁山以馬謖違節制敗然猶拔西縣反是年冬復出散關以

糧盡退斬魏將王雙九年復出祁山以糧盡退射殺魏將張

郃蓋自出師以來多因饋餉不繼致撓其銳然每退輒擒賊

上將全師振旅而還不可謂短于用兵也且陳壽之推武侯

亦至矣其初出祁山也則曰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其

沒而軍退也則曰宣王察行其營壘歎為天下奇才序述如

此雖孫吳何以過哉壽以晉臣論敵國之相揚之平權乖立

言之體抑之乎又失兄非之真是以隱約低昂以見意一則

曰所與對敵或值人機為仲達之受巾頗諱也又曰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以見司馬非謂葛之敵諸葛非用兵之失也讀者不察反謂嘗武侯短于用兵豈知其意者哉

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殿本考證云君臣疑作羣臣

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又遣值際會託身盟主

殿本考證云國中宋本作中國盟主冊府元龜作明主

木牛之奇則亦般模

殿本考證云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前人所規也

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

水經河水注云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健為人李

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承平之五年昌黎齒

又為其宅銘焉

附錄

常璩諸葛丞相讚

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

已廢之命北吞疆魏抗衡上國不亦難乎似宋襄公求霸者

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差迄宛禱遵循弗革攝乎大國

之關以弱為強猶可自保養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

勞家國亦喪矣

右見華陽國志

袁宏三國名臣讚

三國志蜀書卷二十二

孔明盤桓侯時而動遐思思文選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

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夫

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對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

體納之無貳情百性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堂堂孔明基宇宏遠器同生民獨翼先覺標榜風流遠期期文

選作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于戈迭用苟非命

世執掃帚事宗子思遠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右見晉書及昭明文選

晉鑿齒諸葛忠武侯讚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武

侯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

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

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謫况大人君子懷樂生

之心流矜怨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

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

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右見漢晉春秋

張儼述佐篇論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

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

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漢或冊名于伊洛不備既沒後嗣繼統

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

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

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

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

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

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金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

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去若此人亡終其志意連年運

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

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

亦優乎按梁元帝金樓子亦引此一段字可稍有異同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關土地征伐天下

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

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

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

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眾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

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動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

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

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

自操備時疆弱殊懸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關隘震陽

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

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散將于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

計會國家襲取南郡關乃解軍之誠與操智力多少士卒眾

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誠于孔明當時之勢異于曩日玄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以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眾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于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于五國之兵也何禪于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焄罔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義形于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右見晉書張儼傳

習鑿齒周魯諸葛論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于總角定大計于一面權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監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于孫氏于漢宇未亡之日頭客曰請爲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述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于當年

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續誰云不可哉

右見太平御覽

張輔樂葛優劣論

樂毅譜葛孔明之優劣夫一作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彊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彊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處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一作金大位在優懷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依才文以監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于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這文謀謨宏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于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右見晉書張輔傳

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

達人自作振此類風雕薄蔚采鳴聞唯豐義籠蒼生道格時維自昔爰止于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壑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婉揚朝傾巖按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右見水經注

尚馳諸葛忠武侯廟碑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孫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于亡命行旅之閒天贊一武侯卽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雖經濟之才曠括未用而寥廓之志擊指輒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略公于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于胸心決神機于掌握繇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己封疆益之人爲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彊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闕竊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赦後主事公如事父至于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一本下有昔周公賦鷓鴣之詩成王敗金縢之譜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虞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我狄矣南拔祁山而不輿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紆矣制陳圖兵法敵國之軍可詭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記一作岷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

爲公死而平沃土饒富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聚不爲公死而減府藏殺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德又揚聲于前鍾會躡跡于後滅蜀三十萬戶知燒羊羣則禪竟不免面縛墨門身爲降王一作天事與人事與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于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國非曹氏一作所有也舉其大略眞命世之雄夫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竊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謂不逮前賢向令伊呂處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忠靈一作志莫就生居于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于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繇此道設一作使社稷不振賢智逃于蔽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壯一作帶威神若成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一作死而不朽反費于生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氣一作既得武侯跪跪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一作得乎荒墳四顧拱木鬱枯尙餘精爽能祭權蘇人生異代

止山隅

右見唐文粹

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載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驪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贊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乎荒外道化行於域中誰謂阻深殷爲疆國誰謂運脆厲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于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于人也雖棄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曠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

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伸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述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畫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輿區寇亂餘烈罷氓未息汙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階落綏懷博暢仁風聞閭滋施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齋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應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陪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表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郡之人存必拜之感云詔節曰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擢攬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子瞻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洛鋪敦渭濱渴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錄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向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異代而生異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睿慮美志天邊吁嗟殿立感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

蘇郡邑斯奪錄是而言殊絕共轍本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駭齊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言元和二年歲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

右見唐文粹

呂溫請葛武侯廟記

天厭漢德俾絕其耕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懷心膺霄宇南陽聖臥待主三顧稍晚羣雄粗定必也雪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互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東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驪句吳東入吳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妄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說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薦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獲軍無虛舉矣或曰饒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願其原夫民視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其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恒靈流毒在人皆隨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續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

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聽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民皆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賢長驅善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離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信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鑑唐正元十四年記

右見唐文粹

孫樵刻裴晉公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轍四百年天厭其熟泊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願收死灰于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一作四稱武用岐雍閒地不尺闕抑非留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靈靡籌其不可邪蓋激衛隆中天下有託一作以不託曲肱安毅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繇是嚴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謂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于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鄒盡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并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夫一有其妻維何力焉巖巖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泊受社稷奇擅刑賞柄留心不愧畏人不疑顯何其意氣明信阜阜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遇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于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于燕夷彼唇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右見文苑英華

沈迴卿丞相墓志武侯新廟碑銘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王一作左僕射馬嗣嚴

嚴下作總帥文武將佐洎蒙下作輸突歸唐文作之旅

禮理西唐文鄜營軍河陽先聲馳于種落伐謀息其狂狡

于時威武震疊唐文虜騎收跡塞垣蕭條烽燧唐文滅

焰土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池遠邊殺唐文樓

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古周覽原隰修敬茲廟式

薦馨香尤靈若存年祀遠遠雖簫鼓曲唐文奏邑里祈禱而

風雨飄飄祠堂落構土階微唐文數尺之崇庭除無表丈之

隙登降唐文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陳頽墉露肩灌木鬱景

樵蘇互往唐文糜鹿走集馬踯躅曰丞相以命世全唐文德

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唐文山實在茲地

荒祠偏倚廟貌詭唐文製唐文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

乃發泉府徵役徒撤唐文編管唐文雜莠薄是營是葺眾

工磨唐文至繚以高墉隔閼芻收增以峻宇昭示威神英爽

英爽唐文昔賢像設如在唐文翼翼新廟日而至畢願調小

子揚權南烈銘于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

尹相滿邑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八唐文君子皆風

雲元唐文感垂裕來世嘗以為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

尙父則止唐文警唐文獨大二字諸侯同舉管氏藉禮齊之力唐文

下唐文宗周唐文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唐文燕昭昭

以字唐文宗周唐文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唐文燕昭昭

與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遺時昏亂登維競起高尤

之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過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

以區區一州介在山谷舉羸卒輔屠主衝擊中原擄拒強敵

論時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舊未可校功爾

桓昭者不足俾方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滑豹其將席卷西邑

庶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其代彰彰宜冠今古倬獻

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唐文書

後統論大略欲我新意至于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之

意唐文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竭

起毒藺九州天既厭漢人思代唐文劉淵濟交爭存亡之

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魯武侯腕足南陽退藏于密不離

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魚脫露泉龍躍風雲先主續結之

下三分懷德懿懿悠悠唐文塵前哲後俊唐文心跡昭昭

志唐文建茲新廟式是梁賦唐文大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

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

尚書刑部員外郎侍御史沈迴撰節度推官將仕郎試太常

寺協律郎元錫書

右見全唐文 張澍曰案止營下舊本已泐作獨夫二字

者不可從關中金石記云文稱貞元三年府王左僕射其

初總帥者謂舒王讚為州襄江西河鄆節度諸軍行營

馬都元帥也以案碑徵伊尹呂望夷吾樂毅祇四人而云

八君子疑有誤王蘭泉云嚴下泐者宜是武字馮樹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望也

陝西志作張氏

然嚴武卒于永泰元年不應貞元三年尚在

似謂舒王者爲是而舒王未嘗爲左僕射且與馬翎嚴之

義無著況河爲湖北漢陽府之沔陽州非陝西漢中府之

沔縣也金石記之說亦不確

三國志笺證卷二十三

獨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于下邳關某啟公布使秦宜祿
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

潘喬曰華陽國志關啟公妻無子下城乞納秦宜祿妻啟公
下有妻無子三字較明哲又秦獻帝春秋時宜祿已娶漢宗
室女矣

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

殿本考證云軍字疑衍

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公爲漢壽亭侯

趙冀曰先主卽位時勸進表中有列名漢壽亭侯關某者卽
此時所表封也漢壽本地名後人有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
亭者是以洪容齋隨筆力辨其非吳青壇讀書質疑稱漢壽
縣在犍爲史稱費禕被害于漢壽是也然青壇亦尙未詳者
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書之地在蜀中部糜爾雅注云有
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
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漢壽者曹操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
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書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
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卽此地三國吳志有潯陽武陵漢
壽人晉書有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壽明甚而
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關某其下格注云武陵
此尤關公所封漢壽在武陵之明證惟壽亭上少一漢字蓋
傳寫脫也至世之稱壽亭則已非一日明會典亦止稱壽亭
侯宋牧仲筠廊偶筆記 大內有壽亭侯印又許慎說文解字

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置
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門玉泉寺
關祠中亦見司馬知白所作關侯印記則知世俗之訛公本
號已久矣

公君父也某兄弟耳遂白之

杭世駿曰宋書庾炳之傳云何尚之曰臣思張遼之言關某

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

臣松之以爲曹公知某不置而心嘉其志去不遺追以成其

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

唐庚曰某爲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

士亦能之曹公得某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

之君亦能之至某必欲立效以報曹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

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則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內能

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能成某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猶

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

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梁鄉陸渾羣盜或遙受公印號爲之支黨

侯康曰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云關公蕩搖邊鄙度到民人而

洪水播溢汜沒樊城平源十刀外讀帶通猛將騎載沈載

浮于是不足作歷羣烟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眾負旌自卽

敵門中人以卽並生異心

又南郡太守糜芳將軍傅士仁屯公安

陳浩曰楊旻輔臣贊注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吳王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慶芳皆降是士仁卽其姓名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王鳴盛曰吳志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

斬公及子平于臨沮注 獲公及子平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云元至正十二年五月闕王廟碑無撰書人姓名文稱王堯于章鄉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鄉人相率上塚如祭掃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垣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廟曰昭旣卽侯子平也俗呼爲三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月二十二日生昭旣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者遠近輻輳焉案王之生不見于傳紀碑所據者荆楚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爲王生辰矣 闕若璩潛邱劄記云世傳五月十三日爲關公生辰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爲四戊午則不可不辨公死于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元人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生于戊午僅四十有二耳其不合者一也戊午乃靈帝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其不合者二也古人始生止記年月日而不及時卽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生東漢開而傳其爲戊午時于千載下者乎其不合者三也 黃恩彤曰方關公之斬龐德虜于禁也曹仁幾遁操欲遷都避之陸渾民孫權等遙受印號自許以南望風

景附史稱其威震華夏此破竹之勢千載一時也乃蜀之君臣但喜其勝不虞其敗懼以陸遜屯漳口呂蒙用奇兵而蜀不防操以徐晃爲將軍將殷署等十二營之兵以救樊城而蜀不聞遣一將增一旅以援關公致使徐晃倚之于前呂陸躡之于後首尾俱勢遠不支豈非坐失事機也哉厥後武侯北征屢出祁山功卒不就則以荆州既失宛洛路梗不克別遣一軍兩道並進以分敵之勢而張我之氣也以武侯之才措置荆州乃不能如其隆中之初計又非千載下所敢臆度者矣

注 權欲活公以敵劉曹

杭世駿曰江表傳云孫權使朱儁往喻關公今降公乃作像人于城上而潛遁

追諡公曰壯繆侯

按壯繆並非美諡不知當時何以取此今 殿本改爲忠義

二字遵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諭旨也今敬錄

諭旨云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于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嘗降 諭旨封爲忠義神

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蓋佑二

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

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

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神本傳相

治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文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未用垂久遠欽此 前明程敏政曰三國志云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功德益世蔣琬費禕亦見諡至是關張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皆得追諡時論以爲榮按繆穆古通用若秦穆魯穆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形在史皆爲繆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以爲惡諡如諡法武功不成曰穆蔡邕獨斷名書過爽曰繆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爲榮矣考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穆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繆穆古今皆通

蜀記曰公初出軍圍樊夢猶囓其足

按呂蒙蒙字下爲不備足則襲後之兆也

公好左氏調誦略皆上口

按公好左氏史有明文而世俗卽依此謬爲公志在春秋近人作公廟楹聯者必以春秋爲美談此正如因史傳言思若兄弟而演爲桃園結義離名流詩文猶不免焉而不知其非事實也 黃奭曰關公祖石磐父道遠並公三世皆習春秋奇甚 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然無徵不可信也 按此亦由解州守祖墓碑記而衍之文應傳疑

張字益德

按飛字益德甚明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周瑜傳注引吳錄及揚戲傳張益德贊並同李商隱詩益德冤冤各報主亦是一

證錢大明金石文跋尾續有金永安四年重脩蜀先王廟碑亦是益德惟吳瑄本華陽國志及近刻水經注世說並作翼德益以翼與飛生義皆妄人所爲也

少與關公俱事先主關年長數歲飛兄事之

按此亦足爲俗傳兄弟之一證 潘眉曰近世星家書推關公以四戊午生桓侯以四癸亥生此無稽之言考先主起兵在鄉里合徒眾關張往從之時獻帝初平元年若關戊午生是年十三歲張止八歲至初平三年關張爲別部司馬是年關十五歲張十歲如星家言是桓侯以八歲從軍十歲爲別部司馬也殆不足據關僅長張數歲張非癸亥關亦必非戊午初平三年先主已三十二歲關張與先主年當相若耳 錢大昕曰關張二人史不載其卒年志於蜀臣書年者自諸葛亮羅統法正馬超而外勳德如蔣琬董允費禕武略如關張黃忠趙雲皆不書年許靖譙周年踰七十於敘事偶及之初不關義例也

封新亭侯

古今刀劍錄云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爲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疆所殺疆將此刀入吳進軍宕渠蒙頭盪石

潘眉曰蒙當爲蒙石梁山東北有八蒙山卽古蒙頭也 沈欽韓曰輿地紀勝八蒙山在渠州流江縣東北七里起伏八處有水環之不市者一里常有烟霧蒙其上故名卽張飛破

張郃處又召勝志碑曰有流江縣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兵
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蒙立馬勒石蓋侯所親書也

巴土獲安

林暢園師曰巴土不安則漢中不可得漢中不得則蜀中不
固巴土安桓侯破郃之功也漢中下則剛侯斬淵之效也

進封西鄉侯策曰

漢書地理志云涿郡西鄉侯國在今涿州西北二十里張侯
故涿郡人以木土籠之也 潘眉曰涿郡前漢有西鄉後漢
省此有西鄉者蜀漢時復置 錢大昭曰史於諸葛亮張飛

馬超許靖並載策文餘俱不載

其嶽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

沈欽韓曰保寧府閬中縣城南二里有嘉陵江至重慶府合
州合渠江涪江至府城北東南入岷江此云順流者謂嘉陵

江也

馮超 右扶風茂陵人也

錢大昕曰兩漢書例惟官名稱左右皆稱人籍貫但云馮超
扶風而已此傳云右扶風茂陵人及法正傳右扶風郃人右
字皆當省 潘眉曰張既傳馮翊高陵人無左字蘇則傳扶
風武功人無右字後漢書劉焉傳注引蜀志法正傳無右
字則章懷所見皆古本也此右字係後人妄增耳

其父字子頤

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騰父名平

又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

殿本考證云軍行事元本作軍從事

又十五牟徵為衛尉

侯康曰五當作三通鑑攷異云張既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既
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為五耳

曹公與逢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

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引江表傳云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

超負其多力營製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舉米囊以量太祖

輕重太祖尋知之曰幾為汝虜所欺

早敘起於函城

漢書地理志安定縣南縣後漢廢

其小婦弟种雷二輔

後注引典略曰超庶妻董則种當姓董也

因為南都亭侯

錢大昕曰前字疑衍先主傳亦稱都亭侯 按上已云以超

為偏將軍封都亭侯此或當作因前為都亭侯也

進封榮鄉侯

潘眉曰史記周本紀郃徐廣曰今榮鄉在扶風超扶風茂陵
人故封榮鄉侯

黃忠 字漢升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字漢叔

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

水經沔水注云沔陽東山上有西樂城城有谷謂之容裴谷容裴漢水注之水左有故城憑山即峽四面阻絕昔先主遣黃忠諫之以拒曹公 杭世駿曰古今刀劍錄云黃忠從先主定南郡得一赤刀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數百

欲用忠爲後將軍謂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合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

按時關爲前將軍馬爲左將軍張爲右將軍今以忠爲後將軍故云同列費詩傳云遣詩拜關爲前將軍關問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受詩解之乃受拜則關公之意忠武已料之善矣 又按今俗動稱黃忠爲老將而史言其名望不高且於先主爲漢中王之次年適卒則其年亦必尙未老也

趙雲傳 本屬公孫瓚遺先主爲田楷拒袁紹

爲字誤同先主傳

注 善雲來附

殿本考證云善元本作喜

又 先主統袁紹雲見於焉

何焯曰本傳先主爲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騎則傳講就袁紹雲見於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邊反不可信者也

注 孫夫入以權妹婿家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

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

按孫夫人事此凡三見

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

顧祖禹曰重慶府巴縣有江州城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

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是外水卽岷江也對涪內水故

曰外

注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池桑

田分賜諸將雲駁之 又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

何焯曰雲之駁分賜議甚中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

得其當未應反作武臣致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

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別將非所及也

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絕

其僭之義爲之

又 雲兵隨忠取米 又曹公揚兵大山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兵上多一遺字 山一本作出

又 此時沔陽長張翼

錢大昕曰沔陽當作江陽

注 雲別傳曰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

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何焯曰諸葛公賞罰嚴明雲猶貶號其下安得有濫賜此亦

恐非事實也

關張爲世虎臣關報効曹公張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

王鳴盛曰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王室耳若其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公之所以爲國士者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到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實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以釋嚴顏一事當之

趙翼曰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本傳者袁紹遣顏良攻劉延闢公望見良摩蓋卽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首還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以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噴曰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共決死二公之勇見於傳記者止此而當其時無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劉備有英名關張皆萬人敵

漢中之勢進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關

張勇冠三軍而爲將則不可犯矣魏志此魏人之服其勇也

周瑜密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志而有關張能虎之將必

非久屈爲人用者吳志此吳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晉劉

遐每擊賊陷堅摧鋒莫方比之關張晉書秦造秦負殊使

於張元觀諗其本國將帥有王飛鄧羌者關張之流萬人之

敵委髮傳檄求人材於宋敵敵曰梁韜趙昌武同飛某李序

膂力過人趙飲器之曰李元序一時之關張也晉書宋檀

道濟有勇力時以比關張宋書齊桓歷生拳勇獨出時人

以比關張齊書文惠楊大眼曉果世以爲關張弗之過也魏

大眼崔延伯討莫折念生既勝潘質曰崔公古之關張也

魏書陳吳明徹北伐高齊有西域人矢無虛發明徹謂蕭

摩訶曰若愛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摩訶卽出陣

擲銃殺之陳書以上皆見於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

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

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

龐統 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注司馬德操為水鏡

又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

早卒

盧明楷曰後漢書注作德公子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

也此脫去子字不然幾疑德公為通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子字之誤 案後漢書逸民傳注亦引襄陽記山民作山人

蓋唐刻避諱也小姊一本作小妹兒梁玉繩嘗記

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四引荊州先德傳云周瑜領南郡以

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注駑牛一日行三百里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三十里

注樹頰脰

潘眉曰說文脰足大指毛此云頰脰非許君義東方朔傳舌

齒牙樹頰脰師古曰頰肉曰脰音改以意解之耳一切經音義脰胡買反腦縫解也無上依經云頂骨無頰此頰字近之

注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

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長樂梁章鉅撰

唐庚曰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善之如此夫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強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黃得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不如焚稗非謂寬仁忠不能勝急暴譎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唐庚曰龐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則

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公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

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若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阼而舊人獨有孔明越雲後七年雲卒又五

年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年四十五超四十七夏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關俱事先主關年長數

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逝而譙周獨年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案士元死於雒縣城下而小說家演為落鳳坡之事前明廣輿志已誤收之王士禎詩集中亦有落鳳坡弔龐士元之

題皆非正史所有也

統子安字巨師

潘眉曰王象之涪州碑目有漢涪陵太守龐肱關其文云肱龐士元子也則宏當依碑作肱

法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

毛本將下脫征字今 殿本已改正

以明將軍之英才垂劉牧之燭

殿本考證云宋本懦下有弱字

日月相遷

明監本相遷作相遷誤今 殿本已改正

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

潘眉曰考郡國志資中德陽皆漢舊縣惟無平縣即平州也

宋志謂晉太康元年以野民歸化立平州考非蓋漢建安中

巴西郡已有平州

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

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

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

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

案孫夫人事此凡四見 林暢園師曰以孫夫人之橫而但

任趙雲法正二人便足以制之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注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

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唐庚曰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

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日報恩復讐朕之所

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家郭進爲西山巡檢民訴進掠奪

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

耶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道孔明之於法正亦是此意孫盛所見者小矣必爲人所效也

華陽國志云操曰吾收好雄略盡獨不得正耳

注 將計略未展 又 非測實之常言也

殿本考證云將元本作特常宋本作當

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 又 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

陳景雲曰評後有注先主大怒不肯退云云無書名此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至陽平時事當移在此條之下裴氏以葛

相有孝直君在之歎故引此事爲證見正智術有餘能回人

主之意耳今該移於評後並脫所引書名皆傳錄之失也

傳 汝南平輿人

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偷賊否之稱而私情不協

典論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

許貢前至於手足相加

以漢陽周慙爲吏部尚書

後漢書慙作弼 錢大昭曰西漢書尚書四人分爲四曹曰

常侍曹曰二千石曹曰民曹曰客曹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

部尚書非吏部也至曹魏時始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禁

質漢儀云世祖改常侍曹爲吏曹亦非吏部是獻帝時尚未

有吏部尙書此疑傳寫有誤又曰傳以恣爲漢陽人而董卓傳注引英雄記以恣爲武威人亦未知孰是也

吳郡都尉許貢

孫策傳作吳郡太守許貢

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

殿本考證云宋本惻怛作惻隱

並及羣從自詣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

何焯曰自當作洎侍當作持並從冊府元龜改

注 謀臣若斯難以言智

李龍官曰謀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

無保身之哲也 何焯曰袁術僭盜策爲其部曲文休避地

未可厚非又文休雖曰羈容然名滿八區誠畏爲袁氏僞命

所污當時誰能預料伯符絕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鼎立哉

卽於季玉非有君臣之分慕仰宗傑希欲歸命亦與臨難邀

殊科論者原其本末可也

知聖主允明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允作光

又張子雲書在京師志匡王室

何焯曰此張津卽是袁紹使說何進誅宦官者故云志匡王

室

注 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

殿本考證云肆宜作肆

南陽宋仲子

潘胤曰注中言儒者宋忠卽宋仲子也

注 有連蜀之意

何校蜀改屬

與陳郡袁煥

袁煥卽袁耀卿本傳作煥字

注 遇聞受終於文祖之言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遇作愚

又 然後綬帶委質

何焯曰綬帶冊府元龜作綬帶

又 旣深悼劉將軍之早世

李清植曰本傳靖於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旣喪之後

則靖不及見矣豈異國隔靖雖沒而明不知邪諸葛亮集

云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是

一時事

又 旣承詔直且服舊之情

殿本考證云直字疑誤何校改旨

又 爲主擇居安

潘胤曰此句多居字一本作爲主擇居皆因上文有爲身擇

居而誤耳

傳 後曹公表竺頌羸郡太守注 可分五縣爲羸郡

五縣羸博奉高梁甫鉅平也 錢大昕曰益分太山所置竺

既去官郡亦旋廢故晉志不及之

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又幹嗣非所長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平作定 案幹太平御覽作翰

伊籍 山陽人

潘眉曰山陽郡名其邑未詳下云少依邑人劉表然則籍山

陽高平人也

秦宓 秦宓字子勅

後漢書董扶傳作秦宓

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今作令

但餘情區區

趙一清曰餘當作愚

注 為之碑銘

何焯曰宋本之作立

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案相如封禪書臨沒乃成何嘗與諸儒共定其禮乎蜀士多

誇往往失實如是

仲尼嚴平會報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

錢大昭曰隋書經籍志嚴遵有老子指歸十一卷陸德明作

十四卷嚴平即嚴君平也

法湯大聖觀野魚而有飄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

為定公無可與定謂之賢者漢學所未達也

何焯曰湯事未詳 趙一清曰定公能用孔子故稱之為賢者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作僕問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

錢大昭曰嚴君平於黃帝書未見指歸之作疑因老而連及

黃耳

宓以簿擊煩 注 簿手版也

春秋左氏傳疏引徐廣車服儀制云古者黃髮者執笏今手

版也然則笏與簿手版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太守以簿

擊煩則漢魏以來皆執手版

參伐則益州分野

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

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

何焯曰善當為家

注 誠合知之蓋善人也

盧明楷曰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廡

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蔽善兩

無當也

並和 以為牛鞞江原長

顧祖禹曰牛鞞縣今成都簡州治漢置屬犍為郡州南有

赤水亦謂之牛犍水

注 悼度者

此注脫書名

劉 巴零陵丞陽人也

顧祖禹曰丞陽城在衡州府西百七十里吳改屬衡陽晉太

元中省

注 劉表亦素不善祥杓巴欲殺之

李清植曰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

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此蓋零陵先賢傳傳訛之誤

又 郡督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

陳浩曰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

先是其人也

注 乃由胖柯道去

殿本考證云元本道去作適去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何焯曰昭烈初定蜀土人懷反側其加意於劉子初即高帝

封雍齒之意也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潘眉曰史例宜稱名此非是

注 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又 軍用不足備其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合

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洪遵泉志云蜀直百錢建安十九年劉備鑄舊譜云徑七分

重四銖又直百五銖錢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直百

又有傳形五銖錢顧烜曰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時有勒爲

直百者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稱量如一三吳諸屬縣行之

注 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

李清植曰本傳下文凡諸文詁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之屨

尊號巴亦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勳敵國誦誹之辭

亦不足信

馬良 亮猶不然以誤爲參軍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謂字

誤下獄物故

潘眉曰劉琰傳書琰棄市周羣傳書裕遂棄市或云伏辜

或云伏誅無書物故者輔臣贊注馬謖敗績亮殺之王平傳

丞相亮誅馬謖諸葛亮傳戮謖以謝眾謖之見殺明矣物故

之稱似乖史例

陳震 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

錢大昕曰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

以爲汶山郡漢書作 宣帝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復分

蜀郡北部爲汶山郡是汶山立郡其來已久或漢末仍復并

省至先主定蜀後復爲郡也

董允 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

何焯曰此疏已載諸葛本傳照休昭及尙寵傳可勿重出
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

何焯曰既任宮省兼統宿衛諸葛公蓋用周官立政之言治
內也

曰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

錢大昭曰南鄉郡魏武分南陽西界置典曹疑典農之誤

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殿本考證云毛本格論作格論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

趙一清曰羅侯地名水經渭水西過長沙羅縣西又注羅子

自杖江徙此世猶謂之羅侯城也又傳言繼統羅國封豈寇

恂之後有封於羅者乎

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何焯曰副軍之名失之尊寵太過是以事當慎始

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

水經沔水注云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爲新城郡以

孟達爲太守治房陵故縣

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

陳景雲曰斗當作升後主一字升之見魏志明帝紀注古升

斗字易混觀漢書食貨志可見 潘眉曰此太子是漢中王

太子非皇太子魏立五官中郎將不爲魏太子戴魏武本紀

吳立登爲王太子載吳主傳蜀漢立王太子先主傳獨不書

而於此傳見之

注美鬚長大則賢又於太史氏爲輔氏

殿本考證云宋本鬚作鬚太史下無氏字

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

眞鄉當作眞鄉儀墓兄封眞鄉侯見前洵口當卽旬口水經

沔水注漢水東合旬水水北出旬山東南注漢謂之旬口

注初在西平上庸間

西平誤當作西城

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

賜封死使自裁

何焯曰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庸弱封地處疑偏又嘗將兵一

朝作難則禍生肘腋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而連斷之

也後世如潞王從珂事可相參爲鑒

注逆子興爲護督軍是徒環扶風

何焯曰此則孟達家且不誅况黃公衡乎其不承信郭沖之

言不虛也 環字誤當作還

彭彙建跡之動又倪失老語

殿本考證云元本之動作立動倪失作脫失 何焯曰如承

年者自可不爲立傳也

傳 武陵臨沉人

一統志云臨沉故城在常德府武陵縣西

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

盧明楷曰楊戲輔臣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督掾此作李邵未詳孰是

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

錢大昕曰演長當是攸之字

注且宜處五校

潘宿曰漢制以步兵校尉屯騎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射擊校尉爲五校魏制與漢同羣臣奏永靈宮五校連名蜀亦沿漢制步兵校尉見輔臣贊注屯騎校尉見孟光傳越騎校尉見楊洪傳射擊校尉見向朗傳長水校尉見廖立傳時立爲長水校尉故云且宜處五校其餘如司隸校尉儒林校尉典學校尉昭信校尉司鹽校尉等不在五校之列也

於是廢立爲民

何焯曰方受付託主少國疑不得不廢立以懲不恪非度之

未宏也

李嚴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

華陽國志云犍爲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脩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道省橋梁三津吏民悅之嚴因更造起府寺觀壯麗爲一州勝宇云

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

潘肅曰兩漢無新道縣蜀漢新置屬越嶲郡 案洪亮吉補

疆域志越嶲郡漢置蜀漢領縣六會無邛都卑水定當登蘇邛皆漢舊縣而無新置之名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

侯康曰陳到汝南人官征西將軍見華陽國志 案陳到字

叔至見後楊戲輔臣贊

注雖十命可受充於九郡

何焯曰孔明恭遜十命之語未必出諸其口

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德

殿本考證云狐忠即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德毛

本作成平

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引江表傳云李嚴少爲郡職吏用

情深刻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難可狎李嚴甲 案陳震

傳設語爲公與將宛董允書曰孝起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餘

甲鄉里以爲不可近語亦本此

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又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

臣姜維

盧明楷曰此別一劉巴若劉子初已卒於章武二年且并未

嘗爲征南將軍也 錢大昕曰征南當作征西

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殿本考證云元本亡作忘

劉珍先主定益州以珍爲固陵太守

錢大昕曰固陵卽巴東也華陽國志初平元年劉璋分胸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建安六年魚復塞尤爭巴名乃改固陵爲巴東是劉璋時已名巴東矣據此傳知先主定蜀復爲固陵故華陽志又云章武元年胸忍徐慮魚復塞機以失巴名上表自訟先主聽復爲巴東也

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何焯曰誦靈光賦者以宗姓賤從惟珍一人也此賦本出魯

國王文考此若自負爲己作又於侈靡中炫其風流耳

珍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畱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

珍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

潘眉曰卒字衍案漢書編錯論四百一連連有假五百注五

百帥名也後漢書補衛傳合五百將出注五百猶今之問事

也宦者曹節傳起騎營五百妻有美色注引韋昭辯釋名曰

五百本爲伍伯伍當也伯導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

也今俗呼行樵人爲五百宋百官志云諸官府至郡各置五

百又禮志云率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

統故去其人爵其名也據諸說五百卽卒也傳言呼卒五百

既卒又云五百於文爲複魏志劫或傳伍伯捉頭出梁

習傳注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薦人並不如卒字

魏延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

殿本考證云遷景當作延

潘眉曰邸閣貯糧之所也李儻謂我邸閣儲備少王基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南頓有人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孫策渡江攻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一主遣全琮燒安城邸閣諸葛公迎米治斜谷邸閣

延大怒繼儀未發

殿本考證云繼字疑誤

何焯曰宋本繼作攬所過燒絕閣道

水經沔水注云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

立柱於水中魏延焚之自後案舊俗路者無復水中柱逕涉

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

儀等合何平在前

楊儻字威公襄陽人也

水經沔水注云蔡洲東岸西有沔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

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儻居上沔楊顯居下沔與蔡洲相對在

峴山南廣昌里 趙一清曰松陵集皮日休蒼陸甯蒙詩

陽者舊傳詩云偉哉湖上隱卓爾隆中禱卽指儀顯所居之

地集韻洞烏猛切音管與洞字音畫異而義同

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

趙一清曰此是魏荊州治權 錢大昕曰傳益蓋曹公所授

錢大昭曰襄陽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郡以北置

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

殷本考證云宋本爲作惟

傳或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

殷本考證云宋本郡曲作部曲 潘胤曰部曲是也凡領兵

營有五部部有校尉及軍司馬部下有曲曲有軍候

乃分廣漢爲梓潼郡

洪亮吉曰梓潼郡漢建安二十二年蜀漢分廣漢置領縣五

梓潼涪漢壽白水昭歡 案四皆舊縣惟昭歡疑蜀所立

後爲參軍康隆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

華陽國志云南郡開宇爲都督南郡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參

毗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爲之立法施教

輕重允當夷晉安之

還統南郡事

趙一清曰南郡字設蜀稱益州爲南中非漢荊州之南郡或

是南郡中縣史省文

注 改封西鄂縣侯

一統志云西鄂故城在南陽府南召縣南

又 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又高陽呂雅

何焯曰元本下問字衍高陽作南陽

又 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何焯曰此云云則前文羅憲之名皆獻之訛

傳向使朗督務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沈欽韓曰太平寰宇記漢巫縣故城在今巫山縣北隋加山

字是隋志以前皆無山字此則後人妄加也

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犍又徙房陵

錢大昭曰巴西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置房陵郡行

志所無不知置於何時劉封傳建安二十四年命遠從碑

北攻房陵房陵太守劉禛爲達所害 趙一清曰孟達殺大

守劉禛則徙房陵當在此時但孟達以房陵降魏在魯武元

年如期在郡何得有此失抑或召還非後主時於魯石參錯

矣 案元和郡縣志漢末以房陵縣爲房陵郡

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

何焯曰謖逃亡之事本傳無之此又不詳只一及耳

後徙左將軍

何焯曰朗爲左將軍時行丞相事見後主張皇后海文中而

傳失之

注 鎮南將軍衛瑾

盧明楷曰魏志衛凱傳云子瑾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此後鎮

南字誤

又 孫盛曰昔公孫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

李龍官曰此語已見於魏志陳璜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爲

重出

揚漢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潘胤曰黃權亦曰若失益州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

也先主殺夏侯淵據漢中爲蜀重鎮建安二十四年拔魏延

爲都督鎮漢中後主建興五年諸葛亮出屯漢中十二年亮卒吳壹假節督漢中十五年王平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蔣琬出屯漢中六年遷住涪王平統漢中十一年費禕出屯漢

中景耀元年姜維始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使將分守漢樂二城漢城在沔陽樂城在成固皆漢中郡屬縣也於舊法爲一變蓋卽王平守漢中時諸將之一策也

君昔在栢下

殿本考證云宋本栢下作栢下案栢下當作陌下卽前張裔傳之德陽陌下也

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明監本委意作委噫誤今殿本已改正

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

殿本考證云往郡疑作仕郡

又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庶人爲汶山復得安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

爲下多之字

費詩聞問黃忠爲後將軍關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無下關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

陳浩曰太平御覽漢王作漢中王何焯曰室當作升漢升

黃忠字也殆以草書形近而誤耳趙一清曰漢下當增中字先主時爲漢中王不應單稱漢王也

由是忤旨左遷郃永昌從事何焯曰費詩左遷雍茂見殺固由不宏亦其暮氣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眾心

又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明監本俟大定作須大定須速建作俟速建並誤今殿本已改正李光地曰如字誤當改知

歸至漢陽縣歸至漢陽縣洪亮吉曰漢陽漢舊縣中興後省晉太康地志屬朱提縣蜀漢復立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又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

趙一清曰未及當作未乃後主傳亮以建興三年二月南征十二月還成都殿本考證云華離卽府元龜作乖離

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也趙一清曰晉書宣帝紀蜀吳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又克達之後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

降水經沔水注木蘭塞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則蜀吳皆有救達之事此云不救何也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在

在一本作立

社徵字國輔

秦季漢輔臣贊作字輔國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贊等
錢大昕曰伯仁君幹仲贊三人不見於本志惟華陽國志有
丞相參軍文蒸字仲寶梓潼人君幹疑即出師表所稱丁立
也

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

殿本考證云元本勤作勸

周羣字仲直

秦季漢輔臣贊作字仲宣

羣少受學於好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
直於樓上視天災繼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
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拾遺記云周羣妙開算術識說游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
峯而下對羣而立羣袖所佩書刀投猿復化為一老翁握中

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蒼曰忘其年月
營憶軒轅時始學麻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麻術
至顯項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

子野神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喪亡不復可
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閔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

勸算術及考校年力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
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

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

雷銅先主傳作雷同

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

潘潛曰先主以建安十九年得益州至章武二年壬寅凡九
年明年癸卯殂故云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非謂失益
州也

故裕以此及之

何焯曰及字當作反

許恭 越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

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土人中興常用宦

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篤
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 漢太尉孟郁之族

後漢書靈帝紀太常河南孟軻即此人軻古郁字說文軻軻
乎文今論語亦作郁

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潘潛曰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後主皇太后稱長樂宮此
長樂少府其一卿也魏制在同名卿下羣臣奏永靈宮永靈

衛尉太僕署名在衛尉太僕後蜀制在同名卿上與漢中興
制同故光由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又此儲君讀書當當微吾等竭力博識
以待訪問

殿本考證云宜疑作密 明監本儲君作諸君誤今 殿本

已交正

來敏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

錢大昕曰此又一黃琬

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

潘眉曰同時為倉雅之學者有魏博士張揖著博倉廣雅來

敏學失傳

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注對上官顯言新入有何功德而奪我

榮資與之耶

何焯曰請敏軍職而以筆允領宿衛此楊洪勸曹向朗之意

故敏言奪我榮資也

尹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

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康度

注說咸略誦述

漢書儒林傳云劉歆見古文左氏傳好之引傳文解經由是

章句義理備焉鄭興傳云興從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

句傳詁言左氏者多祖於興子眾作春秋雜記條例賈逵傳

云父徽從劉歆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潘眉曰方字衍文

陳元方無左氏學此陳元也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立左氏

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

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

後漢書百官志太子僕千石主車馬職如太僕此射字衍文

也譙周傳後主立太子周為僕可證下李謨傳選為僕射

射字亦衍文也

李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案前傳言司馬德操宋仲子此乃稱司馬徽宋忠一舉其字

一舉其名亦史例之疎且不免重複之病

位歷三郡太守

侯康曰華陽國志作歷新城魏興上庸太守

蓋周巴西西充國人也

沈欽韓曰晉志巴西郡有西充國南充國二縣案續志注巴

記曰初平四年復分為南充國縣言南則舊充國即西矣是

季漢本有西充國也太平寰宇記果州西充縣亦云取得漢

西充縣為名而唐以來地志但敘武德四年析南充置西充

了不及漢晉本有此縣矣

建興中命周為勸學從事

顧炎武曰先主未稱尊號時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

等上言前後不同案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

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即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何焯曰延熙元年立子璿為皇太子至八年冬璿始卒然

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縱矣故傳於建興十四年至洵看汶

水句日而還識其不恤國事盤游無度自此始也傷大臣不

能正書以示讓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識也

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又當秦詭謀置守之後

賡本考證云宋本周人作周文當秦作及秦

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子誠恐邪形之言復信於今

何焯曰此所料皆是奔南亦歸於亡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亦爲四百年之光乎邪形之言世祖以之破耶鄆豈從之以降王郎何周之昧於義而愚於術乎

泰始五年子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說求休還家往與周別

錢大昕曰承祚撰蜀志不立敘傳惟於此傳一見爲郡中正

事

昔孔子七十二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魯襄二十二年

生至今七十三也陸氏釋文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

七十二則與孔子世家異非也五代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

三時以與孔子同壽而此言七十二蓋誤以魯襄公二十三

年生也

今吾年過七十

王應麟曰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

年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

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至冬卒在臨終屬臨曰久抱疾未會朝兒若國恩賜朝服衣物

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

李清植曰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

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爲全君計耳

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譙子法訓八卷梁有譙子五教志五卷潘眉

曰五經論卽五經然否論古史考書書字衍文玉海四十二

引此文作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無書字想見宋板之善

法訓古史考太平御覽諸書多引之五經然否劉昭注禮儀

志注引之

除錫令

後漢書郡國志漢中郡錫師古曰所謂錫穴

周長子照賢子秀字元彥

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錢大

昕曰桓溫以晉穆帝永和三年丁未歲平蜀上表薦秀秀年

及八十而承祚修史太約在太康之世卽云在太康秀亦纔

弱冠又無名位何用書其名乎當是裴注後來攙入正史也

李龍官曰上文說云周三子照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照於

文義爲贅其爲裴注無疑

御正官不過六百石

潘倉曰漢制秘書監六百石蜀改監爲令時御正爲秘書令

故云

假文見意說曰釋識其文繼於崔駰遂旨其辭曰

案承祚之書以辭多勸戒語能簡賈稱於世若如此傳之全

載釋議則似可以已矣

副吾徒之彼圖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彼圖作披圖

不粥譽以干澤

殿本考證云元本粥作微

注 解齊將軍之帳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解齊將軍之幃帳多幃字

注 鼓鉤乎不測之淵

殿本考證云宋本鉤作鈞

注 放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又 此其外又有沈沈之汜又 盧敖仰

而視之弗見乃止

殿本考證云宋本長不喻解作至長不淪沈沈作汰汰乃止

下有駕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懿艾其書正所造也

案陸游等筆譯詩一種人問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不知

造書者為郤正也

泰始中除安陽令

錢大昭曰泰始中以下至咸寧四年卒凡五十七字皆入晉

後事可不必載

三國志蜀證卷二十五

長樂梁章鉅撰

黃權少為郡吏

殿本考證云毛本郡吏作郡史 楊戲李漢輔臣贊稱黃權

為越騎案後漢始置越騎校尉越騎司馬權傳未載其任此

職蓋無事可見故不敘也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慕

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孤負也待之如

初

案水經清水注云清水又南經預山東南有魏車騎將軍

黃權夫妻二冢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

臣吏所樹者也據此則權之妻子亦終於魏足見昭烈待權

之仁恕此裴松之所以云比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

得失懸遠者也

注 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

正往者榮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王應麟曰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朱子綱目以

蜀漢為正統然稽於天文則榮惑守心魏文帝死而吳蜀無

它此黃權對魏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

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它權又將何辭以對乎 何焯

曰公衡舍統系而以天文為斷所稱文與而實不與也大凡

取積多而用物宏者皆能上應天象太白入太微而漢兵誅莽何嘗非借竊之應公衡亦姑爲過詞耳又曰三國史並無樊感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樊感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險毋令敵得入平地

殿本考證云元本無地字

案美維傳亦有使敵不得入平

之語

傳李恢建寧俞元人也

一統志云俞元廢縣在澂江府河陽縣李恢墓在河陽縣西五里

任郡督郵

殿本考證云元本任作仕

姑夫藥習爲建伶令

顧祖禹曰建伶廢縣在雲南府西北

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一統志云平夷廢縣在遵義府仁懷縣西南漢置案今雲南

陵涼州界乃唐盤州之平夷非此縣也 趙一清曰此交州

是建領顧祖禹謂蜀分益州置交州非也

雍閩跋扈於建寧

潘眉曰建寧本益州郡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後始改此名

今敘雍閩事不宜先書建寧也馬忠傳建寧郡殺太守正昂失與此同

南至樂江

水經葉榆水注云葉榆水逕黃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

律高縣東南監町山東逕梁水郡北黃古縣南水廣曰餘丈

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寔之反李恢追至樂江者也

封漢興亭侯

水經葉榆水注云盤水又東逕漢興縣案此縣不見晉宋史

志縣名漢興疑是蜀立 趙一清曰在今雲南省臨安縣境

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

何焯曰觀此傳及馬忠張巖二傳中皆有南夷復反事蓋雖

諸葛公猶不能要其終不反也

呂蒙永昌不韋人

華陽國志云武帝度瀾滄水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宗族

以實之名曰不韋彰其先人惡行也 一統志云不韋廢縣

在永昌府保山縣相傳在鳳溪山下

胡贊季興

潘眉曰次於中興曰季興魏武帝紀注引三輔決錄曰觀漢

祚將移謂可季興 吳鳴鈞曰時人以後漢爲中漢蜀漢爲

季漢故楊戲作贊名季漢輔臣贊

馬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

殿本考證云味宜作味音味 水經溫水注云溫水又逕味

縣縣故漢國都諸葛亮討平南中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

寧郡於此 一統志曲靖府南寧縣漢味縣也

總封彭鄉亭侯

華陽國志無亭字是也此亭字衍

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土

一統志云馬忠祠在今曲靖府南寧縣 時上有脫文

陶宇楨有功幹於事精勤

魏大昭曰陶宇後主時爲右大將軍督巴東爲領軍見襄陽

記

王平 若賊分向黃金

潘胤曰黃金者谷名元和郡縣志黃金谷去黃金縣九里其

谷水險阻險語曰山水艱阻黃金子午南齊書高帝紀云黃

金山張魯蓋成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

初平同郡漢昌句扶注句古侯反

潘胤曰侯當作候廣韻句收去聲注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力後切句與廖叶應爲古候反句扶字孝興見華陽國志

張 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顧祖禹曰南充國城在順慶府南充縣北三十五里漢南充

國蓋沿此後縣徙而北梁改置南郡縣南充國遂廢 案郡

國二字蓋衍

注 至他里邑所在高峻

潘胤曰他里茂山縣名

初越蕭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魚瑱

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里

華陽國志云越嵩郡安上縣蜀置去郡八百里下云更由安

上卽此安上縣也此作安定字訛

蘇祁邑君冬遂

錢大昕曰蘇祁漢志作蘇示

定徒登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

自固食巽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

潘胤曰唐書張柬之傳云張伯政趨取勁兵以增武備益謂

此也 後漢書郡國志越嵩郡定徒注引華陽國志定徒縣

在郡西度盧水窰岡微白摩沙夷有甕坑積薪以濟水灌而

狹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鎔之又臺登出鐵注引華陽國志

有硃水一曰白沙江山有碧火燒成鐵又有漆卑水注云水

通馬湖孟康曰卑音班 後漢書固作銅

又令離姊逆逢妻

潘胤曰姊字衍文逢妻卽離姊不當更有姊字在逆字上也

下云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懼悅可見

昔每聞東主殺生嘗謂不卑下人 其偕者率隨疑朝貢者白

餘人 股本考證云宋本率作任其偕者率作其偕相率

越嵩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爲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一統志云張巖臺在巖城縣南柏香街世呼爲褒德將軍墓

蘇 璇固讓到也陰化龐延廬宿

潘胤曰廖胤卽廖化宗預傳廖化字元儉本名潛

以涪州胡舉之要進退有資至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何焯曰蜀本僻在一隅必圖關中則善聲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陽皆有匡勳之勢今入羌圖隴借使挫之未爲壞其心腹中原念舊者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嘗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速行赴利益不欲舉我之全力顧用於彼之偏師魏延入羌蓋聊欲掩其不備斷賊右臂仍不階此爲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也維先宛繼所規則小矣雜耕跨渭遺蹟未遠若之何計止於略民廣境與東吳之士共矜邊角之勢哉雖然君子猶有取焉異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逢安厝之

潘耒曰薄宛墓在涪縣陽泉見華陽國志 案太平寰宇記

卷八十三蔣琬墓在綿州西七里

費詳江夏鄒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

一誌志云鄒縣故城在汝寧府羅山縣西九里卽春秋楚

冥阨之地 案上言伯仁下單言仁似非史例 趙一清曰

楊戲輔臣贊注云費賓伯名觀江夏鄒人劉璋母親之族姑

豈卽伯仁耶

由是眾人莫不易觀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無人字

以禪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明無方諸葛恪羊衝

等才博果辨論難鋒至禪辭順義篤據理以荅終不能屈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八引荊州從賢傳云吳與蜀和連使

張溫來脩好溫辨議鮮有言抑之諸葛亮以禪有俊才宜遣報溫使以禪爲奉信校尉權既竊尊誠意猶豫不決禪爲陳興亡之由畫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權性滑稽時名士皆在會並各發異端之難禪應輒荅坐席稱之由是愛敬焉

值軍師魏延

趙一清曰文長未嘗爲軍師或是帥字之誤

禪至敵遂退

晉書文帝紀云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爲征蜀將軍副

夏侯玄出駱谷次於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

林退帝謂玄曰費禪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

軍以爲後圖爽等引旋禪果馳兵趨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

注 處而向芳必無悉慮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

何焯曰悉下元板有一字蓋字屬不句讀

魏降人郭脩在坐

明監本脩作循誤今 殿本已改正下同

姜維 任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

殿本攷證云州郡疑作州辟

莫亦不入維

殿本考證云毛本維下有等字

注 會亮前鋒爲張郃費錙等所破 餘誤當作瑤見後補臣贊吳壹注

又但繫保官以延之

官當作宮漢書蘇武傳老母繫保宮少府官屬有保宮令丞主領工徒役作案彼時刑獄繁多郡尉官寺皆別置獄故保宮亦有獄也

須先數中虎步兵五六千人

水經渭水注云諸葛亮表曰臣遣虎步監孟珍據武功水東秦蜀官有虎步監蓋羽林監之比有中左右三營

注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晉書五行志在作計 古今注云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名當歸 廣雅釋草棘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王念孫疏證云上謂臺也

維自以隸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

杭世駿曰舊唐書地理志云維州詳城縣漢已前徼外羌毋曩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汝山叛羌卽此地也

今州城卽姜維故壘

出石營經葦葦亭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

替字誤當作營陳泰傳亦作石營 顧祖禹曰石營在葦葦亭西和縣西北二百里葦葦亭在府城西南洛門聚在伏羌縣

西十里後漢郡國志冀縣有雒門聚卽洛門矣

按河關秋道臨洮三縣

案河關字誤當作河關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故屬金

城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軍勁父所破於段谷

殿本考證云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律度也 太平寰宇記卷百五十五段谷水出秦州清水縣東南山下

至沈嶺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三云姜維嶺本名沈嶺在鳳翔府盩厔縣南五十里

維前住芒水

水經渭水注云芒水出南山芒谷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園中分爲二水案盩厔縣志黑水谷在縣東南卽芒谷也水黑色

故亦名黑水谷明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今 殿本已據鄧艾傳改正

且重關鎮守以捍之

且一本作日誤今 殿本已改正

維率眾出漢侯和

水經河水注云洮水東逕共和山南又東逕迷和山北迷和卽侯和也又謂之泥和城

皆還保劍關以拒會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三云綿州巴西縣大劍鎮在劍關口一人荷戩萬夫莫向魏時蜀將姜維拒鍾會於此

吳札鄭喬能喻斯好

喬一本作有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 還復蜀郡又遷延不會

還一本作還誤今 殿本已改正 元本不合作不集

注 世語曰維死時見劍膽如斗大

胡三省曰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 顯炎武曰升斗

二字上升下斗漢隸如此此誤升爲斗耳

姜維祖有文武立功名而臨眾斷旃明斷不周終致墮斃

王鳴盛曰姜維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

壽蜀人而入晉指詞之際有難焉者史評於其死事反置不

論而但譏其節眾斷旃以致墮斃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

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

維合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所以屢轉說以避咎也

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 何焯曰蜀事以葛

始以姜終十卷實相爲首尾其末卷則特爲楊戲之贊而設

也蜀郡賊曰匪葛匪姜時能是也

傳 芝 義陽新野人

錢大昕曰義陽不在蜀境內漢夫亦未有義陽郡史蓋據魏

晉之郡縣書之

尤主蜀遺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殿本考證云先主傳宋瑋作宗瑋

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

將貨也鼓則戰爭方始耳

沈欽韓曰史記吳王慎傳膠西王相讓王曰今大王與吳西
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愚乃始結芝語本此

爲晉江州

水經江水注云巴之三關陽關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

芝爲江州都督治此

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臬其渠帥百姓安堵

後主傳延熙十一年涪陵屬國民夷反此脫屬字 華陽國

志云延熙十三年涪陵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乃移其豪徐蘭謝危五千家於蜀爲假射官分屬弱配督將

韓蔣名爲助郡軍

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

錢大昕曰芝止爲車騎將軍未嘗爲大將軍大字衍

晉朝廣漢太守

案此六字殊贅此敘蜀事何必設及晉官乎

傳 高祖父司空浩

殿本考證云浩後漢書作皓

翼曰可止矣不宜復述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

案華陽國志述張翼云時維展出隘而翼常廷等以爲國小

不宜斷武必爲蛇畫足不聽是爲蛇畫足亦是翼語此以爲

雜語似失之

宗 預 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何焯曰永安益守則圖國中者力又減矣此劉葛所以優與

吳郡盛斯時公珍未有遠名於事勢宜然

權大笑嘉其抗直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抗直作蓋直通鑑作盡直

注夫帝王之保惟道與義

殿本考證云宋本本作實

就拜征西大將軍

並陽國志作征北大將軍

楊戲 楊戲字文然

華陽國志戲作義 秦義戲古字通此戲當讀平聲

時人謂誰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惟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

終不如此長兒也

秦周傳身長八尺故稱長兒

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

文選李密陳情表注密一作虔蕭常續後漢書亦云一名虔

秦華陽國志作密又作虔虔字當是虛字之誤

又躬兒撫養又焚箕乎立

文選兒作親子作獨

而劉旦嬰疾病 又詔書特下 又苟順私情

文選厚作夙 晉書孝女傳詔書作明詔順作徇 文選苟

上有秋字

德發於融

晉書愍作郵文選作育

又特爲尤甚

又晉書作尫羸之極

又且臣少仕僞朝

楊慎丹鉛總錄云嘗見佛書引此作荒朝蓋書之初文也僞

又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

又宛令位進 又是以區區不敢廢道

又晉書優進作殊私是以區區八字作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

又遠 文選不敢作不能

又臣今年四十有四

又文選臣下有密字

又報養劉之曰短也

又晉書報上有而字文選無養字 何良俊語林云李合伯曾

聘吳吳主與羣臣泛論遺義因言蓋爲人弟合伯曰願爲人

兄吳主問何願爲兄合伯曰爲兄供養之日長也觀此知合

伯天性純孝言談閒亦自然流露也

又願乞終養

又劉章漢師曰後世乞終養之名殆始於此晉書取密之此節

列於孝友傳可也那經續後漢書乃遺之高士傳豈不知其

始事漢終事晉而第以其乞養不出爲高節

又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又聽臣微言 又臣生當曠首

又晉書非徒作非但所見作之所共鑒作鑒見 文選非徒作

亦獨微言作徵志 晉書項首作隲身 文選五臣注云二

州謂益州梁州牧伯謂榮遠也

又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

晉書李友傳云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

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 管仲

而霸用豈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

是知成敗一也夫問孔明言致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

語故得簡大雅語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

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合又云爲溫合而憎疾從事嘗與

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

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

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饒東堂詔密合賦詩末章曰人

亦有言有固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

武帝忿之於是免官卒於家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須述今多裁於蜀書是以

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

乎篇者也

案第一章題曰贊昭烈皇帝其敘文始述中漢以爲季漢之

根中言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終之以攝歸一統萬

國合從戲本蜀臣固應如此而承祥身以晉室奉命修史方

謂三碑相權舜禹同符乃於對志之末假託網羅散逸明著

皇統所歸區區乃心千載下猶如揭矣 錢大昕曰追諡猶

言追美也蔣公琰費文偉鄒伯苗宗德馬懿信王子均張

伯岐之屬皆卒於延熙四年以後故不著於贊 譙翁曰輔

臣贊元注陳壽作其王元泰習文祥注引襄陽記李承南李

倬南注引華陽國志李孫德李倬南注引益部耆舊記張文

進注引蜀記皆裴松之注

注 鄧方爲庾隆都督住南昌縣

錢大昕曰南昌縣不見於兩漢志華陽國志朱提郡有南昌

縣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此縣蓋先主所置矣晉書州郡志

南秦縣本名南昌晉太康元年更名兼常璩書米提屬縣五

有南昌又有南秦瑛蜀人所言者不誤

揚威才幹

錢大昕曰注費觀爲振威將軍二文當有一誤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案杜徵字國輔周羣字仲直皆見本傳與此互異

注 徒亭侯

何焯曰壹前未有封而云徒亭侯於事爲疑 趙一清曰何

說非也後漢書郡國志蜀郡屬國有徒縣 顧祖禹曰徒陽

廢縣在雅州南徒音斯漢元鼎中始置縣屬蜀郡卽斯渝地

吳壹蓋初封於徒 案卽據此說徒上亦必有脫文

注 輔元弼爲巴郡太守

錢大昕曰巴郡當作巴東華陽國志章武元年南郡輔匡爲

巴東太守

歷鑑縣郡令南廣漢太守

潘眉曰南廣漢漢本漢郡後主延熹中分四縣置東廣

漢郡本華陽則南廣漢當是東廣漢又漢犍為郡有南廣縣

後主延熹中即南廣縣置南廣郡本水則南廣漢當作南廣

衍漢字或漢字乃郡字之誤

注 仙字子緒亦閩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

梁玉繩曰後一本作復恐並謬當作仙

注 吾在軍未曾為敵走

華陽國志曾作習

贊麗芳士仁郝普潘濬

何焯曰四子叛臣故獨書名又曰傷天下三分不歸一統始

於荊州失關侯敗故以三叛入之並及郝普者呂蒙襲奪

南三郡荆吳之毀所由成也略孟達而專言此意有所寓矣

先之以馮張程者恨其不能報吳先主由此崩殂也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潘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

於篇

潘眉曰三人皆裴松之引附非陳壽本書毛本裴注皆小字

而此獨用大字蓋誤以為陳志也今 殿本皆仍之

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

沈欽韓曰大尚書疑首曹若今吏部掾釋祝融劉寬二碑皆

有大尚書也

三國志劄證卷一十五

三國志劄證卷二十六

長樂堂鍾錕撰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潘眉曰陳志不詳破虜父祖名字表注亦略之考宋書符瑞

志載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吳郡富春與母居性至孝約成

荒以種瓜為業忽有三年詣鉅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

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願見

我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十步便反顧見三人並乘白鶴飛去

鍾死即葬其地地在縣城東 鄭蘇年師曰蓋孫武之後乃

疑詞此與魏武帝紀前云曹參之後後云莫能審其生始

末者同一用意

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

眾以萬數

後漢書靈帝紀許昌作許生韶作昭續漢書天文志及臧洪

傳皆作許生許昭此作昌作韶字誤孫權傳注嚴白虎投許

昭於虜中亦不作韶可證或因音譌改為韶耳 潘眉曰

句章之句應從史始通鑑釋文音鈎案關三州志云句

踐之地南主句餘其後并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

曰句章 一統志云句章故城一為漢縣在寧波府慈谿縣

界一為晉縣在今鄞縣南

堅以郡司馬召募精勇得千餘人 胡三省曰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

司馬以王兵也

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殺

後漢書靈帝紀三月二月 李龍官曰萬宜作方想當時

傳寫誤方作方因正方為萬魏志賈胡傳注層三十六萬方

則又多一萬字也 案後漢書亦作三十六萬章懷注引續

漢志曰三十六萬餘人則萬字似不必改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

佐軍司馬

錢大昕曰范書皇甫嵩傳嵩以北地太守為左中郎將與右

中郎將朱儁共討黃巾黃巾已平乃拜左車騎將軍此時何

未為車騎也疑傳有誤 毛本佐軍作左軍誤今 殿本已

改正

注 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

案朱儁察孝廉舉進士此與後人由科甲出身者相仿史傳

言舉進士者此為始見矣

又 進臣所急

錢大昕曰當從後漢書作言非所急

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

後漢書靈帝紀在二年

溫表請堅與參軍車

胡三省曰參軍事之官始見此 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

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

軍府乃置為官員

卓對應不順 又明公親率天兵

殿本考證云宋本對應作應對天兵作天兵

乃以堅為長沙太守

太平御覽卷六十九引吳錄地理志云吳富春縣有沙漲武

烈為郡吏赴府鄉人饑之會於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

後當為長沙太守後果然因名孫洲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

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四年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

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

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案吳以烏程侯始以烏程侯終

注 吞字子讓

殿本考證云毛本子讓作子儀

注 要當斬一青綬

潘眉曰丁孚漢儀云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纒續漢志云九

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

合戰於陽人

續後漢書音義云陽人取名在河南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

史記秦遷東周君於陽人即其地也

臬其都督華雄

潘眉曰督當為尉華當為某廣韻二十九某引吳志孫堅傳

有都尉葉雄知宋本如此今本誤也

注 兒曹用必遺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殿本考證云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注 巨有五色氣

文選作每且有五色氣

又 應氏漢宮 又漢宮傳國靈文

潘胤曰二宮字皆當爲宮

初平三年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注 英雄記曰堅以初

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潘胤曰裴注以破虜在初平二年卒是也此三年四年皆誤

又 劉表將呂公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劉表傳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諡堅曰武烈皇帝 注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

宋書禮志三云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

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

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

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

孫策傳 堅墓還葬曲阿

何焯曰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

高陵松柏斯拔參之張士然爲謝詢請置冢之表則文臺

定葬於吳也 潘胤曰董覽吳地志云曲阿秦時名雲陽太

史曰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之間故鑿此岡令曲而阿因名

曲阿

注 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

明監本依舅作依舊誤今 殿本已改正

表拜懷義校尉

錢大昕曰漢時城門校尉司隸校尉任寄最重合屯騎越騎

步兵長水射聲諸校尉故云七校若命將出征則大將軍營

五部部皆有校尉不常置也邊塞則有護羌校尉護烏桓校

尉西域有戊己校尉靈帝置西園八校尉有上軍中軍下軍

典軍助軍左助軍右左校右校之名自後校尉漸多曹操爲

驍騎校尉周瑜爲督軍校尉蓋勳爲討虜校尉公孫瓚亦爲

討虜校尉應劭爲袁紹軍謀校尉皆見於後漢書其見於魏

志者夏侯惇折衝校尉曹仁厲鋒校尉曹洪鷹揚校尉賈詡

討虜校尉樂進討寇校尉于禁平虜校尉見於吳志者孫策

爲懷義校尉又爲折衝校尉孫權爲奉義校尉劉基輔義校

尉孫靜魯肅皆奮武校尉孫瑜恭義校尉孫輔揚武校尉孫

韶承烈校尉張紘正議校尉陸遜定威校尉陸抗陸凱皆建

武校尉賀齊平東校尉全琮奮威校尉周魴昭義校尉是儀

忠義校尉見於蜀志者法正軍議校尉費禕昭信校尉來敏

典學校尉周羣儒林校尉大率皆武職也蜀先主置司鹽校

尉較鹽鐵之利亦名鹽府校尉則名雖爲校尉實非典軍之

職王連呂又岑述皆當爲之

術嘗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

論人矣

已而更用丹陽陳紀

錢大昕曰此別是一人非潁川陳紀也

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緜又是歲興平二年也

潘眉曰二年當為元年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劉繇與孫策戰繇軍敗績孫策遂據江東考是年策以朱治為吳郡太守治在郡三十一年黃武三年卒若興平二年至黃武三年止得三十年不得三十一年故當以元年為確

守治在郡三十一年黃武三年卒若興平二年至黃武三年止得三十年不得三十一年故當以元年為確

興平元年

策引白刃斫席又虎眾以其死也甚懼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白刃作白削宋本以作開

時袁術借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何焯曰策前此猶為術部曲自絕術乃正名漢藩得以自立

矣後曹公亦以策絕術授討逆之號

注欲合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

陳景雲曰振旅句絕於字疑然字之誤後漢書袁術傳載此書作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章懷注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

山賊相連蓋與術書不可顯斥其兄故微其詞耳

又卓雖狂狷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

殿本考證云毛本自與作自與

注遣議郎王輔又問其言以為不然

又陰襲國策又仰榮寵願

殿本考證云疑作陰國策策竈竈宋太宰顧寵

注斬虎狼韓喻已下二萬餘級

盧明楷曰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喻將長矛

五千來為質祖前鋒不聞有狼則此虎即表從子也狼字當是衍文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妻黃女

殿本考證云章當作彰即鄧陵侯也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

案魏志拾遺傳注亦有嚴象而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吳

志作父父部眾字蓋宋本作嚴眾今本或訛眾為象耳

注名為仙人錄

殿本考證云一本作仙人錄

至夜卒

潘眉曰班史宗室例書葬陳志於討逆傳書卒於吳主傳及

周瑜程普等傳又書策葬禮例未能盡一亦是一病

注推凡大舊劍皆分裂須臾卒

殿本考證云宋本推凡作推凡須臾作其夜

孫權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

潘眉曰廬陵下似脫廬江一郡

便丞之郡

潘胤曰時以順雍爲會稽郡丞

建安八年權使呂範平鄱陽會稽

胡三省曰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傳則有會稽二字以地理

考之會稽二字衍

程普討樂安

洪亮吉曰鄱陽郡樂安縣漢末置樂平縣吳改今名 顧祖

禹曰樂安舊城在饒州府德興縣東百五十里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錢大昕曰晉志無上饒及建平縣宋志鄱陽郡有上饒縣吳

置 洪亮吉曰建平縣漢建安十年吳分上饒初屬豫章十

五年移屬鄱陽

十三年分欽爲始新新定犂陽休陽 注 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

鹽

錢大昕曰太平寰宇記吳避孫休名改休陽爲海陽晉平吳

改爲海鹽吳錄考之未詳也犂陽賀齊傳作黎陽

時甘鹽在江陵爲仁黨所圍

殿本考證云宋本江陵作夷陵

權自率眾圍合肥 又 權攻城逾月不能下 又 曹公自荊州還道

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還

案魏志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備遣張惠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

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與此所云不合然

歷考諸將傳皆赤壁在先合肥在後似以吳志爲是

十五年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

錢大昕曰是時長沙爲劉備所據建安十九年權始得長沙

三郡漢昌仍入長沙不別立郡矣宋志長沙郡有吳昌侯國

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考兩漢志無漢昌縣蓋漢末所置也

胡三省曰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涇陰

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矣水經注江水左逕

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也 錢大昕曰周景碑

陰有長沙漢昌縣祇字宣節碑立於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

靈時置至是又爲郡也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

沈欽韓曰元和郡縣志云秣陵故縣在潤州上元縣東南四

里蔡州郡志秣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邨是也晉安

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闕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府禁

防參軍縣移治其處李吉甫所指乃晉世所移者耳 顧祖

禹曰秣陵城在江甌東南五十里 潘胤曰本傳云五年屯

吳至是云徙治秣陵似從吳徙秣陵矣王伯厚地理通釋云

建安十三年鎮丹徒築城縣十六年徙治秣陵是也周瑜魯

肅呂範傳並云備詣京見權是年爲十三年又考胡綜傳云

權爲車騎將軍都京是權實鎮丹徒此徙治秣陵乃從京口

徙秣陵也 吳鳴鈞曰或據孫韶傳孫河爲將軍屯京城河

子韶繕治京城權甚器之以爲鎮丹徒築京城者孫河父子

非吳主也不知孫河與孫翊同時被害權定丹陽過京城基
器孫韶尙在建安九年至十三年權則自鎮丹徒更脩築京

城與孫河父子治京城相去已四年矣先主傳亦云先主至
京兒權綱之忌紀然則住京城屢有明證本傳失載史官之

失也 王鳴盛曰策初謂瑜欲以取吳會又瑜自居巢還
吳策親自迎瑜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策薨權統事瑜將兵

赴袁遂雷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吳卽今蘇州府治蓋自閩
廬夫羞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猶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

柔靡不足爲用武地也孫策傳言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
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治山陰吳郡治吳

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
則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卽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

侯孫權傳亦云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自
此以下屯吳凡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

業張紘傳亦云紘建計宜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後居
建業者又十年得荊州之後又徙武昌至黃龍元年乃仍還

建業惟中間曾居京口兩年後始徙治秣陵僅見唐許嵩建
康實錄所引地志耳

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

沈欽韓曰元和郡縣志云石頭城在縣西四里楚之金陵城

也丹陽記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中始加磚累石因山爲

城元和郡縣志又云建康故城在上元縣南三里建業中改

秣陵爲建業晉復爲秣陵武帝又分秣陵水北爲建業遊臺
帝諱改名建康

十九年獲盧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
錢大昕曰此又一董和非蜀之董和也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射虎於凌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
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王鳴盛曰庾信哀江南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
和郡縣志凌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關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盡下有生字

曹公因以爲緣尋遣南還
殿本考證云宋本南還作還南

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李清植曰於丕書嗣王書稱尊號明其爲漢之王而備稱尊
也於先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卽此亦見書法之不苟也

魏啟曰
殿本考證云魏啟疑作魏略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杭世駿曰水經注云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
治於袁山東又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

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

潘眉曰貞邢貞

是用錫君軒縣之樂 又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

錢大昭曰此九錫文與權授公孫淵九錫同若魏晉九錫皆

云軒縣之樂六佾之舞虎賁之士三百人

還都尉趙咨使魏 注 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

按魏志司馬朗傳有趙咨亦字德度河內溫人此別是一人

也又按下節注亦引吳書曰則此書下當脫曰字

注 少總經藝

殿本考證云宋本總作綜

自正月至閏月

潘眉曰是年閏六月

注 又以素書所作典論

潘眉曰許慎解義曰綴指也蔡中郎非流執豐素不輕下筆

即此素字

又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

殿本考證云宋本轉是作轉足

魏欲過侍中辛毗

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欲作乃是也

注 肯棄天地 又狃挾累世 又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

殿本考證云宋本地作施挾作快以爲上有臣字

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 又惟恐赤心不能暢達

殿本考證云篤疑當作督得府元龜不能作不克

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李龍官曰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則此之非

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俱同惟冊府元王作

無異心是也

黃武二年改四分用乾象曆

潘眉曰宋書曆志云光和中敕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

疏闡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外造乾象法

又制遷疾麻法以步月行方於太極四分轉精微矣 注 魏書

分太君後當先天 吳中書令闕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

岳故孫吳用乾象曆至於吳亡

注 士盛於成而以未祀

殿本考證云宋本未祀作未祖

劉備葬於白帝

鄭蘇牟師曰後漢書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

還但用帶敝之筆木必非承祚徵旨所在或謂因春秋卦告

則書之例不以此爲重輕恐未必然

注 乃引刃自刺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自刺下多中乳房三字

魏以爲斬春太守

錢大昕曰宋書州郡志吳立斬春郡尋賜縣屬焉據此志則

斬春郡蓋魏所置而吳因之耳宋志晉太康元年省斬春郡

以尋陽屬武昌改斬春之安豐爲高陽及縣屬皆屬武昌

則吳之新春郡領蕪春尋陽安豐郟四縣也 洪亮吉曰吳志建安十八年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遂虛蕪春之名始見於此是吳於此年前分廬江立此郡也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殿本考證云宋本十一月上有冬字 李清植曰後主傳云遣尙書郎鄧芝固好於吳芝本傳於時芝正入爲尙書此作中郎將蓋異國紀錄之誤而編史者因之

三年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案此魏文第一次臨江是黃武三年九月事至四年冬復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此見吳錄裴注已引之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錢大昭曰自孫邵至濮陽興皆爲丞相至寶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當侍萬或爲右丞相始分爲兩丞相矣

注 勅子弟廢田業絕治產

殿本考證云宋本勅作勅

五年分三郡意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

錢大昕曰水經注黃武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縣沈約州郡志亦云黃武四年以富春爲東安郡與此相差一歲蓋分郡之議在四年以全琮爲守在五年也郡治富春

縣其九縣無考太平寰宇記建德桐廬二縣俱黃武四年分富春置當是東安屬縣也 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陽吳會是脫文

忠諫之言不能極陳

錢大昭曰不能疑是不敢玩下文可見

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案士燮傳分合浦以北爲廣州交趾以南爲交州呂岱傳海南三郡爲交州海西四郡爲廣州

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

殿本考證云琮當作綜

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亶洲當卽後漢書東夷列傳之澶洲蓋澶亶古同字也韓愈

送鄭尙書序夷亶之州作亶不從小笈

台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

案東縣當作東冶

三年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

錢大昕曰宋書州郡志臨海郡有始豐縣吳主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卽此志所云南始平也

海本屬會稽東部 元和郡縣志南始平吳分章安立

權乃參分天下

潘眉曰參分者參酌以分天下與世所稱三分異蜀志謂之交分天下也自是以後蜀徒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

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吳亦解步騭冀州牧職又解朱然充州牧職以冀亮在蜀分界故也其實魯梁冀亮當時皆

是魏地也
嘉禾元年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問中令孫綏稱藩於權

殿本考證云通鑑問中令作郎中令 案遼東無問中公孫淵傳注作郎中令

注 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

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禮禮闕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間焉及三江五湖衝雀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

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 復書曰又故國之於邵命使事天 又庶無罪悔

殿本考證云書當作奏宋本便作使監本罪悔設作罪悔今據詩改正

注 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爲燕王

潘眉曰郡國志幽州郡國十一青州郡國六并之計十七郡

幽州涿郡七縣廣陽郡五縣代郡十一縣上谷郡八縣漁陽

郡九縣石北平郡四縣遼西郡五縣遼東郡十一縣元菟郡

六縣樂浪郡十八縣遼東屬國六縣青州濟南郡十縣平原

郡九縣樂安國九縣北海國十八縣東萊郡十三縣齊國六

縣共得一百五十五縣此注云七十縣多寡不符疑七十

脫百字建安末頗有分立縣合之當得百七十縣耳
又君理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

潘眉曰此九錫文只有八錫當是古本相沿脫去一行耳君

運其才略四句下當云是以錫君勅陸以登再加四句然後

接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然安知非五句連屬而吾以爲

脫在羣善必舉之下是用錫君虎賁之上者以魏武九錫文

云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

陸以登吳主九錫文云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

陸以登晉文九錫文云君備賢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賈

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陸以登晉武九錫文云公官方任能綱

羅幽滯九舉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陸以登齊高九錫

文云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人克舉是用錫君

納陸以登梁武九錫文云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幸興

械機流詠是用錫公納陸以登陳武九錫文云以公抑揚清

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陸以登合諸

文觀之則此任賢舉善云云其爲錫納陸之辭無疑也納陸

者孟康曰納內也豎殿基際爲陸使不露也

注 奉聞之到還

殿本考證云宋本到還作例還
三年權遣陸遜請葛瑾等屯江夏沔口
潘眉曰沔口初屬魏文聘爲江夏太守鎮沔通典云青並後

周吳時嘉禾三年魏青龍二年也

九月朔隕雷殺穀

晉書五行志下云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書九月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

四年秋七月雨雹

晉書五行志下云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

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恣罪發露伏誅

案步騭傳云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疏三伏間諸

典校撻挾細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誣趨欲陷人無罪無辜橫

受大刑

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

邵共定朝儀

陳浩曰張昭傳注引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

撰定朝儀紹紹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 陳景

雲曰札字當作札禮與禮古今字耳

又與雲詩詞往反

殿本考證云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

祕所領都督庠式殺臨賀王守嚴綱等

洪亮吉曰臨賀郡吳黃武五年分蒼梧置

三年春正月詔曰

殿本考證云宋本正月作二月

年穀有損而吏不良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吏或不良多或字

注香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

盧明楷曰殷札疑作殷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為是蓋禮之於札為傳寫而互異也

又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

殿本考證云指事襄陽通鑑作直指襄陽

五年春正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又七月有司又奏立后及

諸王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引吳胡綜請立諸王表云受命

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為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煩文

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

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

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報諸制度未備而九子受國

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為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

陛下殿祚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

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符

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
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
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讓之德副兆民之望置臣
祐許天下幸甚案胡綜表中有踐祥十二載之語則當在赤
烏三年上距黃龍元年權稱尊號實十二載也蓋胡綜表不
見納故是年有司復有此奏

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謹又人言若不可信

李龍官曰監本護作獲案文義當作護即指上多作舟船繕
治城郭而言謂此不過爲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

殿本已改正 殿本考證云宋本若作苦

注 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伺權在苑中

八年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王鳴盛曰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

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人江此道

大約當吳夫差時尙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斷上國

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遠向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開

至江岸則尙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即今丹陽縣也

太平御覽引吳志岑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問皆橫絕

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即今丹陽縣至今此

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巖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

傳寫誤也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

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
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也

九年以驃騎步騭爲丞相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鎮南呂岱爲
上大將軍

錢大昕曰驃騎車騎鎮南下皆當有將軍二字又三嗣主傳
太平元年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永安七年鎮軍陸

抗撫軍步協亦皆應加將軍二字以符史例

十一年二月地仍震

錢大昕曰晉志是年二月白虹貫日

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案仁疑當作見恐因注中有白虎仁字而誤

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

燎鵲以祭

晉書五行志中云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譏好殺二子將危將

相俱殆視妖不悟加之以燎味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

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

太元元年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祥瑞部引吳麻云吳王爲神王表立廟

於龍門外有兩足鳥銜一鵲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

意乃改赤烏爲太元

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

錢大昕曰晉志有臨海郡無羅陽縣晉明帝太盛元年分臨

海爲永嘉郡宋書永嘉所屬有安固縣云吳立曰羅陽孫皓
改安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考三嗣主傳太平二年分會
稽東部爲臨海郡吳大帝時尙未有此郡蓋追書之耳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
雷門飛落

侯康曰晉書五行志上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動重子和儲
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譏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
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此
其應矣

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

侯康曰宋書禮志一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
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
是也又禮志三何承天曰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
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案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
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
堅配天也

二年夏四月權薨秋七月葬蔣陵

藝文類聚卷七山部引山謙之丹陽記云京師南北並有連
嶺而蔣山獨隆巖峻異其形象龍寶揚都之鎮也孫權葬山
南因山爲名號曰蔣陵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尙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
江表成鼎峙之業

王鳴盛曰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
奔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
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
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
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竊竄方外無事
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
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史評以句踐相
比非虛語也

三國志笺證卷二十六

孫亮心自不安又勸為亮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心自不安作心不自安勸為亮納作勸權為亮納為妃

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

李龍官曰以孫休永安元年與孫皓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

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未有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案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吳志云大赦改元建興元年然

則宋本有建興元年四字今本論脫耳

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晉書五行志云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

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

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殄人峻授政

於緜緜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

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

有大鳥五見於春申

案史記春申君傳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賜淮北

地十二縣後歇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 趙一

清曰春申本以新春申息得名至徙江東城故吳墟則今蘇

州也松江之黃浦一名春申浦蓋亦以歇得名

五鳳元年夏大水

晉書五行志云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
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
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
政陰勝陽之應乎

冬十一月星芾於斗牛 注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

趙一清曰此即王肅所指蚩尤之旗也占驗在魏正元元年

又曰晉書五行志是六月占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

也其後亮廢

二年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

潘眉曰離里當為離墨古仙人名也離墨山一名團山 張

壽昌曰明統志團山本名離墨山有九峯相連亦名陞山沈

敕荆溪外紀云孫亮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慎蒙名山紀

勝云離墨山石無故自立並作離墨 宋書五行志引京房

易傳云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

姓干寶以為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

之祥也

使衛尉馬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種為廣陵太守

孫峻傳云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惟

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 趙一清曰廣陵城在揚州府

城東北秦置縣漢因之吳王濞都此劉昭曰濞築廣陵周十

四里半後江都國及廣陵國皆治焉後漢為廣陵郡治三國

魏移郡治淮陰而以故城為邊邑後入於吳晉滅吳廣陵郡

仍治淮陰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屬縣廣陵合前漢屬泗水
後漢屬廣陵三國時廢太康二年又立屬廣陵然則吳時始
終不得居其城邑吳穰爲太守亦虛有其號耳

謂略爲東海太守

趙一清曰孫皓傳是南海太守且東海郡屬徐州吳時亦不
得有其地此東海是南海之誤

太平元年春注吳麻曰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廟

何焯曰吳麻本作爲鍾立廟孫堅父名鍾見宋書志然北宋
諸本皆作權字

召還據等聞緜代峻大怒

趙一清曰聞字上落一據字蓋不伏者惟一呂據故緜遣告

欽吉二人取之而據獨受其敗也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晉書五行志云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

雪者陰見開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

此與春秋魯隱同

注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

殿本考證云慧監本作惠今從毛本作慧然古人慧惠本通

用案此注傳聞異辭而裴松之必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

皆濕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則未見其必然也

韶州郡伐宮材

殿本考證云毛本宮材作官材

與太常全尙將軍劉丞謀誅緜

孫緜傳作劉丞丞古字通用

孫休年十三從中書郎射越郎中盛冲受學

錢大昭曰孫奮傳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慧字孝義影

人疑卽此射慈也射謝古字通用

有老公于休叩頭曰

殿本考證云宋本于休作于休

緜以兵于人迎於半野

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二云土山在昇州上元縣南三十里山無

巖石有林木臺觀嬉游之所卽半野也

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

錢大昭曰大帝時未見有御史大夫之職孫休蓋特置以寵

吳孫恩耳至五年又以廷尉丁徽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

大夫

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鈎斬祛在君爲君

遣衡還郡勿令自疑注妻習氏每諫衡

王應麟曰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風度吳之賢君也太

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引襄陽耆舊記稱羊衡勸衡登仕以

女配之則衡妻乃羊氏也習氏豈再娶耶

又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

趙一清曰汎字水經注作汎是也顧祖禹曰常德府龍陽
縣後漢爲漢壽縣地吳析置屬武陵郡汎洲在縣西五十里

長二十里吳李衡種橘其上因名漆洲亦謂之柑洲

謙永安侯

宋書州郡志云吳興郡武康縣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

大康元年更名 元和郡縣志云吳大帝分烏程餘不鄉置

永安縣 一統志云永安故城在今湖州府武康縣西

三年議作浦里塘

趙一清曰通鑑胡注云據范書方技傳浦里塘在丹陽郡縣

陵絲界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

殿本考證云南郡當作南部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湧溢

晉書五行志云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

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

九月布山言曰龍見

漢書地理志鬱林郡布山 顧祖禹曰布山廢縣在潯州府

西五十里

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宋書州郡志宣城太守領安吳令吳立 顧祖禹曰安吳城

在宣城府涇縣西藍山南吳建衛中置縣屬宣城又旌德縣

西北有安吳廢縣俗謂之沙城 漢書五行志云至陰為陽

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 宋書五行志云千寶曰此與漢

宣帝同事烏程侯暗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注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潯澳之潯字訛音如迄今之迄

靈字見廣韻二十七剛荷字見廣韻九迄注云吳王孫休長

字是也明監本毛本荷皆作苗誤今 殿本已改正 錢

何曰小名錄荷字作蘭案蘭字字書所無廣韻亦不別收蘭

字恐不足為典要也

又次子名靈靈音如兕觥之觥字再異音如礪首之礪

靈字見廣韻十二庚異字見廣韻一先

又次子名距距音如草莽之莽字显音如舉物之舉

距字見廣韻二十七蕩注云吳王孫休子名显字亦見廣韻

而不云吳王孫休子字惟司馬光類篇有显字云荷許切吳

王孫休子字 明監本距作拒誤今 殿本已改正

又次子名寇寇音如寇亥下窺大之窺字莢莢如有所擁持之

擁

寇字見廣韻六豪莢字見集韻云委勇切吳王孫休子字

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 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

殿本考證云宋本治民作正民民則作民聽然作休

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

世說規箴篇云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

止諫曰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取介過人朕所

以好之注引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

譏耳

使察職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注臣松之案察職吳官號今揚郡

魏察戰卷

王鳴盛曰沈約宋書作禁戰或遂疑為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遣察戰齋毒約賜奮死未必察戰一人至皓時又受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 潘眉曰是年所使察戰其人為鄧荀也見晉書陶瑛傳調孔雀三千頭荀在交趾為督興所殺 汪繼龍曰吳之察戰中使也觀孫奮傳注及晉書五行志所載當是以奄宦為之

六年五月交陞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請

晉書陶瑛傳亦作請而華陽國志作孫請

分武陵為天門郡

水經澧水注云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高峯孤棟素壁千尋望之若亭有似香爐其山洞開元朔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帶孫休以為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 宋書州郡志云天門太守孫休分武陵立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

冬十月癸未建業石頭小賊火燒西南百八十丈

晉書五行志云是時數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造察戰等為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陞反亂是其咎也

呂興既殺孫請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晉書陶瑛傳云晉文帝即拜呂興為安南將軍交陞太守

白燕兒于慈胡

案慈胡當作慈湖元和郡縣志云慈湖在宣州當塗縣北六

十五里

注 依腹疾口不能言

明監本口作日誤今 殿本已改正

孫請時年二十三

潘眉曰二十三當為二十五考是年魏咸熙元年甲申至晉

太康元年庚子凡十七年皓以是歲死于洛陽年四十二則

此作二十五方合

元興元年十月封休太子璿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

次子陳王

錢大昭曰班史於諸王書立書樂紀其年月日且作表以經緯之最為盡善後之作史者所當法也吳志內諸王惟赤岸五年書立子璿為魯王太元二年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子奮為齊王休為瑯邪王皆書名自是而後或地而不名或名地俱缺此備太子以下三八即冀並廢也並不書名外如建

衡元年立子璿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鳳鳳二年改封淮陽

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雷章陵等九王天紀二年立成紀豈

威等十一王四年立中山代等十一王皆是也而于蜀漢則

章武元年以子承為魯王理為梁王建興八年徙魯王永為

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延熙元年立子璿為安定王十五

年立子璿為西河王十九年立子璿為新平王景耀二年立

子諶為北地王抽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皆備書之而西河王琮并書其卒何詳略之不均也若云抑吳而不書則霸奄等又何以書若云闕疑而不書則承祚作志時又未至文獻無徵也

孫休葬定陵

朱彝尊曰吳志不言定陵所在順治中海寧邵灣山居民穴地得隧道行數百步道窮有碑乃孫休陵也冶鋤為門門有獸鎖兩後狻猊門左右堅不可入未發而為怨家所首亟以土掩之此地志所不載也

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注吳麻曰收本名密避于密改名牧丁

密避牧改名為固

案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亦云丁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二人何以如此互避或滕牧之名因封高密而

改丁固乃避滕而改耳

遺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細孫或銜命看書

晉書文帝紀徐紹作徐勣孫楚傳又作符劭孫郁郁即或字

注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臨書

潘倉曰孫楚傳載文王與臨書與此不同又云勣等至吳不敢為通然則文王合楚所作之書至吳未通其所通者又是一篇此漢晉春秋所載者是也此書不知何人所作

今遺光祿大夫紀陟注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

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孫休時作景皇時 案是時陟之父安得稱名完此可疑者也 隋書經籍志有吳中書令紀陟集三卷陟疑即陟也

又宏璵曲阿人宏吞之孫權外甥也

宏吞兒諸葛瑾傳孫權姊婿也璵若是權外甥則當是吞之子矣

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

顧祖禹曰鍾山在應天府城東北朝陽門外一名蔣山吳大帝祖諱鍾因改曰蔣以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有功葬此

因名晉咸和三年蘇峻反於歷陽自橫江濟從南道出蔣陵

胡氏曰蔣山之陵阜也

注儼弱冠知名歷顯位又蒙其榮耀

隋書經籍志張儼集一卷梁二卷又撰嘿記三卷 何校太平御覽歷上有早字蒙上有臣字據作儼

又向書何顧

魏書胡昭傳注引文士傳云何顧字元幹則當从木作植

弋陽可襲而取

宋書州郡志云弋陽太守本縣名屬汝南魏文帝分立

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 注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

宋書州郡志云吳興太守領縣有武康令吳分烏程餘杭立

永安縣太康元年更名

履謙謙自敘

潘眉曰吳縣言丁固復謀酷酷之子母皆死與此異
建衡二年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

晉書五行志云時略制令譴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
眾後宮萬餘女講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
有火災

諸將破扶巖

時梁奇爲扶巖賊帥見晉書陶璜傳

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注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

避皓字易馬除爲鹽池司馬又宗入竹林袁敷而符爲之出

錢大昭曰古者避名不避字皓字元宗似可無避然吳錄載

休詔云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則孫吳

時似有避字之說矣秦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三引孟宗別

傳云宗事母至孝母亦能測之以禮宗初爲雷池監奉魚于

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糧穀乃表陳曰臣

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與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

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又卷二百六十二引宗別傳云宗爲

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生子以孟爲名又卷

二百二十九引宗別傳云宗爲光祿勳大舍宗先少飲酒後

有強之飲者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

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器聞食麥飯意答曰臣家足有米麥

飯直思臣所安是以食之趙一清曰鹽一本作監是也孟

宗時爲雷池監司馬又曰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五孟宗

宅在舒州望江縣北一里卽哭竹生筍之處也

鳳皇元年右丞相萬或破還曼死

潘眉曰本傳寶鼎元年以陸抗爲左丞相常侍萬或爲右丞

相建衡元年陸凱卒鳳皇元年右丞相曼死自鳳皇二年至

天紀二年不書何人爲丞相天紀三年乃書軍師張悌爲丞

相考吳諱因山碑有丞相沈時在天璽元年然則鳳皇後天

紀前有名沈者爲丞相史闕不書碑又不詳其姓不可考矣

又梁真詒注許長史世譜云吳丞相許晏字孝然長史四世

族祖也考許晏事吳官至執金吾未爲丞相嘉禾二年使遠

東爲公孫淵所斬時則顯雍方爲丞相也

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案四望山名元和郡縣志四望山在上元縣西北八里

二年合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

通鑑考異云孫奮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訛言選

誅奮及五子奮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容至鳳凰三年會稽方

有此言三十國晉春秋自賒納張布女至殺奮皆在天冊元

年注

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注江表傳曰歷陽縣有

石山又使以太牢祭歷山

輿地紀勝云歷陽山在和州西北四十里卽孫皓所祭之石

印山案沈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歷陽是吳魏時爲戰爭

之地其縣已廢亦不爲吳所有且亦不得屬鄱陽沈欽韓

曰歷陵今九江府德安縣注中陽字蓋陵字之誤石山下
當脫印字又以太牢祭歷山當是歷下脫陵字

又所有七穿駢羅又吳當爲九州作都浩乎

殿本考證云宋本七穿作土穿無爲字

乃遠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

趙一清曰此卽孫亮傳之離里山大石也太平寰宇記卷九
十二國山在常州宜興縣西南五十里輿地志云本名離里
山山有九峯相連亦名九斗山亦名升山吳五鳳二年其山
墜大石自立高九尺三寸六十三圍三寸歸命侯又封禪爲
中岳改名國山改元以叶石文石今見存 案禪國山碑文

不載于史至歐陽集古錄始著之然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陽
羨封禪碑云神魚吐書白鯉騰胎昔二靈祭神靈彌被原野

者二梁書許懋傳亦論及國山封禪事是唐以前碑甚顯也

陽羨爲今宜興國山在其西南五十里錢大昕謂史能之毗

陵志云碑有大司空朝而無處名考處傳處仕吳止東觀合

無難督無兼太常之事當以碑爲正王氏謂少時常至碑

所密其方位東面剝裂模糊今石本前半缺蝕而書殘漫鈔

載丞相沈下有兼太常處奉迎之文則處名自見前幅後不

再習者或緣事中誤不得于此致疑也 王鳴盛曰吳禪國

山碑見趙氏金石錄其文久漫滅趙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

吳指金石存云此碑篆書其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

皆不可辨識惟趙彥衛雲龍漫鈔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

歷言諸祥瑞後云旂蒙協洽之歲月次陞嘗之舍曰惟重光
大淵獻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

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寔彰明命于是丞相

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故屯騎

校尉傅尚書令忠尙書督直晃昌國史學等僉以爲眾瑞畢

至宜行禪禮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云云考旂蒙協

洽爲乙未陳嘗之舍爲亥月據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冊元年

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故于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涒灘是丙

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明年改元天紀

也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處傳言處仕

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未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

常蓋其所兼之虛銜耳 潘眉曰碑稱大司空董朝考建衡

三年司空孟仁卒朝當以是年爲司空鳳凰二年司徒丁固

卒朝當以司空兼司徒故碑稱大司空而史稱兼司徒也

似表立彈曲二十人又收繫固圍 殿本已改正

明監本表立作表正收繫作收累並誤今 殿本已改正

又取小妻三十餘人 殿本考證云宋本三作二

有鬼目某生工人黃翁家依綠蛋樹長丈餘又有黃采生工人

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

晉書宋書五行志黃考作黃狗引干寶說曰黃狗者吳以上

連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黃與狗

錢大昕曰組如二字變解後神記云三公歸于司馬帝意較

明日

又時意張大乃使尙廣並并天下遇同人之願

李光地曰乾爲天君離者南面皆尊象也艮山岳公侯之兆

于易亦占建侯此明君降爲臣位矣同人者主天下大同

也考養也亦爲晉并吞而得寄食偷生之意箴之告詒亦

顯矣

五年時死於洛陽注時年四十二

案裴注引吳錄曰帝以四年十二月死此五年字當衍潘

眉曰天紀四年吳已亡時即死于是年安得更有五年惟蕭

常續漢書考異引世紀時以赤烏五年壬戌生太康四年癸

卯死四十二歲如是則于登位年之二十三亦合蓋吳錄之

所謂四年者晉太康年也李清植曰蜀志於安樂公書曰

公太始七年終于洛陽而時則書名書死亦史法也

晉錄禹躬稼至聖之德

殿本考證云稼字衍

則天人盛之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人字

又皇綱絕奈于是羣雄蜂駭又崛起之師跨邑又鶴韻之族

霧英輝兵以養合

晉書陸機傳云作頌晉書及文選辨亡論終並作錄晉

巨組作森下望張句同族晉書及文選辨亡論終並作錄

又未有若此其善者也又備法修師而成德命赫

文選有作見若作如而作則晉書飾作飾

而張昭爲之雄而江東益多士矣

晉書昭作公是也蓋當時避晉諱後人復改爲昭下同其下

篇高張公之德則改之未盡者耳晉書及文選江東上並

無而字

又旋皇輿于夷庚

趙一清曰文選注引繁欒辨惑曰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巨

海爲夷庚夷庚者載車之所困學記聞云左傳成十八年被

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過也二字出于此

又反帝座于紫園又以奇蹤襲于蓮軌敬心發乎合圖而加

之以驚罔

晉書座作坐文選于紫園作乎紫園晉書作奇蹤襲過

敬心因令固作敬文選發乎作因於

旌命交于塗巷又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輳

文選于作乎晉書希作論轉作旌

又周瑜陸公又出作股肱

文選注陸公謂陸遜機之祖故不言名晉書作作爲

又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

晉書脫張溫二字諷議作風義

又謀無遺算

晉書贊作計文選作籌

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

余蕭客曰元和郡縣志鄧塞故城在襄州臨漳縣東南二十二里南臨宛水阻一小山號曰鄧塞昔魏嘗于此裝治舟艦以伐吳陸士衡表稱下江漢之卒浮鄧塞之舟謂此也

又 銳騎千旅 又 謀臣盈室

晉書騎作師 文選謀作諷

又 而我陸公亦捷之西陵 又 喪氣摧鋒 又 而吳藐然

文選無而字摧作挫輓作斃

又 西屠厲益之郊 又 虎臣殺卒

晉書屠作界恐誤西屠與北裂爲偶句也虎臣作武臣則楚

唐諱矣

又 明珠緯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 又 齊民免于戈 又 惠

文選輝作耀魂作貴 晉書齊民作黎庶則避唐諱耳

又 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文選無鍾字注云丁奉字承淵少以驍勇爲小將亮卽位爲

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圖之使奉與黎斐解

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

人但字不同 潘眉曰此卽丁奉傳之黎斐也孫繼傳亦云

丁奉黎斐史記秦後有終黎氏世本作終離氏黎離古字通

陳浩曰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收字之誤

鍾離收爲武陵太守以少眾討平五豎蠻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收爲得也

又 賀劭之屬

文選劭作劭諱本書有賀劭傳 又 股肱猶員 又 黔首有瓦解之志

文選員作存志作患晉書亦作患

又 卒散于陳民奔于邑

文選六臣本無此二句 晉書民作眾避唐諱也

又 非有工輪雲梯之械

何焯陳景雲校文選將工改公胡果泉師曰晉書亦作工疑

士衡謂之工輪未當輕改也

又 險阻之利

文選六臣本險阻作阻險

又 而有交廣 又 其民怨矣

文選有作奄六臣本作掩 晉書作掩有無矣字

又 劉翕因險佈智 又 其俗陋矣

文選翕作公險下有以字 晉書無矣字

又 吳桓王基之以武 又 懿度深遠矣 又 其求賢如不及

文選吳上有夫字深作弘 晉書不作弗

又 以豐功臣之賞 又 以納漢士之傅

文選六臣本及晉書並無兩以字

又 高張公之德

孫志祖曰上篇兩稱張昭此竟與其祖違父抗一何者吳志注江表傳曰孫權於召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士瓚

之稱或即因此。案上篇兩昭字晉書皆作公此仍是避晉諱後人追改未盡者耳。

又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是以忠臣鏡盡其諫。

文選肅作子非也。此與前篇魯肅呂蒙之傳及本篇魯肅一

面而自託句一例。晉書惡作怨誤。文選謀作謨。

又百度之缺粗修。又雖醜化鑄網。又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又晉書百上有故字。文選六臣本修作精網作網。以作卮

其財豐其器利。又未見有弘于茲者矣。

又文選作其器利其財豐見作巨。晉書見亦作巨矣作也。

又借使中材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又晉書無中材善人四字有作以。

又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又何則其郊境之接。

又晉書國下有也字蜀滅上有夫字。文選滅下無則字吳亡

作亡吳。晉書無何則二字。

又陸公以四瀆。又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又文選無陸字保作寶重資作資重。

又北據東坑。又分命銳師三千。又言守險之由人也。

又文選三作五由作在。趙一清曰東坑顧承陳武傳俱作章

坑李善曰東坑在武陵步關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

城在東坑上而當關城之北其跡並存。

又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又文選或曰作玄曰是也此太玄經之文上引易曰下引玄曰

正一例也晉書亦誤。

又先政之業易循也。

又文選政作政業作策是也。晉書循作修。

又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又恭已以安百姓。又危與下同志。

又文選故上有是字恭作讓同作共。

三國志蜀書卷二十七

長樂梁章鉅撰

劉 東萊平人也

沈欽韓曰登州府志牟平城在府城東南九十里漢縣北齊

天保元年移縣於黃縣東南馬嶺山此城遂廢 洪亮吉曰

長廣郡魏分東萊北海置領縣六有牟平

注 經祖父本又詭字祖榮

按後漢書劉寵傳本作丕蓋本丕字形相近亦不能斷其孰

是也祖榮作榮祖

又 山陰縣氏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

趙一清曰氏當作民中字疑衍劉寵傳云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

劉寵傳字公山歷位侍中交州刺史

東平岱擊之義死

除下邑長

按元和郡縣志云後漢無下邑縣魏復立今攷續漢書郡國

志梁國治下邑則云魏後立者誤矣

貧穢不循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循作循

振武將軍眾萬餘人

劉寵傳振武作振威 殿本考證云宋本萬餘人作數萬人

遼沈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云劉縣城在南昌 東北三十八里

孫策略地於曲阿攻劉繇敗奔豫章築城自保今人號爲劉

縣城

注 不顧命名義者也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無命字

繇尋病卒

水經河水注云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舊去

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劉繇墓淪於江

筆融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

城運漕運放縱拒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

陳景雲曰上只云廣陵彭城而下言三郡殊不相應後漢書

廣陵下有下邳二字疑此脫

因酒酣殺豎

一本作阻誅殺豎誤今 殿本已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

一本作路往江夏誤今 殿本已改正

靈基大農

按大字下當脫司字度細張溫傳並作大司農

大史 君欲通章邪 章通得無誤邪

沈欽韓曰蔡邕獨斷凡章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

需頭稱稱首上書謂也陳事謂也通者也凡章字 殿封其

言密事得早盡盛又曰擇名古文書檢曰若後漢書不得開也
署于也題所予者官號也

策卽解縛提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律時得我云何

枕世驛曰獻帝春秋云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
役若爲卿先知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兜牟帶不斷未可量

也沈欽韓曰元和郡縣志古神亭在潤州延陵縣西北二
十五里元豐九域志元豐五年省延陵縣爲鎮延陵鎮在丹
陽縣南三十五里

注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
爲謬談

枕世駁曰卮林云慈若於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還云靈
識神亭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
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於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
策兜鞬而勇里時策致慈繯縛裝蓋未知深核也

又
龍欲騰翥先階尺水者也

按水當作木此誤酉陽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
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

注
但其後不達臣節

殿本考證云宋本達作遵

治海昏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云太史城在洪州奉新縣西四十里
後漢末入吳慈劍置周回三里西南有城角山東南有盤山

北枕江水其地險固其址尚存
以手持樓棼

潘眉曰許慎解棼屋棟也徐鑿讀若曾參之參

子亭巨至越騎校尉

明監本亭作寧誤今殿本已改正

注
其先本魯國汶陽人

元和郡縣志云故汶陽城在兗州冀州縣東北五十里按
卽今兗州府寧陽縣

注
會卓入關

殿本考證云闕疑作關

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

錢大昕曰許綜傳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分作長吏侵
虐百姓強賦於民百姓怨叛山賊竄出攻州突都符走入海

流離喪亡不云爲賊所殺

類弟武領海南太守

殿本考證云宋本海南作南海是也潘眉曰交州無海南

郡或是日南耳案漢書地理志南海郡秦置秦敗尉佗王
此地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

耽玩春秋爲之注解

隋書經籍志有士燮春秋注十二卷又梁有士燮集五卷

注
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鴈搖箱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八云杏山在漳州南六十里吳時

劉和董孝居此山爲人治病惟令種杏五株數年杏至萬株
李龍官曰搖稍二字不可解稍疑作捐廣韻搖捐動也蓋
謂捧其頭搖動之也

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

疾康曰晉書地理志建安八年張津爲交阯刺史土變爲交

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藝文類聚卷六引苗

恭文廣記曰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爲交阯太守土變表言伏

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阯刺史何天恩不乎乎若

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拜津

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

伯齊同自津始也案二書所載事同而一以爲建安八年此

亦以爲一以爲二年攷孫討逆傳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建安

六年張津已爲交州牧則云八年者非也又此傳上文稱交

州刺史朱符此是史臣追稱符爲刺史時實未名州也楊雄

州從此乃文人之詞非當時實錄

而荆州敕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

錢大昭曰賴恭爲先主鎮遠將軍官至太常

表又遣吳巨代之

錢大昭曰詳綜步騰傳亦作吳巨惟蜀先主傳注引江表傳

作吳巨恐誤

率郡人民使遙東附

明監本遺作播誤今 殿本已改正

封龍編侯

顧祖禹曰龍編城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阻字

吳夫孫破廢吳夫人

案魏志於三少帝後卽繼以后妃傳蜀志亦於後主後卽列

二主妃子而吳志於三嗣主後獨爲劉繇太史慈士燮三傳

然後敘述妃嬪宗室不知於例若何也

本吳人徒錢塘早失父母與弟景居

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一云姑蘇山西北十二里胥口東岸有

漢奉車都尉衡州刺史吳輝墓煇丹陽太守吳景父也

生四男一女

錢大昭曰諸葛瑾傳孫權姊婿曲阿宏咨見而異之疑卽一

女之夫也

策功曹魏騰以注意見謹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魏騰作魏勝 盧明楷曰吳範傳作

魏勝注引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勝音

同勝則騰字之譌耳

建安七年臨薨注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

案此書七年者當因下文八年景卒官之文而誤

謝夫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又弟承撰後漢書百餘卷
隋書經籍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又集四卷

困學紀聞云謝承父嬰爲尚書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
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闕惟臺郎升被道取急
因得閱覽 趙一清曰闕百詩云陽曲傅山謂永樂開揚州
會有謝承後漢書刊本案傳徵君非妄言者會與莆田鄭王
臣晤於京師渠云闕中舊家有此書被覓來以爲他日訪
求之迹也

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

何焯曰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
之此權晚年所以繼嗣不定也

無夫入傳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
殿本考證云宋本還矣作還吳

平魏將軍

按此所謂雜號將軍惟吳置之徐祚及朱績鍾離牧三人
步夫人傳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馬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
魯有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案以金枝玉葉之貴而同時再醮恬不爲怪當時之風尙可
知矣 抱朴子讖惑篇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
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也

吳麻曰纂先尙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

何焯曰繼室之名於時已謬故委巷之善君子所慎

惟亦烏元年閏月戊子

魏晉曰是在魏閏十一月吳閏十月魏用景初麻吳自用夏

正案其時蜀與吳同實魏景初二年也

今使持節丞相魏陵亭侯

錢大昭曰顧雍傳雍初封陽遂鄉侯進封醴陵侯子裕襲醴
陵侯蓋由鄉侯進封縣侯也亭字衍

葬於蔣陵

六朝事迹云今蔣子文廟相對向西有曰孫陵岡是爲蔣陵
赤烏元年追拜夫人步氏爲皇后後合葬蔣陵今蔣廟西南

孫陵岡上有步夫人墩墩之側有夫人冢乃其地也

全夫人傳尙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

殿本考證云宋本道作追 按道一本又作追

何植宣城侯

錢大昕曰宣城當作宣城

子逸嗣爲武陵監軍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云武林城在池州貴池縣東北二十
五里孫休爲琅邪王鎮武林城其後何遜爲武陵城都督卽

此城林陵音同通用 趙一清曰遜爲監軍樂史云都督非

也

欲還誅都都叔父信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欲還誅陵誅都信作植

孫傳 四維然火詭則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羅以然火

夜投查清道驚高遷屯

顧祖禹曰查讀在蕭山縣西南九里水經注浙江東逕查塘謂之查塘高龜屯在縣東北五十里亦曰高龜亭又名柯亭璠字仲異

錢大昭曰以下文孫皎孫異例之璠上當有孫字

璠五子彌熙耀曼紘又皎子谷彌儀

按皎傳子允爲丹陽侯辛弟暉嗣弟谷彌儀皆將軍錢大昭曰皎與璠皆孫靜子璠子旣名彌皎子必不同名且下文但曰谷儀不及彌疑彌字衍文

與周璠共討麻保二屯破之

水經江水注云白沙口一名沙屯卽麻屯口也木名巖獸口

江浦矣南直蒲圻州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 顧祖禹曰

麻屯口在武昌嘉魚縣陸口東保屯地蓋相近

委廬江劉靖以得失

趙一清曰劉靖之名一見孫堅傳爲董卓司馬一見魏志劉馥之子也與此爲三

降高城

顧祖禹曰高城故城在荊州府松滋縣東漢所置縣屬南郡

後漢廢入房陵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錢大昕曰壹以孫亮太平二年奔魏卽魏甘露二年也距文

帝黃初二年已二十六年矣此云黃初必誤魏志高貴鄉公

紀甘露四年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蓋壹入魏三

年而死耳黃初二字當是衍文何焯以黃初爲首尾二字傳注因而獲免

明監本按作後諒今 殿本已改正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

殿本考證云九歲無領郡理疑年下脫十字

重安長

後漢書郡國志云零陵郡重安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

論者多有爲言

明監本作多爲有言誤今 殿本已改正

孫輔遣使與曹公相聞注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

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

陳景雲曰輔之得罪史不著其年以阮瑀代曹公與權書致

之蓋在赤壁之役後也是時江東乘蹙勝之勢霸業已安輔

不當復有懼心其遣使曹公殆自有他志非慮權之不克保

國也權雖領會稽太守然自以將軍屯吳不過使丞之郡行

文書而已矣之吳志終權之世未嘗一至會稽況東冶僻在

海隅何暇遠涉其地此魚豢所紀殆不可信

孫輔傳注典略曰胡名儼

趙一清曰於文當云一名儼

注故別於後孫皓傳云

趙一清曰皓乃韶之謬

子松黃說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

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潘蔚曰書中言子喬良器子喬卽孫松之字松字子喬猶喬字伯松字義相應也伯松喬者亮養子諸葛瑾之子繼亮後者也自吳來爲亮述子喬松事甚詳故因其沒而悼之如此又曰孫輔傳子松一段最不可解子喬乃瑾子出繼亮爲後者所謂依依於子弟及其亮器物果何謂也豈松託喬附致器物於亮耶然文義究不明晰案松乃孫翊子在翊傳不在輔傳因二傳相連遂以爲孫輔傳誤也子喬者松也喬者亮之養子也合兩子喬爲一誤二也養子喬三字成文當於養子二字略逗若蔽子喬二字爲名則亮養二字作何解誤三也使書中子喬卽是亮養子則亮自與兄書言其子之爲人與孫翊何涉乃不載於亮瑾二人傳而載於此耶况傳明言悼松如此顯以子喬爲松而以爲文義不明晰竊所未解松以黃龍三年卒亮養子喬已沒九年錢大昭曰子喬疑是松之字也亮兄瑾子喬自吳至蜀故咨述松事而亮傷之也亮以喬爲己適子當云兄子不得謂之養子

孫匡匡爲定武中郎將遺範令又禁固終身

何校遺改遺固改編

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

殿本攷證云宋本握兵作捉兵毛本作提兵

孫翊後爲將軍屯京城

顧祖禹曰鎮江府後漢屬吳郡三國吳曰京口鎮建安十三年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京城十六年遷建業復於此置京會爲重鎮京城今府治春秋之朱方也

卽拜丞烈校尉又後爲廣陸太守

丞當作承陸當作陵

自權西征還都武昌

潘蔚曰陳仁錫本以征字絕句今案還字當屬上西征爲句吳主初屯兵吳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十七年改秣陵爲建業黃武二年都鄂改鄂爲武昌武昌至是始都不得云還都武昌也吳主傳黃龍元年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似當云還都而云還都者以前此徙治建業猶未卽尊未得都名故不曰還都孫皓甘露元年徙都武昌寶鼎元年還都建業則書還都矣

孫桓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

沈欽韓曰水經注江水篇孫桓奮不顧命斬上夔道是兜靡

作夔也又曰上當是土謂削土填道耳

注慎子丞字顯世

晉書丞作丞下同

注皆當如今宗室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一引作皆當令如宗室

張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韓非子難篇云齊桓公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

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注吳麻曰策謂昭曰

若仲謀不任事君便自取之

案此與昭烈付託後主之言前後如出一轍然阿斗皆維先

主自不失知人之明而仲謀英勇蓋世乃兄亦作此語將誰

欺乎可見當日君臣都以權術相尙恐孔明子布亦早應竊

笑矣

拜昭爲綏遠將軍

潘眉曰陸績述之稱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攷雜就有綏遠

無安遠魏于禁曾爲安遠將軍或是三國時有此號今當以

綏字爲正 案建安中士愛士徵魏唐谷蜀鄧方王嗣皆曾

爲安遠將軍不止于禁一人不得謂雜就有綏遠無安遠也

注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趙一清曰孫紹卽孫長緒本作劾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水經江水注云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嘗飲其上

爲其作樂耳公何爲怒乎

錢天昭曰江表傳權與屬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公本傳屢

見之又諸葛恪傳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詞屈乃當飲之耳亦

稱爲公

領丞相事類

殿本考證云通鑑領作願

注江表傳曰昭忠奮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

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

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楊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遊漢

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

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又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

且正乎

厲鴛曰孫氏初起江東有會稽丹陽豫章吳郡之地桓王不

幸死於賁客昭受遺輔政奉孝康於戎馬間犯顏強諫有大

臣風而位亞三司不登丞相權真多忌哉將母烏林之戰昭

勸迎操委贖策名之義安在權之秉衡炳如也夫昭習春秋

覽羣書寧不如瑜之知操爲漢賊也特憐於稚琮以荆土降

曹兵號八十萬將有水陸席卷之勢不勝欲保妻子遂舉討

逆破虜之遺烈一旦思灰滅之壽雖不書江表傳言之詳矣

然壽雖良史魯肅吳之郤禹謀定鼎足與武侯埒乃討祖觀

表斥爲少年處疏者昭也厥後勸迎操者眾非昭誰倡耶表

松之以此段爲忠且正則其可追邪使昭之言得行吳之君

臣將稽顙許下求守舊國之不得昭烈安能據上游帝全蜀

邪是操之迎不迎吳蜀興亡共之矣天祐孫劉以敵曹故生

肅瑜並時耳軍旅之事將軍後酒食之事將軍先恪之嘲昭

有愧焉迨公孫淵在遼東懼魏稱藩昭策兩使之不返有如

蒼察彼利害不切於身己所見誠遠且大以瓦注者巧以金

注者昏人臣之懷二心未有如昭者也壽猶以爲忠壽方直

勳不爲己夫以方盛之吳而欲折入於魏彼譚皇將笑之矣
陔因譚孝經仲尼居昭曰嚴駁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
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

此引古文孝經乃真古文也今孝經正義引古文孝經作仲
尼閒居乃僞古文也三國時僞書未出故峻所引無閒字與

說文所引合 說文作尻古今字異耳 南史王儉傳云齊
高帝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

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蓋襲張昭之事也

造作或成大攻事

殿本考證云下攻字疑衍

至平州都督

陳景雲曰吳無平州當是半州之誤吳主子建昌侯慮嘗鎮

半州又大將甘寧潛璋亦嘗屯此乃中流重地故特置都督

知西陵濡須之比也 紀文達師曰平州晉書作半洲見廣

澤諸表二傳元和郡縣志晉太康十年分豫章郡陽廬江等

郡之地置江州惠帝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

自東晉元帝至蕭齊或理半洲隋改潯陽爲浚城縣武德五

年復改爲潯陽縣半洲故城在縣西九十里吳孫慮出鎮於

此萊城云云據吉甫所志合之褚裒除江州刺史鎮半洲卽

吳志之半州無疑 按趙一清言平州在遠東此是遠領恐

未攷也

出爲長沙西部都尉

趙一清曰兩漢無長沙西部都尉疑是吳立孫亮太平二年
分爲衡陽郡

枚彭城蔡款 款字文德

錢大昭曰周昭論作蔡文至與吳錄異 盧明楷曰卽名來

義作文至於款更協

顧維 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注故雍與伯

喈同名由此也

潘眉曰雍邕古字通用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由此二字

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

林暢園師曰漢九卿謂之九寺時雍累遷大理奉常職在九

卿故曰還寺

典校諸官府

殿本考證云毛本官作宮

遂造作權酤障管之利

案禮王制鄭注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

賦稅之而已蕭常續後漢書謂王莽設六管之利酤酒賣鹽

鐵器鑄錢名山大澤也此卽權酤障管之利

是以潘潛欲回手劍之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次子裕有篤疾 雍母弟微子裕字季則

潘眉曰雍次子名裕母弟微之子亦名裕必有一誤或疑注

中子裕卽雍次子是一人然既云有篤疾不能襲爵而又云

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當是兩人也

邵字孝則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孝則作孝時

生於庶民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

殿本考證云毛本吾粲作吳粲 何焯曰古書吾仁壽王多

作虞丘而虞仲亦作吳仲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事對

吳起據此期吾與吳同

東雲陽太守

錢大昕曰雲陽卽漢吳郡之曲阿嘉禾三年更名其置郡當

在嘉禾後也晉志敘吳所置郡不及雲陽蓋不久卽省

譚字子猷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引顧譚別傳云譚字子猷嘗爲

誼之爲人身長七尺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珪璋嚴重未

嘗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注 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厭

殿本考證云宋本等作以

陷沒五營將秦兒軍

錢大昕曰兒當作兒 潘眉曰秦兒吳主傳赤烏四年

著新言一十篇

隋書經籍志儒家類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

還屯軍章阮

殿本考證云章阮宋本作章阮 沈欽韓曰陳武傳亦作章

阮案呂覽九塞高誘注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章阮當卽荆

阮蓋章山也方輿紀要內方山在荊門州東百八十里

諸葛瑒邪陽都人也 注 其先葛氏本瑒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

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

何焯曰廣韻注引作時人謂徙居吾爲諸葛

又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孫諸

縣侯因并氏焉

何焯曰孝文帝時侯者十人無姓葛者高祖僅封樂毅後于

一鄉嬰何功德而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之誤也

權曾有以望之

漢書汲黯傳云黯褊心不能無少望音義望怨也

顏氏之德使人加親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注 紆曹公移都之計

各本紆俱作行誤今 殿本已改正 李龍官曰作紆爲是

當日云長威震夏操恐懼欲遷都以避之今荆州爲權所

破遷都之計可以緩也

有以保分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作有以保全

開皆選用忠良究則司市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

趙一清曰晉書楊駿傳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輔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則知曹叡嗣統之初曲媚人情宜其見輕於敵國也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

殿本及證云比疑作丕

以操筆其頭

沈欽韓曰一切經音義筆猶歷也

注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

世說品藻為云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註融部出使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何焯曰此十二字疑當屬下文秋冬句上亦陳氏正文也

步騭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錢大昭曰史家敘事例得稱名此志中如司馬德操微宋仲子忠劉伯安成許文休靖任定祖安秦子勳定之類不可枚舉此又稱其官更非史例臧洪傳劉兖州公山岱孔豫州公緒伯則又官字並舉尤為變格也

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

糜康曰藝文類聚四引鄧德明南康記云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善解飛騰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營元會至晚不及朝列化為白鶴至關前徊翔欲下威儀以驚擲之得一雙履助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為廣

州刺史意甚惡之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案本傳稱為交州南康記作廣州者據其後名之蓋步騭為交州在建安十六年其時交州治番禺後因呂岱之請分交州置廣州交州治龍編廣州治番禺然則步騭時之交州即後來之廣州也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

水經浪水注云王氏交廣春秋曰建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擁眾五千騭有疑於巨先使諭巨巨迎之於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土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詣巨巨往告景勿語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於廳事前中庭俱斬首以徇眾又曰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舍兵二萬下取南海

權遂命騭上益陽

明監本遂作逆誤今殿本已改正

猶或緇焉未之能詳

錢大昭曰緇猶混也言混混焉未能詳沈欽韓曰廣韻緇遠也韋昭楚語注緇猶逸也

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

陳景雲曰隲所錄上諸臣皆當時有聲績於荊州者程普之

卒在吳主執事強前不應亦列其中恐傳錄誤也時呂岱在
荊州其名跡亦葛陸之僞隱衛遺之爲不可曉或從善乃呂
岱之謬如魏志夏侯惇傳中以雲長爲呂布也

注 權擢以爲選舉誠爲得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以爲下多選曹尙書四字

注 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

沈欽韓曰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桓公之弱也內事屬繩叔外

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謂子市論衡書虛篇桓公

負婦人而朝諸侯說苑鮑叔言桓之婦姊不離懷衽此皆襄

公下流之諷而集參桓公耳

注 近漢高祖學三傑以興帝業

錢大昭曰漢三傑之稱始此謂蕭何韓信張良也

注 哲人惟刑

錢大昕曰哲當作折用呂刑折民惟刑語

注 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

沈欽韓曰此所謂散吏也隸隸南陽郡吏題名從椽位者南

鄉王皓等五十六人從史位順陽五肅等十八人容齋隨筆

南鄉太守司馬整碑陰故吏題名從椽位李奉等十五人

風碑深陽校官碑皆有之則縣之備吏久矣

注 校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騰所言

殿本考證云有疑作與

十一年卒

錢大昭曰吳主傳步騭卒於赤烏十年五月此一字衍
關累世在西陵

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出嶺東南流運故城洲洲附北岸洲頭

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

故城洲上城周一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

注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

盧明楷曰張承傳稱能甄識人物嘗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

也叔嗣爲承弟休之字傳無憂敗之言疑叔嗣當作元遜

注 稱之甚美故詳錄焉

詳一本作辭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 張述少游學京都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少字

出欽爲會稽東部都尉

何焯曰漢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

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

前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絃見于史焉

注 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爲秣陵之與蕪湖迤里所

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圖徐州會秣陵近下非

其理也

錢大昕曰秣陵與廣陵隔江相對而廣陵屬徐州部權意欲

都秣陵以圖廣陵故云欲圖徐州裴氏議之殆未審於地理

矣

非無忠臣賢佐闕於治體也

殿本考證云闕疑作諸

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隋書經籍志後漢討虜長史張紘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

注絃見柎柎枕愛其文爲作賦

按藝文類聚七十張紘環材枕賦疑卽此篇也絃又有環材

枕箴亦載藝文類聚

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書與孔融書自書

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尙書

潘眉曰前云臨困授子靖置賤則絃子名靖此作玄者疑因

靖有脫謬又謬立成玄耳

注江表傳曰稱尙有俊才

殿本考證云曰字疑衍

尙因道爲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

意謂尙以斯喻已不悅後續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

按皓本使尙鼓琴尙既對以不能而復說此事宜爲皓所不

容也此事見韓非十過篇云晉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

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大令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真

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

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

豆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三年平公

之身遂癡病

注詣宮叩頭請罪尙得減死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叩頭請尙罪得減死

按通鑑攷異引

三十國春秋亦作請尙罪

送建安作船

太平寰宇記卷百云福州古閩越地漢立冶縣以越王冶鑄

爲名屬會稽郡尋爲東冶縣後漢改爲侯官郡尉後分治地

爲合稽東南二都尉此爲南部都尉東都今臨海是也吳於

此立典船都尉主論徒之人作船於此

殿本考證云升平少府

潘眉曰魏暉太后稱升平宮

玄字彥漢下邳人也亦有學行

隋書經籍志裴氏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玄撰

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

潘眉曰法苑珠林破邪篇引韋曜吳書澤以赤烏四年拜太

子太傅按四年太子登也五年太子和也登傳不載澤爲太

傅和傳云赤烏五年立爲太子嗣澤爲太傅據則韋曜書云

非矣 黃凱鈞曰韋曜吳書以康僧會來到遂感舍利下菽

關澤澤曰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吳主大悅以澤爲

太子太傅恩澤澤以儒學勤勞封侯不應以佞佛拜太傅陳

書傳之是也

文著乾象麻注

隋書經籍志乾象麻三卷吳闕澤撰梁有乾象麻五卷漢劉

洪等注又有闕澤注五卷又宋麻志闕澤受劉洪乾象法於

東家故孫氏用乾象麻至於吳亡

官府小吏

殿本考證云宋木官府作宮府

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善國語公羊穀梁傳注

按隋書經籍志有唐固注國語二十一卷注穀梁傳十三卷

而無公羊傳注

傳錄沛郡竹邑人也

一統志竹邑故城在鳳陽府宿州北 洪亮吉曰竹邑漢舊

縣魏屬汝陰郡

召綜爲五官中郎

殿本考證云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

錢大昭曰珠官卽合浦也黃武七年更名宋志云孫亮復舊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

陳浩曰自錫光任延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

疑誤 趙一清曰四字恐二字之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

殿本考證云各本除作餘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

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按引戶卽古

之案比周宮司徒職注鄭司農云漢時八月案比後漢書江

革傳縣當案比注猶今兒關也册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三隋

開皇三年四方疲人或許老或少規免雜賦高祖乃令州縣

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口遠配

交阯糜冷九真都龐

潘潛曰糜冷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並作菴冷按糜

字皆誤也按說文米部菴字許慎曰文阨有菴冷縣从米尼

聲知字當爲菴也郡屬前漢舊唐縣後漢省此有都龐當是漢

末復置耳龍音

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

錢大昕曰此別是一人非黃公覆也

九真太守皓萌

錢大昭曰以下文證之萌當爲明

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

錢大昕曰賴恭先仕蜀官至太常而志不立傳以士燮傳及

此傳參攷之蓋建安中劉表承制授恭交州刺史爲蒼梧太

守吳巨所逐遂歸先主也

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無所字取作輒

有士民之變

趙一清曰民當作氏謂士燮子微也

器械銖錢

淮南齊俗訓云其兵戈銖而無刃高誘注楚人謂刀鈍爲銖

注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

何焯曰左傳曰渾良夫紫衣狐裘杜預注紫衣君服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薛綽集三卷錄一卷又注張衡二京賦二卷鑿聖谿以通江淮

沈欽韓曰聖溪疑青溪之古名江南通志湖濱在江寧府治西客座黃語云吳赤烏中鑿湖溝以引江水連青溪南抵秦淮西通連濱北接後湖今舊內城下流入竹橋者其故迹也案赤烏年無此事當是孫皓時也

時遂召堂還爲左國史

隋書經籍志後漢紀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晉散騎常侍薛瑒

撰

即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

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徙家於舒

顧祖禹曰周瑜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十八里瑜從孫策舉兵徙家於舒因築此城今爲淨梵寺

吾得卿諧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遂從攻橫江當利

蕭常續後漢書音義云在江北孫策征劉繇濟於橫江大破之子牛渚卽采石磯周瑜從攻橫江當利乃東渡擊秣陵則知在江北

皆呼爲周郎

沈欽韓曰此六朝以前呼年少者之通稱故袁術呼陸績爲陸郎王僧虔爲御史中丞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

出備牛渚

潘肩曰通典當塗縣有牛渚折亦謂之采石吳爲重鎮吳氏曰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二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一鄂之武昌水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一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

時得橋公兩女

沈欽韓曰橋公者太尉橋玄也漢制爲三公者方稱公太平寰宇記卷百二十五云舒州懷遠縣有橋公亭在縣北隔皖水一里漢末橋公有二女孫策與周瑜各納其一今亭基爲雙溪寺

雷鎮巴邑注應在今巴邑縣也與後所平巴邑處不同

盧明楷曰本傳後云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邑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邑名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沈欽韓曰雷鎮巴邑卽一統志所云巴邑故城在臨江府懷遠縣北隋開皇中併入新塗縣是也

道於巴丘病卒則一統志所云巴丘故城卽今岳州府治是也

還備宮亭

宮亭當作宮亭卽宮亭湖也水經廬江水注云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巔南嶺卽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峯磴絕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峯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

殿本考證云毛本恐懼下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

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注江表傳曰

何焯曰此則多採諸葛語增飾之故陳氏略焉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煙炎張天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燦炎張天燦炎謂飛火也

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燭燒盡北船延及岸

邊營岑瑜等率輕銳重艦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殿本考證云發火毛本作舉火往船通鑑作船往燒燬毛本

作絕燬營營宋本作營業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引英

雄記云曹操北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下出大江浦口未卽渡周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舸有五十人施棹人持炬火者數千人葦於簰乃放火火然卽回船遠去須臾燒數千簰火起光上照天操乃夜走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

潘眉曰奉邑字見史記河渠書謂官所食與封邑異後魯肅代瑜領兵則四邑屬肅肅卒呂蒙亦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四邑 沈欽韓曰一統志漢昌故城在岳州府平江縣東下雋故城在辰州府沅陵縣東北劉陽故城在今長沙府瀏陽縣東州陵故城在安陸府沔陽州東南案今武昌府通城縣西亦有下雋故城隋省入蒲圻然則非漢下雋也蓋周瑜所食邑與下三縣相連吳時移置於巴陵界也通鑑孫權分長沙爲漢昌郡胡三省曰在唐岳州湘陰縣界

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顧祖禹曰巴丘城今岳州郡治相傳孫吳所築故城也初爲巴陵郡關尋置巴陵縣吳地記周瑜墳在縣東二里

舊唐書 臨淮東城人也

顧祖禹曰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注 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李清植曰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以策之收納英儁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云蓋傳訛也 按下文云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是肅先未渡江亦未嘗見策也

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

通鑑攷異云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案劉睦殺鄭寶以其眾與劉動動為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 按子揚即劉睦之字據睦傳睦為鄭寶驅逼欲赴江表睦謀殺之是睦本非鄭寶黨與豈有勸魯肅從寶之事宜為溫公所不取也

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

顧祖禹曰建安十三年曹操取荊州自當陽進軍江陵既而敗於赤壁引軍北還雷曹仁等守江陵明年仁等屢為周瑜所敗委城走孫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明年瑜卒權始以荊州借劉備 趙翼曰借荊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為南郡太守分

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表舊吏士自北軍脫歸者皆投備

以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荊州數郡焉魯肅傳亦謂備詣

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其拒操操聞權以地資備

方作書落筆於地後肅邊關公案荊州謂關曰我國以土地

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權亦論肅有二長

惟勸吾借之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荊州之說之所由來而皆

出吳人語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荊州本劉

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

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

欲藉備來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荊州也亮之說權

也權即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

備並力拒操亮傳是且欲以備為拒操之主而已為從矣亮又

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被操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

矣是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荊州而借之也赤壁

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善容之後備獨追操山陽公未嘗獨

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

之瑜密疏請留備於京權不納以為正當延舉英雄是權方

恐備之不在荊州以為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際喜謂諸將

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是操所指數者惟備

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間備入吳論者多以權必殺備昱曰

曹公無敵於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

昱是魏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即以兵力而論亮初

昱是魏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即以兵力而論亮初

見權曰今戰上進者及關某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則亦非十倍於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後備即表琦

爲荆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荆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陸琦死羣下推備爲荆州牧亮先傳

備即遣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收其租賦以供軍實亮又

以關公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亮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亮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亮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本不必白

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迨其後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力遂謂荆州應爲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荆州

之說抑思合力拒操時備固有資於權權不亦有資於備乎

關公之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寢不脫介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此則不易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即

議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關公之北伐襲荆州而有之反捏

一借荆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託說而借荆之名遂流傳至今併爲一談牢不可破轉似其曲在

蜀者豈非耳食之論哉 袁枚曰孫權以荆州資劉備肅實

勸之荆州不遺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較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于漢則去

孫歸蜀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漢

于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于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

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強者操耳

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于劉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于依帥附木以自

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

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荆州通和于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

荆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啞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據百萬之眾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卻顧者然

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謂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以操之

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悻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

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尚心有所不甘又不

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刑貞一匹夫耳敢干稱詔偃傲坐車白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于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所傷心于地而下魯肅之所逆料者也

得十荆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

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于魏國竊尊號千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合不違自理自搆彤同狐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借號亡韓魏肘而智伯滅陳涉不聽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于虞公陳涉馬超之下誤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于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吳求救于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僞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也然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開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于手夫荊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善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感恩大行

水經江水注云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也蓋陸水入江之處陸水卽鴨水也 顧祖禹曰昌江山在岳州府平江縣東南二里一名魯德山魯肅嘗屯兵於此後六德之因名

拜漢昌太守

錢大明曰吳主傳建安十五年分長沙爲漢昌郡 肅之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慮因責數

關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

按前明小說家言關公神將有周倉甚勇似卽錄此事而演之然元魯貞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明以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載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臥牛山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亦見顧德府志謂與參軍王甫同死里居事跡卓然可紀未可以史偶失其名而疑之也又按小說家有單刀赴會之事亦本此傳單刀俱會語非無根也

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又而負恃弱冠

股本考證云宋本觀作觀元本弱作強

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九云潤州丹徒縣有魯肅墓 續搜神

記云王伯陽者家在京口東有大家傳是魯肅墓伯陽妻卒

乃平其墳以葬焉經數年忽一日伯陽友在廳事中見一人

垂肩輿從者數十輩徑前怒謂伯陽曰我魯子敬也家在此

二百許年矣君何敢輒相毀壞因目左右與之毒手從者遂

幸伯陽下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登時卽死良久乃蘇其環

奈處皆發痕漬爛尋卒

汝南富陂人也

宋書郡國志跋作波上統志云富陵廢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

賜錢千萬

殿本考證云元本千作十

益州將董肅舉軍來附

殿本考證云元本襲作襲

注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

潘翕曰是時謝承後漢書尙未成吳主所謂三史記漢書

及東觀漢記也韋昭吳書稱西晉贊好讀三史亦同隋書經籍

志有吳太子太傅張溫撰三史略二十九卷

又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拾遺記云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

宗常在孫策坐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

眾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祚興亡

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精窮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

耳眾坐皆云呂蒙嚙語通周易

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元和郡縣志云初呂蒙守濡須聞曹公將來夾水築塢形如

偃月名曰偃月塢與地志云柵江口古濡須口也吳築兩城

於北岸魏置柵於南岸顧祖禹曰王氏希先言三國鼎立

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爲戰場孫仲謀立塢濡須曹操先

計後戰不能爭也觀王氏之言則知子明之謀善矣今人盡

稱其屢取荊州之奇譎而不知其保障江淮之功大也

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

趙一清曰太平寰宇記云吳塘陂在舒州懷遠縣西二十里

皖水所注此塘卽朱光所開按劉馥爲揚州刺史與治吳塘

則不始於光也

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

何焯曰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區星任用良吏又越

境尋討害桂諸賊以全異國三郡懷之故移書卽下難以昭

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於孫氏也子明小數豈得貪天之

功哉

權時住陸口

水經江水注云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晉孫權征

長沙雲桂所鎮也

使魯肅萬人屯益陽

明監本魯作普誤今殿本已改正何焯曰宋本作使魯

肅將萬人

郝子太聞世開有忠義亭

錢大昕曰楊戲輔臣贊郝普字子大太當作大下同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陳浩曰今子下疑脫太子子太郝普之字也

蒙留孫河委以從事

通鑑攷異云時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按孫河事見孫

部傳

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

趙一清曰郝普入吳仕至廷尉以隱蕃事見責自殺見胡紇傳而楊戲傳以糜芳士仁郝普潘濬四叛同贊其不歸蜀可知矣此云權歸普等恐未實也

蒙又密陳計策至其可得耶

何焯曰規取荊州是蒙本謀然此傳之語多不可信前據襄陽或取荊州之後復向襄樊若白帝在蜀潘濬何緣便可往住乎又此時蒙始逾四十亦未應便計一日儻仆也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何焯曰尚顯之死在建安十二年魯肅沒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冀不乖錯乎即蒙陳此計在代肅之先曹公亦不得遠在河北矣甚矣作史之難也

盡伏其精兵鱗鱗中

趙一清曰水經賴水注谷鹿洲即蓼子洲也舊作大鵬處北堂書鈔云豫章城西有鴈灘洲是呂蒙作鴈鹿大鵬處

伏威東夏

殿本考證云毛本夏作下

程普右北平土垠人也

顧祖禹曰土垠廢縣在豐潤縣西北六十里

騎五十四

潘眉曰當爲五十四字誤也韓當傳授兵二千騎五十四

呂範傳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可證

石木波門陵傳餘杭

沈欽韓曰烏程餘杭之間今湖州府志無此地名

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

安吳新立縣也 一統志云安吳故城在宣國府涇縣西

南

黃蓋零陵泉陵人也 注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何焯曰風俗通義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然則公

覆之祖自潁川徙零陵也 杭世駿曰黃潛筆記云陶靖節

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

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

按後漢尚書合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

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未深攷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

也 趙一清曰黃香是江夏安陸人香子瓊瓊子琬無守亮

其人者且東京人二名者亦少不知黃氏何從爲此說也

巴醴由誕巴侯君長

潘眉曰巴醴當是巴陵醴陵由誕未詳 趙一清曰由卽油

水誕卽澗水也水經注澗水又東澗水出焉王仲宣贈士孫

文始詩所云悠悠澗澗者也

傳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

殿本考證云分疑作介

領永昌太守

錢大昕曰永昌郡屬益州蓋造領之下文顧冠軍太守冠軍屬南陽權亦未有其地

封石城侯

元和郡縣志云吳大帝封韓當爲石城侯因置石城縣本漢丹陽郡地有兩橫石壅江如隄因以爲名 潘倉曰石城是縣名當爲石城侯不當爲城侯封制有亭侯鄉侯邑侯無城侯 洪亮吉曰石城漢舊縣有石城場耳似吳未改名石城縣也

注 又言恐罪自及

殿本考證云元本自及作及已

擬以爲將軍封廣陽侯

潘倉曰廣陽晉縣陳承祚據晉時縣名書之耳當爲陵陽侯 晉成康四年以避杜皇后諱始改廣陽三國時不得爲廣陽也此是魏封吳則封周泰爲陵陽侯

東興之役綜爲前鋒

水經沔水注云柵水東南積而爲寶湖湖東爲韓縱山山上有城縱卽綜也

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

盧明楷曰孫策傳袁術偕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有誤 趙一清曰何焯校改袁術爲李術案孫權傳

注引江表傳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則不應以兵襲之袁術李術皆於本傳不相合或襲字誤 刀劍錄云蔣欽拜別

部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欽書 會稽台賊

何焯曰台賊卽東冶賊作治字誤

以經拘昭陽爲奉邑

錢大昕曰經拘昭陽漢時無此縣名宋志邵陵郡有邵陽縣 吳立曰昭陽或卽欽所食邑矣 趙一清曰欽屯宣城故其子壹封宣城侯其食邑當在丹陽不得遠居湘鄂也漢丹陽郡有涇縣句容涇句昭陽或是鄉亭之名下云以蕪湖田給欽妻子是也又凡封侯乃有奉邑將欽不侯或失失之

賀齊討勳賊

殿本考證云勳疑作夥

同泰 惟秦奮擊投身術權

明監本作奮激沒身諒今 殿本已改正

將兵屯涪

趙一清曰水經澧水注涪水出作唐縣西南天門郡界南流 涇涇坪屯蓋屯屯之名在今澧州東北本文似有脫誤

拜平虜將軍

刀劍錄云周幼平擊曹公軍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

曰幼平

注 威平意快爲之

何焯曰威平當爲幼平周泰字也 廬江松滋人

滋當作茲錢大昕曰班志臨江郡有松滋縣續漢志無之則
東京已省此疑漢末復置也 一統志松滋廢縣在安慶府

宿松縣北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六引陳武別傳云武時

人無家者賴邱閻遐薦之於軍府或問武當今可與誰為蓋
退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璋有餘道堅世璋皆同時知名
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間乎

從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

陳景雲曰從當作從中庶子乃陳表初除之官非遷改也此

與張休從中庶子轉右弼都尉同

嘉禾三年以表領新安都尉

陳景雲曰安當作都是時新都猶未改新安又譚葛肇傳注

引吳書亦云新都都尉陳表尤明證也 案孫權立新都郡

晉太康初改曰新安韋昭在孫皓未失國之前撰吳書陳壽

作志於晉滅吳之後因避晉諱且改韋昭之名為曜則郡名

從晉自當時史例非誤也若晉書乃唐貞觀時所撰其地理

志既云晉平吳改新都為新安而追述吳主之初置郡五注

以新安則自相抵牾矣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

何焯曰所謂復人者不知是有罪之人乎若後以正戶羸民

補其處則直以平民當將家為僮僕較之後世所謂墾戶其

虐又有甚焉矣 趙一清曰宋書州郡志東夷太守領新安

是時尚未立東陽郡故新安仍屬會稽

錢大昕曰以下文斬羅勃首證之則周字衍

錢大昕曰以下文斬羅勃首證之則周字衍

補蜀郡丞

趙一清曰蜀志劉焉傳注引英雄記曰璋將沈彌妻殺甘寧

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正宜為蜀郡丞時也

主不能用

李龍官曰各本皆作王不能用設黃祖未嘗為王也

兵屯當口

趙一清曰宜屯始屬孫皎校督夏口後因酒失求屬呂蒙

督濡須觀本傳後文知之當口必在夏口相近

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

殿本考證云致亦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通用若走去何監

本訛作若走去何今改正

今遂名此處為關公嶺

水經賈水注云益陽縣有關公嶺所謂關公灘也南對甘寧

故壘昔關公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於是甘寧謂

肅曰關聞吾吟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關夜聞監處

分曰與霸聲也遂不渡

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兩縣

錢大昕曰此西陵郡蓋分漢江夏郡之地陽新縣亦吳置今

興國州地也陸抗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步關為西陵督此

西陵即漢之夷陵縣黃武元年改名與此非一地

醉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盞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卽拜起持酒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

一銀盞多一次字

注 使拔鹿角

趙一清曰使乃便字之譌

盪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

杭世駿曰江表傳云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

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鼓吹驚怖不能復鳴甘盪刀

欲斫之於是始作

盪卒撞痛惜之

潘耒曰甘盪之勇烈功績與魏典韋相上下韋不封侯盪亦

不封侯酬功之典均爲未副也陳志以程黃韓蒯周陳董甘

凌徐潘丁爲一卷攻韓當封石埭侯周泰封陵陽侯徐盛封

蕪湖侯潘璋封深陽侯丁奉封安豐侯皆及身封侯追論程

蕃功封子咨爲亭侯追論黃蓋功賜子柄爵關內侯追錄凌

統功封子烈爲亭侯烈有罪弟封復襲爵又蔣欽子壹封宜

城侯陳武子脩封都亭侯表封都鄉侯皆封其子不侯者惟

董襲甘盪襲傳不言有子或其人本無胤嗣若甘盪則身未

封侯而其子於未得罪前亦不加追錄則所以待盪者不亦

薄乎

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按晉書甘卓傳盪子名述任吳爲尚書述子昌太子太傅述

當是取之弟史缺不書亦其疏也

受敘 守永平長

宋書州郡志吳分深陽爲永平縣

因督祭酒又從往合肥又時權做軍

何校祭改祭往改征做改做

以爲便概大節

趙一清曰便乃梗字之譌

會病卒時年四十九

陳景雲曰統父操以建安八年戰沒統時年十五及十一年

卽預討麻屯之捷至年四十九則吳赤烏中也統自攝領父

兵屢立戰功若赤烏中尙在則從合肥還二十年開統之宣

力行開多矣何更無功可錄乎據路統傳凌統死復領其兵

在隨陸遜破蜀以前計統之年殆未踰三十此四字當是二

字之誤

使張承爲作銘誄

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一云阜亭山在蘇州吳縣東北二十五

里山東有吳凌統墓有石碑云忠毅果敢常爲前鋒 潘眉

曰漢法有諡始有誄故鄭君檀弓注云誄其行以爲諡又云

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諡今凌統無諡而作誄非古也 黃安

濤曰東吳將相有諡者甚少攷陳志惟張昭諡曰文侯昭子

承諡曰定侯顧雍諡曰肅侯其餘如周瑜魯肅諸人皆無諡

陸遜至孫休時始追諡曰昭侯得諡者止此四人若蜀侯則

諸葛亮蔣琬費禕關公張飛馬超龐統黃忠趙雲法正陳祗
夏侯霸等皆美談宜時論以爲榮也

仁澤內著

何校內改問

又豈委瓌近務

明監本委作踈誤今殿本已改正

從監射逐絕迹不復爲寇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不敢爲寇

復討臨成南阿山賊

趙一清曰成當作城宋書州郡志宣城太守領縣有臨城吳

立顧祖禹曰臨城廢縣在池州府青陽縣南五里吳赤烏

中析陵陽石城二縣地置屬丹陽郡

曹休出洞呂

何校呂作口

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還

杭世駿曰吳書稱徐盛與曹休戰賊積茅草欲焚盛燒船

前去賊一無所得

潘璋遷豫章西安長

錢大昕曰兩漢及晉宋志豫章郡並無西安縣太平寰宇記

西安縣故城在分宜縣西二十里漢獻帝建安中置開皇元

年廢寰宇記又云武寧縣古西安縣也後漢建安中分海昏

縣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爲豫寧

遂領百校屯半州

潘眉曰百校當爲五校

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

錢大昕曰至當作巫魏氏春秋云建安二十四年吳分巫秭

歸爲固陵郡是也刀鉞錄云潘文珪拜偏將軍爲擒關公

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

好立功業

各本譌作好立功夫今殿本已改正

丁奉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又遷賊寇將軍進封都亭侯

陳景雲曰進封都亭侯之亭當作鄉字奉已封亭侯更封鄉

侯斯爲進耳如陳武是儀進封都鄉侯是也

奉復帥眾治徐塘

顧祖禹曰徐塘在濡須水東亦曰徐場

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

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

王鳴盛曰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下文何云

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

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

陸機辨亡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於奉爲先登之

下卽云黎斐力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

奉傳中帶敘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

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矣豈知

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藏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車
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敘建衡

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於云云俗

刻脫卒字又不可讀矣 侯康曰王氏據宋本及文選注補

十二字是矣至以屯於二字爲衍文改黎漿爲黎斐則恐不

然通鑑亦作進屯黎漿水經肥水注弓破瀆水東注黎漿水

黎漿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報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

漿卽此水也 按此事蓋 郭艾傳 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也是黎漿

實有其地又諸葛誕傳稱誕等渡黎漿水晉書石苞傳諸葛

誕舉兵淮南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謂艱重於都

陸輕兵渡黎水黎水卽黎漿水之省文諸葛誕所以渡此者

正以丁奉屯黎漿水故也參攷諸傳在證顯明選注乃涉上

文黎斐而誤未可據後單詞經改舊史也 孫皓傳注引碑亡 皆作鍾蓋何焯 疑爲鍾蓋之訛

朝奉專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於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

出軍事徒奉家於臨川

陳景雲曰三年下脫一卒字奉卒於建衡三年見孫皓傳

宋書五行志云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司馬丁奉營後奉

見遺攻穀陽無功皓怒斬其弟軍及怒大衆北出奉及萬彘

等相謂曰若至草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

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事亦見陸凱傳注

朱治 丹陽故鄣人

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四云故鄣城卽秦時鄣郡城今俗號府
頭是也在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

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

潘眉曰此九真太守當爲吳郡太守初孫權以治爲吳郡太

守尙未表於漢帝至是權始表開下云劉婁由拳無錫毘陵

爲奉邑皆吳郡屬城證一也又云權優異之自合督軍御史

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明是吳郡太守非九真太

守證二也又云思慈土風白表屯故鄣歲餘還吳旣云還吳

則始自吳移屯故鄣可知歲餘卽還又非交州所能往返證

三也又云在郡三十一年後漢書獻帝紀孫策以興平元

年據江東是歲策卽以朱治爲吳郡太守自興平元年至黃

武三年 治以黃武 三年年 正得三十一年則治始終爲吳郡太守未

嘗遷轉證四也况是時止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廬江

六郡未得九真土變弟輔方爲九真太守證五也

二年拜安國將軍

刀劍錄云朱君理拜安國將軍作一刀佩文曰安國

朱然 赤烏五年征中 住 孫氏異同評曰 赤烏五年於魏爲正

始三年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嘉

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

潘眉曰陳志之誤在以赤烏四年爲五年魏少帝紀正始
年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襄陽記祖中去襄陽一
百五十里此一證也晉書宣帝紀魏正始二年吳將全琮寇

芍陂朱然孫園樊城諸葛瑾步騭抄相中二證也宋書
文志正始二年五月吳將朱然圍樊城諸葛瑾入相中三證
也魏志王凌傳正始二年吳大將全琮寇芍陂卽此事四證
也魏正始二年於吳爲赤烏四年吳主傳赤烏四年將軍
將軍朱然圍樊城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此又灼然一顯證
故此傳之誤在以四年爲五年孫盛謂魏少帝紀孫權傳無
此事真可謂視聽不見裴世期引之全無辨證最是疏處
又魏志及江表傳

陳景雲曰志當作書此謂王沈等所撰之魏書也

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
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

殿本考云宋本各作名 陳景雲曰本當作卒孫權傳遜
先然五年卒云亦普承上葛步二人言之

續字公緒

一本緒作績誤今 殿本已改正

名號 諸閣下啟事曰稱領都督

盧明楷曰曰稱疑作自稱上文範欲整領都督以策意未許

故出而自稱也

注 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時作特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備書作備宮恐誤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備書作備宮恐誤

李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
明監本問作問 李龍官曰此當作問言仁揚聲攻羨溪實
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軍音問也
生虜雙送武昌

按王雙於蜀建興六年爲諸葛公所斬此或別是一人 潘
胤曰當是被虜至權稱藩後與于禁等同還仍爲魏將復爲
蜀所斬也

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

明監本猶作愉誤今 殿本已改正 李龍官曰愉調調訓

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猶言其狡猶也

注 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

陳浩曰侯子二字不可曉疑作侯子此朱異嘗格之辭

侯到東部侯官

侯康曰部字衍東侯官者會稽縣名與東部無涉或據下文

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曰漢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爲

治而立東部都尉御覽一百七十引郡國志曰漢武帝元鼎

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是侯官卽治東部舊治安

知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章安亦是右縣故地至

東侯官則南部都尉所治非東部都尉所治也

注 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 行一大道

殿本考證云元本二作三宋本一作及

奉承策命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皮翻注老子一卷論語十卷春秋傳國語二十

一卷

注翻初立易注

隋書經籍志皮翻注周易九卷梁有虞翻陸績撰周易卦象

數百六卷又有周易集林律麻一卷易律麻一卷

又臣先考故口南太守欽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引會稽典錄云皮翻字文肅歷郡守節

操高廟魏舊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

毀除之以故碑不虛獨全焉按文肅當作文肅陳琳檄吳

又皮文肅祗備清節耽學好古皮仲翔能負析薪賦注又作

又

又秦卿玄解向書違失事因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

爲立法

殿本考證云宋本事因作事日立法作立法注

又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編謂翻

爲然故到酉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同音

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

潘眉曰篆文柳从木从卯卯古西字寅卯之卯篆作卯音

既不同字亦別異以爲字同音異者非也蓋松之以隸書柳

宥之卯與日辰寅卯之卯比之故以爲字同音異而不知篆

體自有分別也又松之之說蓋謂卯金刀之卯本應从柳音

而訓故家以爲日辰寅卯之卯故云今未能詳正案今卯金

刀之卯爲寅卯之卯亦據今隸書耳其實篆文作卯卯即酉

字安知不本爲酉金刀而後人失其舊音卯酉屬西方爲金

爲刀於義較合所謂剛卯嚴卯實剛酉嚴酉耳則卯金刀以

日辰之卯釋之而劉音固自在也

注孫澤光祿大夫

晉書列傳丁潭字世康上言子彌字欽遠則此亦當以晉書

補之

注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

潘勗曰朱育字嗣卿見唐書藝文志官至侍中東觀令見會

稽典錄好奇字普幼學篇蓋爰歷博學之流也見梁七錄

案隋書經籍志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無育名位鍾離收

傳注

又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案名即字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聘禮記百名以上

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又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

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警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及四百八十二引會稽典錄云董

黯字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母甚

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

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鳥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
孝子置家前以祭詣獄白繫會赦得免

又太中大夫山陰陳潛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
里攝義車軀行足厲俗白揚子雲等上書薦之榮然傳世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七引會稽典錄云陳壽與民紀伯爲
鄰伯夜竊藩焉地日益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

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卻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壽
德義刻石旌別其闕號曰義里又卷四百十九引典錄云陳

壽同縣車軀年八十餘無子慕壽仁義欲寄命壽迎軀出家
財以供餽膳軀以壽終殮畢皆免其奴令守軀墓財物付與

軀内外衣服不入殯者以植柳中制服三日由是著名流稱
上罔矣又卷四百七十四引典錄云陳壽山陰人宗正劉向

黃門侍郎揚雄薦壽行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
壽時已年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又卷九百三十

五引謝承後漢書云會稽陳壽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
盜取之者壽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慚不受自是無復

盜其魚
太尉山陰鄉公

錢大昕曰謂鄭巨君
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

王充論衡齊世篇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擿殺
非寧事至置致英引罪自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

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又太平御
覽卷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典錄云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爲郡

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冤詔書
下州檢拷英出定文書悉苦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

守病不關報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
殺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又後漢

書循吏傳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
伏節死孟英疑卽孟嘗之先世矣

又王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九引會稽典錄云梁宏句章人也太

守尹興召署主簿是時楚王英謀反妄疏天下牧守謀殺興
在數中徵詣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績等傳考認獄掠辱慘至

辭氣益壯又宏勳事亦見後漢書陸績傳
又鄭莫侯 主簿任光

錢大昕曰各本作劉莫侯主簿任光攷字書無劉字蓋鄭字
之誤鄭莫侯反也當作鄭莫侯反本小字夾注誤入正文又

誤合莫反二字爲殍也今 殿本已改正
故太尉上虞朱公

錢大昕曰謂朱儁
鄆大里黃公潔己慕秦之世高祖卽陸不能一致惠帝恭讓

出則濟難
錢大昕曰陳雷志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

簡齊 故曰夏黃公仲翔以爲會稽郡人仲翔去西京未遠
當得艾黃

又 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
下遺溪中徵委官秦祿遁迹窮欲以求其志高逸妙蹀天下所
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案初學記引謝承會稽先賢傳云業字文理兄履潔慎命時
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警后土曰
間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像血餘皆
流去又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先賢傳云郡守蕭
府君卒業與書佐爲雙率禮送喪雙道溺於水業因掘泥揚
跋獲出其尸又水經漸江水注云滄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
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東海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
繫白樓亭柱而去儼昔載藝文類聚三十一案此卽朱育所謂桓文遺之
尺牘之書比竟三高者也下文脫林字文林桓儼字陳景雲
謂桓文當作桓王非是

又 處士鄧盧敘弟犯公憲自殺之代

陳景雲曰鄧當作鄧否或鄧字之誤朱育舉上虞陳業以下
十餘人應郡守之問其人皆不出本郡鄧乃汝南屬縣與會
稽無預案乾道四明圖經正作鄧然會稽三賦云鄧斯祈樊
自敘以代舉卽用此注鄧盧敘斯敘祁庚樊正事而以鄧爲

又 姓則宋時已有誤本矣
其文則松楊柳朱

潘眉曰松楊當爲松陽說見賀齊傳

又 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
水經漸江水注云永建中陽羨長周嘉上書縣遠赴會至難
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

翻有十一子

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載虞翻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爲求
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富人
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受
聖禪父頑母嚚虞家世法出癡子又卷四百九十引虞翻書
云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
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注 忠子譚

晉書本傳及顧眾傳譚作潭又列女傳虞潭母孫氏孫權族
孫女也

晉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曷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錢大昕曰河間濟陰二郡不在吳封內蓋入晉以後所授官
也於史例不當書 晉書天文志云虞曷作安天論喜族祖
河間相聳立穹天論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

注 曷字子文

殿本考證云子文宋本作世文

陸績 星麻算數無不該覽

隋書天文志云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

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賈逵張衡陸績
王蕃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 一本算作等

出爲鬱林太守

唐書陸龜蒙傳云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爲鬱林
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號鬱林石世保其

居

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潘眉曰績述玄云章陵宋仲子爲太玄作解詁往往有遺本
錯誤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 按隋書
經籍志周易十五卷陸績注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撰撰者
撰其義釋卽所謂釋玄也

張溫
傳 吳郡人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廷見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延作廷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引吳錄云溫英才瓊瑋拜中郎將聘蜀

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

會暨點事起

錢大昕曰暨事詳見此傳而陸瑄朱據傳皆載之於史例未

免太繁 石林燕語云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

主司初以伯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爲試官神宗顧蘇

蘇曰當以人聲呼之果出廳上曰何以知爲入聲蘇言三同
志矣有暨點陶恐其後

暨字子休亦吳郡人也

隋書經籍志有暨氏家傳一卷又暨點集二卷

暨性稍厲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稍作峭

卽罪溫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載張溫自理表其文不全

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焜耀世

隋書經籍志有張溫集六卷又撰三史略二十九卷

不內之忌族

趙一清曰忌族卽尚書之忌族

納愚言於聖德

殿本考證云德疑作聽

注 會稽典錄云餘姚度俊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引會稽典錄云郡員字德乃餘姚

人與同縣度俊鄰居員先不知俊十餘年後至吳與張溫朱

據等會清談于雲溫等敬服于是吳中盛爲儷談員聞而

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合他

邦稱我之傑

傳 駱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注引謝承書云俊拜陳國相人有產子

厚致米肉達房主意生男女者以駁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
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使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
號如喪父母

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

案此其御稱統母爲夫人自然古者子之稱母皆曰夫人列
女傳珠厓二義傳女初曰夫人哀初之孤後漢書劉表以書
諫袁譚今仁君見愴於夫人文苑英華載獨孤良粉路公碑
年八歲丁尊夫人艱是唐時猶沿此稱也

出爲建忠郎將

錢大昕曰忠下疑脫中字

封新陽亭侯又黃武七年

陳景雲曰凡列侯之歿其有子嗣爵與否史必詳書之而略
統與是儀傳獨闕疑有脫文統子名秀爲時顯士見陸遜傳
注又孫休傳中有司鹽校尉駱秀卽其人也則略統非無後
者

陸遜丞相遜弟也

錢大昕曰陸績傳既在同卷中此當云績從子下卷遜傳當
云瑄兄乃承祚於陸遜傳則書里居於瑄則書遜弟疑其顛
倒失次矣

及同郡徐原

趙一清曰原字德淵見呂岱傳

瑄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

朱良裘曰績傳云長子宏次子叡此作一男疑誤
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

趙一清曰沓渚卽漢遼東郡沓氏縣也說見魏志三少帝紀
初瑄同郡聞人敏兒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瑄以爲不然後果如
其言

儼或作憂恐誤然此事他無所見此又不具本末似可刪
晉察祭生數歲孤城姬兒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傳注

盧明楷曰趙達傳注云孤城鄭姬能相人此云孤城姬卽其
人也疑脫一鄭字其孤城或當作孤城烏程縣舊固名爲孤
城也

朱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讒皆死

錢大昕曰妃嬪傳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
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孫
琳傳云亮內嬖琳乃推魯育朱琳所傳
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
林殺損於建業以二傳推之熊損之死出於亮意非由全主
所讒謂全主誣罪二人則可謂之讒不可也

陸遜 軍屯利浦

利浦卽當利浦見孫策傳

得務北進 又不見至尊 步騎駐旌

宋本得作但不字何校作下步字一本本作少趙一清曰下云

恐潛增眾則少字義長

領宜都太守

水經江水注云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

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宋書州郡志

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記何志並云吳分南郡立張

勃吳錄云劉備立按初權與備分荊州而南郡屬備則是備

分南郡立宜都非吳立也習鑿齒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枝

江以西爲臨江郡建武十五年劉備改爲宜都是矣

封華亭侯

潘胤曰華亭至唐始爲縣吳時則亭侯也 按後云進封冀

侯則縣侯矣

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艾布鄧

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

元和郡縣志云從漢末以房陵縣爲房陵郡 錢大昭曰建

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二十四年屬蜀故避

攻之 殿本考證云毛本文作文

備知其計不可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不可作不行

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

殿本考證云才略宋本作方略 鼎錄云陸遜破劉備軍鑄

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權使鄱陽太守孫勛論魏大司馬曹休

盧明楷曰孫勛當作周勳周勳本傳有爲鄱陽太守齋殿七

條以謝曹休事

諸軍振旅過武昌權合左右以御蓋覆遙入出殿門凡所賜選

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遺還西陵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引吳書云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

上脫翠帽以遺遜又卷六百九十六引吳書云上脫御金校

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爲鉤絡帶又卷七百七十引吳書云

遜破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爲祖道上賜御船一舫繪綵舟也

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闕鴨欄

顧祖禹曰鴨欄磯在岳州府臨湘縣東北十五里相傳吳孫

慮作闕鴨欄於此今有鴨闕水水經江水注云右歷鴨欄磯

北江中山也東得鴨闕治浦二口夏浦也

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

殿本考證云自不元本作自非

時謝淵謝玄等

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六引曾德典錄云謝淵字休德山陰人

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至淵兄弟
一時俱興兄杏字休度少以質行自立幹局見稱官至海昌
都尉淵起於衰末兄弟僉德貧無感容陸位建威將軍按裴
注亦引典錄與此不同故復錄之

不遵聲廉

殿本考證云元本鑿作假

遜外生顧諱顧承姚信

侯康曰釋文敘錄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
常卿晉書范平傳平研覽墳素備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
從受業 按因學紀聞載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
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始終如一又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
吳太常姚信注又集二卷

陸批 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某至白帝

顧炎武曰此於文難曉按甘靈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某
關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
云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靈靈乃夜往關問之往不渡而
結柴營今遠名此處為關某瀨據此則當云白益州至白帝
也 潘眉曰至字上當有瀨字瀨在益陽乘黃江上水經注
云益陽縣西有關某瀨所謂關侯瀨也南對甘靈故壘
拜抗都督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

太平寰宇記卷百四十六云東晉孝武帝時荊州刺史桓沖
以苻堅彊盛自襄陽退屯上疏云房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

齊梁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樂鄉城
卽吳時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
自赤谿至故市

顧祖禹曰赤谿在夷陵州西北五里卽陸抗築城圍步圍處
又引胡三省云故市卽步騭故城所居城市而關別築城故

曰故市云

吾靈乘江陵而赴西陵

趙一清曰此卽沅陵城東北所謂北海之地也說見魏志王

昶傳

注 協數以相危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協作疾

審刑罰以示勸沮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罰作賞

梁身好學著書數十篇

隋書經籍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陸景撰又集二卷

可謂克構

何焯曰宋本構下有善哉二字

孫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拜登東中郎將

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將封

侯文云云河洛寫天意符讖遠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

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為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為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啟祐大魏永合孫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公且祚流七胤漢禮肅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殿本攷證云宋本辭侯作辭疾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學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唐庚曰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所貽謀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

或成王稱商三宗而不及唐虞豈伊周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已權備之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道法也

以格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 又於東宮號為多士

藝文類聚卷十六載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為漢文帝陳周成王為太子以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呂望為太師又立王子少皆士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

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為國上嗣朝廷以鴻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為高祖初

基天下造劍引張良叔孫通出為師表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昭贊洪業增輝日月實為光大也 按儼此表年月不可考其稱權為陛下則在權稱尊號後姑附於此 潘胤曰左輔右弼輔正亦都尉名與翼正均東宮官屬 侯康曰釋慧皎高僧傳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閒伎藝多所綜習編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精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足智盡漢獻本亂避地於吳權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宦者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

注精識時機 凝辨宏達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時作知 何焯曰疑魏氏春秋作淑

後四人皆敗

陳景雲曰四人謂諸葛恪顧譚謝景范慎也 何焯曰景慎未嘗敗也

蔣修虞翻志節分明

陳浩曰云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青宮賓客而虞翻未嘗躬跡宮僚且歿於交州已十餘年登疏胡為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傳 尚書僕射存上疏曰

李龍官曰存字上疑有脫文不盡則失其姓也 錢大昭曰建衡元年有督軍徐存與監軍李勗從建安海道擊交阻未

知卽此人所

孫和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

李龍官曰諸葛誕卽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諸葛豐僞叛吳

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乃壹字之譌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

殿本考證云宋本主下多有字

權大怒族誅正象據吳人殿杖一百

潘眉曰此陳正陳象朱據屈晃四人當以象字絕句言族誅

陳正陳象牽據晃人殿杖各一百

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

潘眉曰後年者明年之明年也正月當爲十月分吳郡之烏

程陽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郡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共

九縣爲吳興郡其烏程陽羨餘杭故鄣於潛五縣皆漢舊縣

其永安縣吳時分烏程餘杭立臨水縣吳時分餘杭立安吉

原鄉二縣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注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又如平生曰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日夜相繼奉問神靈按宋書禮志作

日夜相繼無生字

借技畫夜戲樂

宋書樂志一柯承天曰世咸傳火朝無雜樂案孫皓迎父喪

明陵陸云借技畫夜不息則無金石登歌可知矣承天曰或

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爲宗廟登歌也史臣案陸機孫權誄肆

夏在廟雲迎承此機不容虛設此言又韋昭於孫休世上鼓

吹篳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然則吳朝非無

樂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辭被絃管盛容止以神絃爲廟樂而

已乎按韋昭所撰十二曲見宋書樂志四

孫和同母弟也

盧明楷曰妃嬪傳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創基

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自

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

聲論當興

一本作聲論當興誤今殿本已改正

竊二子基壹

陳浩曰孫奭庶子亦名壹奭以宗室爲庶子命名壹有與大

帝諸孫相同之理錢大昕曰孫靜之孫亦名壹於竊子爲

族父亦似不應同名

孫奭徙奮於豫章

水經瀘水注云王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鎮此城之渚

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

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連蓋其離宮也太平寰宇記卷一百

六云齊城在洪州南昌縣東陸路二十里諸葛怡徙齊王奮

居於此

注孫子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表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傅射慈撰

孫皓左夫人王氏卒

錢大昭曰妃嬪傳注引江表傳則以左夫人為張布女即所奪衛尉馮朝子純妻也此云王氏為不同矣

賀齊齊字公苗漢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

潘眉曰賀氏之先為漢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見晉書

賀循傳

又漢中楊厚

按漢中當為廣漢後漢書本傳云厚廣漢新郫人也蜀志周羣傳舒學術於廣漢楊厚

又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

殿本考證云孝德皇下帝字疑為後人妄增

少為郡吏守刺長

按刻即會稽郡之剡縣世所稱剡中也別本誤作鄒長則是東海郡之鄒縣失之遠矣

縣吏斯從輕儇為奸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斯作期 朱良裘曰斯姓從名然期

亦姓

後太末豐浦民反

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太末注左傳謂姑蔑初平三年分立新安縣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縣

顧祖禹曰太末城在衢州府龍游縣治西

建安漢興南平復亂

錢大昕曰漢興即吳興縣後屬建安郡沈約曰吳興漢去立

曰漢興吳更名此別一吳興非烏程之吳興也 按即今之浦城縣也在漢曰漢興在吳曰吳興在唐曰唐興

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

侯康曰宋志引張勃吳錄云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太平寰宇記建州建安縣

條下云孫策於建安初分東侯官之地立此邑即以年號為名屬會稽南部都尉又云故府城在縣東南三百里即漢時

會稽南郡都尉理此 何校八年上增建安一序

別屯大潭又別屯蓋竹

顧祖禹曰大潭城在建甯府建陽縣西昔閩越王築城於此以拒漢下瞰溪潭因名今有大潭山山勢蟠屈 趙一清曰

蓋竹鎮在建陽縣南二十五里台州府黃巖縣温州府平陽縣皆有蓋竹山俱非建陽之蓋竹也

楊松長丁菴又與齊鄰城

潘眉曰楊松當為松陽晉宋志並作松陽李吉甫云縣有大

松樹因以為名後漢分章安縣立時齊為永寧長永寧亦分章安縣東顧鄉立故云鄰城 按虞翻傳注引倉稽典錄有

節女松楊柳朱古字楊陽通用益證此陽松為誤倒也 三將又降

陳浩曰三將疑作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郡臨也

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欲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

烏聊山黠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

水經漸江水注云立始新之尉於欽之華鄉華鄉節葉鄉後

漢書郡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欽有安勒烏聊山黠有林歷山

烏聊即烏聊也 勅一本作勅誤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 以戈拓斬山爲條道

按新安志兩戈字並作戈今以水經注證之上戈字當作杖

下戈字則不誤杖所以緣而上也或因下有戈字而妄改之

耳斬字新安志作塹是也塹下山字衍或因塹字而妄分之

耳條道下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引有道成二字

注 吾聞金有刃者可禁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此吾聞下有雄黃勝五兵還丹能

成敵十字

齊復表分欽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鄆欽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

郡

錢大昭曰新都建郡已見大帝傳此處似可省

吳郡餘統民歸雜合宗起賊復數千人

趙一清曰宗宗賊也此言合宗起賊蓋合宗起共作賊而後

漢劉表傳注以宗黨共爲賊解之非也

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按牙當作牙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引吳書曰徐盛失牙

齊則拒擊得盛所失牙宋本前後亦並作牙此所失下各本

皆脫牙字當補 趙一清曰牙謂牙旗也權作黃龍大牙見

胡綜傳

鄱陽民尤突 又陵陽始安涇皆與突相應 又丹陽三縣皆降

按始安縣本零陵郡屬吳甘肅元年改始安縣當非此始安

且不與鄱陽相近洪亮吉補疆域志丹陽郡領十六縣有陵

陽涇無始安程普傳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州郡志

謂安吳吳立一統志謂在涇縣西南因疑始安爲安吳之誤

如是則三縣皆爲丹陽所屬矣

因住新市爲拒

一本住作往誤今 殿本已改正

全琮 黃武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

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陸地

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

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錢大昕曰吳主傳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

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七年三月罷東安郡蓋琮從陸遜擊

曹休在罷郡還牛渚之後此傳於破曹休下始敘分置東安

郡云云失其次矣

隔絕障海

障古障字魏志公孫瓚傳云日南瘴氣後漢書作瘴俗字也

琮既親軍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引吳書云全琮年高賜以履

十二年卒

錢大昭曰琮卒在赤烏十年正月見吳傳

擇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

趙一清曰全琮諸孫無名靜者此是因孫靜之孫曰彌曰曼

同降而誤寫入耳彌曼二人見書文帝紀而紀云全端兄

子禕及儀等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

儀書以論靜靜兄弟五人帥其眾來降亦誤也魏志鍾會傳

作密為輝儀書便親信入城告惲惲開東門出降諸葛誕傳

亦作全惲則靜字為誤無疑

呂岱安成侯承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

宋書州郡志云陰山乃漢舊縣而屬桂陽吳湘東郡有此縣

疑是吳所立也

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

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云高涼本合浦縣也吳

建安十六年衛嚴錢博拒步騭於高安峽殺投水死博與其

屬亡於高涼呂岱為刺史博既請降制以博為高涼都尉於

是置郡焉按傳言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也蓋衛殺死

於建安十六年而錢博降於建安二十五年是時始置郡宋

書州郡志擊漢建安二十三年非後漢志注亦作二十五

年 殿本考證云西郡都尉疑作西部

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

討之生縛金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十七云時桂陽滇陽中宿臨賀荔浦馮

乘謝水諸賊賊王金黃盧梅伊梅常顯尤等蜂起劫掠州郡

權詔岱討之岱自討金將軍曹枉翟陽討尤遂生獲金等斬

之

查劉襲唐賁等又及遺諸將唐谷等

按二唐是一人查谷有一誤

家門內因而派不知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無門字 一本不下多早字

同勳與胡綜戮力攻討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綜下有等字 一本攻作致

齋賤七條以誘休

何焯曰論休七條凡鄙事要何事處穢簡贖

錢大昭少爰居承興

錢大昭曰爰易也春秋傳晉於是作爰田說文爰作起起田

易居陸瓊傳同郡徐原爰居會稽

魏遺漢復縣長郭純

殿本作漢復他本作漢髮通鑑作漢跋攷漢復漢復二縣均

屬涪陵郡見洪亮吉補志溫公所見本當不誤惟太平寰宇

記作漢髮當是誤字也 一統志云漢復廢縣在四川黔彭

廳彭水縣東

注 宜城信陵為建平援

殿本考證云宋本為作與援作接

又以施績置建平智略名將度經於彼

陳景雲曰雷下衍建字此因上建平字而複出也雷平見孫休傳平以永安六年以平西將軍率眾巴東數月乃還則平之經信陵者屢矣

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伯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潘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伯權納其言即遣潘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唐庚曰權克荊州將吏悉降潘獨堅臥不屈權與致之潘伏牀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厚也旣而樊伯欲以武陵自拔歸蜀潘爲權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所厚又何薄也吾聞樂毅去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其國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君則潘不得無罪矣

注加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殿本考證云宋本在所下缺一字張照曰在所言隲身所

在也猶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注大公平今之州都

潘眉曰當作大公平今之州都中正

又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讓主

殿本考證云因字疑作目字

陸凱傳赤烏中除儋耳太守

錢大昕曰儋耳郡晉宋二志皆不載洪亮吉曰吳時未嘗

復儋耳郡陸傳除儋耳太守者蓋因討朱厓使虛領之耳是以爲晉所伐

一本伐作代誤今殿本已改正

務寬盪忽苛政

殿本考證云忽字疑誤宋本作思庶政按忽或勿字之譌言政勿苛也

姚信樓支賀卻張悌郭遠薛瑩藤修及族弟喜抗

錢大昭曰姚信寶鼎二年爲太常張悌字巨先襄陽人見皓傳郭遠未詳薛瑩附綜傳藤修疑卽藤循陸喜附瑄傳支卻

抗自有傳

予連自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略二十事又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趙一清曰此閩閩之人恨皓之虐思凱之怒私造此書以爲

口實事辭俱無足徵陳氏錄之蓋其識卑也

常畱心推按

殿本考證云毛本按作接疑非

注上不信下下當疑上又攘災以德

殿本考證云元本當作常攘疑作禳

陸凱傳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引劉欣期交州記云趙姬者九真

車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進攻郡常蓄金

掄蹤屐戰退輒張幟帷與少男逆刺史吳郡陸績平之

後轉左虎林

三國志列傳卷三十一

五

陳景雲曰左當作在如王昶從兗州轉在徐州張飛從宜都轉在南郡是也

虞有舊風障氣之害

盧明楷曰舊風障氣之害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爲瘴氣也

天策元年

錢大昕曰天策當作天冊見三嗣主傳

是儀本姓氏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

徐眾評曰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

錢大昕曰氏是本一字猶娥與弋歲與盈姑與郵可以互用

徐眾譏其忘本誣祖由於未通古文

憲備將軍入關省尙書事

元本闕作關誤今 殿本已改正

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

錢大昕曰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權寵愛霸與

和無殊故有二宮之稱和廢徒後一年乃封南陽王則霸已

賜死久矣南魯之文於義不通當云東宮與魯王初立下文

乃稱一宮斯得之

愚管之言

潘眉曰司馬貞云愚陋管見也華嚴傳臣以愚管貢邵傳注

不勝愚管並用愚管字後如應孫表司馬興之議裴駮集解

序並用愚管字

胡黃龍見夏口

李龍官曰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

之誤然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

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爲得之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又將恢大經革我區夏

殿本考證云元本自作問繇疑作猷下同

昔遺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

一本販作販誤今 殿本已改正

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引薛瑩條列吳事云胡冲意性調美

心趣解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爲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

守不苟求容嬖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陳景雲曰志中凡不立傳而附見他傳者雖有事跡可稱詳

中皆不及之綜傳次是儀傳詳事又附綜傳後而陳氏詳詳

乃與是儀胡綜同目爲孫權時幹興事業者而尤稱詳之數

通使命無傳有評疑乖史例且詳通使曹公惟一見孫權傳

中如陳氏之評則詳固屢嘗奉使稱旨矣前既不著其事而

後忽出此評更所未喻也觀評中先詳後綜則非附見綜傳

若甚明意詳當自有傳在綜傳之前而偶逸之今綜傳後數

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江表傳詳嘗以待中偏將軍爲節

度官掌典軍糧亦可略見其幹略餘則無從攷證矣

潘眉

補詳傳云徐詳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孫權爲車騎將軍都

京詳與胡綜是儀俱典軍國密事本胡建安二十二年遷都

尉權合詣曹公請降本吳太祖與詳曰孤比者願越橫江之

津真孫將軍游姑蘇之上繼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

王欲奉至順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蹶

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邪本太

十九引因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本吳劉備下白帝權以詳領

解傾左都督魏拜權爲吳王封詳亭侯本胡爲侍中編將軍

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詳詳死用者葛恪

代詳本諸葛恪傳權踐祚都建業進封鄉侯與胡綜爲左右

領軍先綜死本胡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

不克

何焯曰先主入蜀自以訪還交境無緣復在白帝與岱相遇

承祚蜀人宜知道里遠錯故載之以見吳人僞妄耳

數從訪問欲知其決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決作訣 隋書經籍志吳範撰所術

一卷黃帝四神麻一卷黃帝出軍雜用決十二卷風氣占軍

決勝戰一卷

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

歷山當作歷陽潘陽當作鄆陽吳時無歷山縣潘陽縣也

劉焯 悼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

潘眉曰太乙緯書也以一爲太極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輔

又有計神與太乙合之爲八將其以歲月日時爲綱而以八

將爲緯三臺五福十精之類爲經法以八將推其掩迫囚擊

闕格之類占人君將相內外災福又准四神所臨分野占水

旱兵喪饑饉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運占

古今治亂天下離合如遇凶神陽九百六交限之際卦運災

變之限大數凶者其凶發於八將掩迫囚擊闕格之年如遇

占星所會之分卦象和平之運非陽九百六交會之際大數

吉者八將雖有掩迫之類其災不發故占家以爲聖書每私

相傳習也

魏道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

按上僧虔能書人名錄云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袁昂書評云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竇京述書賦注

云象終侍中吳青州刺史張懷瓘書斷云右軍隸書以一形

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雖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

其極 王昶曰天發神讖碑張勃吳錄以爲華嚴撰文皇象

書也書斷及法書要錄並以象官至侍中梁書及南史皇侃

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不能定其孰是矣

又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

子並張超字也後漢書本傳云善於草書妙絕時人陳梁甫

無考書斷作良輔 又曹不興善畫

謝赫古畫品錄云不輿之迹殆吳掖傳說閣之內一說而已
觀其風骨名豈虛哉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吳赤烏中不
輿之古窟見亦能出水一寫獻孫皓時送禮府至宋初陸探
微見畫歎其妙因取不輿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霖累日霑
霜

又

偽衡字思真
太平御覽卷二引晉陽秋作葛衡字思真衡古道字字曰思
真似當爲衡字衡字或誤

然君子算後必神

何焯曰算後宜從宋本作等後

諸葛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遠告丞
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
陛下之外虜今有恩詔馬必至也

抗世駿曰吳書云諸葛恪爲將伐蜀未至上謂使曰元遜爲
將軍若還蜀可報丞相爲致佳馬按恪未嘗爲將伐蜀當從
本志爲是也

恪之才提皆此類也

太平廣記一百七十三引劉氏小說云

據唐志爲劉義慶撰孫權暫巡

符武昌語羣臣曰在後好其輔導太子太子有益諸君厚賞

如其無益必有重責張昭薛綜並未能對諸葛恪曰今太子

精微特達比吉蓋來旋太子聖敵之姿必聞一知十豈爲諸

臣虛當受賞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勝之權曰丞

相受遺輔政國常刑清弊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于四表無

以遠過且爲君叔何以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

任于污君甘于鴆主問于天命則不知臣從容清素之朝議

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答曰臣不知之又問

何如朱然亦曰不知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知之權曰君

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是以勝也 抗世駿曰諸葛恪捷辨之才尙有散見各書

者如太平御覽引諸葛元遜傳云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晁誤

呼其父字晁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

曰向天穿鍼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卽詞文晁

酒一盃又世說載諸葛建爲豫州筵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

談卿可與語遠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

別駕喚恪咄咄耶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

惟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陳浩曰四部當作四郡卽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鄞陽

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白陽長胡仇

錢大昕曰丹陽郡無白陽縣恐有譌字 楊文孫曰通考司

馬彪續漢志房喬晉書志均無白陽之名蕭常以爲丹陽縣

未知何據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級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勃然命將西征
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寇亂泉種驚歸義
蕩離山數戍戎十萬

按山越之患歷有年所自諸葛恪始平之而山越之源流則

皆莫能深考王鳴盛曰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

山故稱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

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繼徐夫人周瑜黃蓋韓

當朱治張溫賈齊等傳中考吳所有者揚荆交廣四州交廣

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既不來我亦不往任其獸伏鳥

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

轄各郡中丹陽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稅劍調發舉足輒

及而山越為梗故吳世恒以此為事秣陵今江寧府而漢丹

陽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

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三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

稽二郡為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陽之黟歙為新都郡

又十五年分豫章郡為郡陽郡故諸葛恪傳言丹陽與吳會

稽新都郡陽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郡

陽鄰接處今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

固不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

慈任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交討始見囚執見

慈傳程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徙丹陽都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

貴池縣漢丹陽都尉治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縣破之

見本傳又錄賊屯安勒山及烏聊山擊賊幸林歷山賀壽破

之建安都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鐘離牧為監軍使者討平

之亦各見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蓋安徽廣德州旌德

一帶自西而東皆疊嶂盤曲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曆開闢

路碑宜三國時為賊所據也此在吳為心腹之疾故張溫傳

權謂溫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蜀而賀全等傳評云山越

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違外禦卑詞於魏氏也

恪乞率眾佃廬江皖口

潘眉曰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今有皖口鎮

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

何焯曰以為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

之眾不足屯守若傾魏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

卒此規又輕用大眾固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權疾困召恪引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困學紀聞云孫峻屬為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

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帝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

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矣

今月十六日乙未

按吳主以四月薨推神鳳元年四月乙未乃二十六日傳文

脫二字
更作大陵左右結山
潘眉曰齊王芳紀注引漢書春秋亦作結山通鑑地標通鑑

作左右依山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

殿本考證云句中疑有脫誤 按下文云今者賊民則本字疑是古字之誤

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按荆邯語見後漢書公孫述傳中 何焯曰元遜但知忠武

頻煩出師而不規其務農施養閉關息民三年而後南征還師之後又畜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惡有征

於一勝主少國疑羣情未一造謀輕舉者乎是役也雖克新城歸將不免而況違眾玩寇弗敢自焚蠶非馬謖不請貶三等謝創夷之眾塞同異之口乃更思興作愈治成嚴虹繞

鳴身分族赤盡虎類狗元遜之謂矣

由此眾庶失望而怨黷興矣

王應麟曰楚莫放征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貶其失在於自用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

太平御覽卷百七十九引建康宮閣傳云建業宮有迎風觀在晉南十五里孫峻殺諸葛恪於此

寶祿時爲元帥荷國任重
殿本考證云元本任重作重任
又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王應麟曰諸葛恪傳注引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文偉謂費祿也長寧未許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先是童謠曰諸葛恪廬葦單衣篋鈞落

潘眉曰鈞落與鈞絡同落絡字通用亦謂之郭常帶百劍革帶有鈞管仲射桓公中帶鈞後漢楊賜賜金錯鈞佩以金錯飾鈞也此謂以竹篋爲之

於何相求成子開成子開者反語石子開也

按晉書五行志成作常阿作稠宋書五行志又作楊子開古字成與常同音范蠡云得時不成反受其殃是也故晉書竇作常宋書或作楊反語乃爲阿也蓋童謠但取音同本無正字耳

探錄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眾叛

殿本考證云毛本魏下多將字

注好讀兵書及三史

殿本考證云元本三史作三略

又以得差步

何焯曰宋本差作蹉

又遂被試用有戰功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引有字上多累字

將軍孫儀孫卬繚等欲囚會稽賊

李龍官曰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卬林恂

等謀殺賊發覺儀自殺悔等伏辜此云孫邵緝悔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 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

錢大昕曰下文云峻從弟慮蓋峻之從弟於緝爲從兄實一人也三嗣主傳慮作憲且懼之次子慮封建昌侯此峻從弟不應異同名當以憲爲正

注 次子諱以才辨稱

晉書華譚傳祖融吳左將軍錄書事父諱吳黃門郎據此則譚是融之次子與史異

將士見公出必委琳號公

殿本考證云宋本必下有音字

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

三嗣主傳永寧作永康 錢大昕曰三嗣主傳誤也同時張

布已封永康侯矣此爲是

拒異於陽淵又西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

顧祖禹曰陽淵卽陽泉亦卽滿龍傳之陽宜口也在壽州霍

邱西八十里都陸城在安豐縣南漢博鄉縣屬九江郡王莽

改曰揚陸後漢省晉書地道記云都陸在黎漿南

寔都陸盡焚異資糧

晉書文帝紀云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

注 正兩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

殿本考證云上六字疑有誤

又壞浮屠祠斬道人

按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其妖異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衆人誠述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權砧俱陷舍利不損又以火燒騰光上涌權大發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孫緝所壞當卽此寺矣又云孫皓虐政欲屏除佛法播經夷塔按皓事不見史疑卽緝也

漢 陽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

錢大昕曰興位爲丞相何緣更加侍郎此必誤宋本作中郎

亦未可據 沈欽韓曰興已爲丞相當加官侍中作侍郎者

誤也

傳 王蕃兼通術藝

潘眉曰蕃明於天文宋志云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麻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二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二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密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也

注 使親近將跳蕃首

殿本考證云跳字疑衍或作逃

樓之字承先沛郡斬人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七引婁承先別傳云昔山越民反所過殘毀至婁氏之里往中庭願見金甌尙善於甌曰恐他遠寇取之仍爲取洗沈著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與王蕃郭連萬或

殿本考證云宋本郭連作郭連按作連是也見陸凱傳疏曰姚信樓玄賀郭張梯郭連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逆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

沈欽韓曰侯當作儗蓋與漢北軍中候同名此說買邵劭賀齊之孫景之子

盧明楷曰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合名爲佐將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出爲吳郡太守

世說政事篇云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使使軍兵及戒連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三爵之後禮所不諱

沈欽韓曰燕禮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此則獻酬之後禮所不諱也

飲之醇酒中毒須命

殿本考證云醇疑作醜

知是之輩一勿復用

殿本考證云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

殿本考證云中宮疑作中官

劉氏據三關之險

沈欽韓曰漢中有輿勢廣漢有葭萌梓潼有劍閣顧祖禹

曰張瑩後漢南記言蜀有陽平關泉關江關是爲三關

收付酒藏掠考子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

錢大昕曰晉書賀循傳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

嘗燒鋸被一賀頭是誰那循未及答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

涕曰先父遺恩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此傳不載燒鋸

截頭事表注亦不及之

歷踐三城

潘眉曰當爲二城謂陽羨武康也

石沐破揚州

潘眉曰依晉書賀循傳當作石冰

惟循與同郡朱誕

晉書作吳郡朱誕是也即會稽郡人非同郡

傳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錢大昕曰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回避如后妃傳不本淑

懿高堂隆贈雷其淑懿吳王夫人傳追尊大懿皇后步夫

人傳有淑盜之德以至太師重師昭烈配獻昭文昭德昭告之類不勝枚舉蜀後主傳景耀六年改元炎興亦未回避而諸臣傳但稱景耀六年不書炎興之號最爲得體此牽曜之名注家以爲避晉諱然攷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董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引嗣本有二名也蓋聞君子而隱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勵操

文選無闕字立作建六臣本作遠勉上無故字

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

若甯越之勤

呂氏春秋博志篇云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面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

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

文選無立字累積作積累身作神

平居不整其業又而吳漢不離公門

文選臨作情六臣本無而字

必臨博奔又心勞體倦

文選六臣本無作習李本心勞作神速

所務不遇方器之聞

集韻引博局方曰也字木作竒曼瓦梓綫道也案古文苑

固奕百云一碁破野亡地復還則野本佳註

求之於戰陣

文選六臣本無於字

以劫殺爲名

水經汲水注云阮簡爲開封合縣有劫賊外白云劫急簡方

圍碁曰局上劫亦其急馬融圍碁賦云深入兪地殺亡士卒

狂推相殺先後並沒

而何博弈之足耽又百世之良遇也又乃君子之上務

文選六臣本無而字何下有暇字無也乃字

枯碁三百

文選注引鄧通藝經云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

九道白黑子各一百五十枚按沈括筆談云弈棋古用十七

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碁局縱橫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

錢大昕云嘗見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碁譜首載孫策賜呂

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是後人假託藝文類

聚七十四晉蔡洪圍碁賦算塗授卒三百惟壘是暫時棋局

猶未加也

或密賜茶註以當酒

陸羽茶經云茶周公云檟苦茶揚執戟維云蜀西南人謂茶

曰葍郭宏農云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曰葍案古文

苑王褒僮約云武陽調茶則茶已見漢世陸氏茶經所未盡

其所記載多虛無

殿本考證云宋本紀多件既多

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

隋書經籍志云洞紀四卷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

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卷

隋書經籍志志舉昭撰有手詩若雜問七卷春秋傳國語注二

十二卷孝經解讀一卷漢書音義七卷又集二卷錄一卷

曜運值于載特蒙哀諱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運字哀作表

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歆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

得尤劣

史通正史篇云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賈逵合諫宗長

陵合尹敔司赫從事孟翼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

林公孫進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攷紀亦

以嬖媚而忠臣義士莫不振勒於是有詔史官謗者僕劾劉

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列傳諸傳起

自建武說乎承初事業垂章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

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

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崑

定議卽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一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

戚傳入玄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詔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

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鄒顒及鄒家蔡倫等傳凡百十

有四篇號曰漢記又後書北海王興傳臨邑侯俊子駒螭及

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除入東

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傳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

殿本考證云宋本開作開

之較其一等之罪

漢書何並傳云並廷尉免冠爲弟威請一特之罪願蚤就髡

錯如管曰滅死罪一等也

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

宋書州郡志云吳省丹陽之江乘縣典農都尉時又分吳郡

無錫以西爲毘陵典農都尉

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又於今而急

殿本考證云宋本報險作報險冊府元龜而急作爲急

積不訾之儲

說文豈不思稱意也管子君臣篇注嘗限也史記貨殖傳家

亦不訾言所積務多不限其數也

至於他餘鍾介之妖

淮南子詮言注云六兩曰鎰按說山注又云六鎰曰鍾八鎰

曰鍾楊倞注管子云八兩爲鎰風俗通錄六則鍾三鎰則鎰

鎰會鐵介編微也通作介後漢書竇融傳長無鐵介之越趙

岐注孟子一介草也

計之則廢役興事不計日月滋擾

殿本考證云御府寃龜故慢作滋蔓

遷赴會日

官與刻日爲期也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注最之爲言聚
若今聚民爲投最

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

呂氏春秋愛類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天下或
受其饑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天下或受其寒賈誼策所引與
此同

爲味者口之奇文備首身之飾也

殿本考證云爲味爲字疑有誤

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華覈集五卷錄一卷

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戰國楚策朱英謂春申君曰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
主左氏昭七年傳匹夫匹婦強死注強死不病也